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3n1231

心賦注

宋 延壽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231
註心賦卷第一

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

覺王同稟。

楞伽經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又經頌云：如世有良醫，以妙藥救病。諸佛亦如是，為物說唯心。問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既稱心賦，便是標宗。何假廣用文言，仍繁註解？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。如日出照高山，駛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相逢不擎出，舉意便知有。首楞嚴經云：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。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答：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。假以詞句，助顯真心。雖挂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罩羣機。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。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，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。治國者，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內德論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建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。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。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；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所以藏法師云：自有眾生，尋教得真，會理無礙。常觀理而不礙持教，恒誦習而不礙觀空。則理教俱融，合成一觀，方為究竟博通耳。斯乃教觀一如，詮旨同原矣。

祖胤親傳

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又云：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亦云：默傳心印。代代相承，迄至今日。

大開真俗之本。

如大乘起信論云：有摩訶衍，能發起一切眾生大乘信根。所言摩訶衍者，此云大乘。又大乘者，是眾生心。心體周遍，故名為大；心能運載，故名為乘。立心真如門、心生滅門。論云：摩訶衍者，總說有二種：一者、法，二者、義。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，是心則攝一切世間、出世間法。依於此心，顯示摩訶衍義。何以故？是心真如相，即示摩訶衍體故；是心生滅因緣相，能示摩訶衍自體、相、用故。所言義者，則有三種：一者、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，不增減故；二者、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漏性

功德故；三者、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、出世間善因果故，一切諸佛本所乘故，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。是知一心是諸佛本所乘，菩薩因乘此心法，皆到如來地故。離此一心外，別無殊勝。故今賦詠，志在於此。藏法師云：真、俗雙泯，二諦恒存；空、有兩亡，一味常現。所以華嚴疏云：真、俗雖相即，而各不壞其相。謂即有之空，方是真空；即空之有，方為妙有。空、有不二，兩相歷然。如波即水而恒動，俗即真而俗相立；如水即波而恒溼，真即俗而真體存。已上皆況心之體、用，非一、非異。又云：不壞生滅門說真如門，不隱真如門說生滅門，良以二門唯一心故。所以十方諸佛常依二諦說法，若不得俗諦，不得第一義諦，以俗諦無有自體，即第一義諦故。

獨標天地之先。

傅大士頌云：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。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彫。老子云：有物渾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之曰大。寶藏論云：空可空，非真空；色可色，非真色。真色無形，真空無名。無名名之父，無色色之母。作萬法之根源，為天地之太祖。上施玄象，下列冥庭。元氣含於大象，大象隱於無形。為識物之靈，靈中有神，神中有身，無為變化，各稟乎自然。

常為諸佛之師，能含眾妙。

諸佛以法為師。起信論云：所言法者，眾生心是。又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禪源集云：夫言心者，是心之名。言知者，是心之體。能含眾妙者，一心杳冥之內，眾妙存焉。清淨法界，杳杳冥冥，以為能含。恒沙妙德，微妙相大，以為所含。相依乎性，性無不包，故稱為含。又云：妄念本寂，塵境本空。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。即此空寂之知，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。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。不籍緣生，不因境起。迷時煩惱，知非煩惱。悟時神變，知非神變。然由迷此知，即起我相。若了此知，剎那成佛。故心要牋云：心法本乎無住，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。又況如一摩尼珠，一靈心也。唯圓明淨，空寂知也。都無一切差別色相。以體明故，對外物時，能現一切差別色相。色相自有差別，明珠不曾變易。且如珠現黑時，但云黑等是珠。如洪州馬大師云：起心動念，彈指瞬目，所作所為，皆是佛性。此是即妄明真。或擬離黑覓珠，如北宗秀大師云：眾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。煩惱覆之不見，如鏡有塵闇。妄念盡則心明，昏塵滅則鏡朗。此是離妄明真。或云明黑都無者，如牛頭融大師云：諸法如夢，本來無事。心境本寂，非今始空。宜喪己忘情，情忘即絕。此是真妄俱無。初一皆真，次一皆妄，後一皆無，皆是未見珠也。如荷澤和

尚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，了了常知，不昧心性。見珠黑之時，但見珠體明白，不觀黑色及青黃等雜色。既不即黑，亦不離黑，亦不黑白俱拂。了了見心性之時，不即不離，無住無著，非一非異，不取不捨。又真心本體有二種用：一者自性本有，二者隨緣應用。猶如銅鏡，銅之質是自性體，銅之明是自性用，明所現影是隨緣用。影即對緣方現，現有千差。明即光明，明唯一味。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，心常知是自性用。今洪州指示能語言分別等，但是隨緣用，闕自性用也。又顯教有比量顯、現量顯。洪州云：心不可指示，但以能語言等驗之，知有佛性。是比量顯也。荷澤直云：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，不約知以顯心。是現量顯。洪州闕此。又不變是體，隨緣是用。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，空寂即是無相。以神解之，性雖無形相，而靈知不昧，故云寂知，亦云寂照，亦云無相之智，亦云無知之知。如肇論云：放光般若云：般若無所有相，無生滅相。道行般若云：般若無所知，無所見。此辯智照之用。而曰無相無知者，何耶？果有無相之知，不知之照明矣。何者？夫有所知，則有所不知。以聖心無知，故無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故經云：聖心無知，無所不知。信矣。空寂即是無相，即是無知。論云：無所不知。又云：乃曰一切知者，此知即是真知，為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真性靈知，湛然恒照。亦云無念之知。若有念而知，凡夫境界，故云知覺乃眾生。若無念無知，二乘境界。若無念而知，諸佛境界。空寂即是無念。亦云無住之知。若有所住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若無所住，如日月光明，照見種種色。華嚴錦冠云：含眾妙而有餘者，謂一切事，皆不改本相，不離本位。法法皆能為大為小，為一為多，為主為伴，即此即彼，即隱即顯，即延即促，互相攝入，重重無盡，如帝網天珠。以要言之，隨一一事，念念皆具。十玄之義，同時具足，無有前後。如海一滴，即具百川。滴滴皆爾，故名為妙。

恒作羣賢之母，可謂幽玄。

夫般若者，是諸佛之母。故淨名經頌云：智度菩薩母，能生一切導。師所言般若者，即一切眾生自心靈知之性耳。如寶藏論云：夫天地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識物靈照，內外空然。寂寞難見，其謂玄玄。巧出於紫微之表，用在於虛無之間。端化不動，獨而無雙。聲出妙響，色吐華容。窮覩無所，寄號空空。誰留其聲，不見其形。唯留其功，不見其容。幽顯朗照，物理虛通。森羅寶印，萬象真宗。其為也形，其寂也冥。本淨非瑩，法爾圓成。光超日月，德越太清。萬物無作，一切無名。能轉變天地，自在縱橫。恒沙妙用，混沌而成。誰聞不喜，

誰聞不驚。如何以無價之寶，隱於陰入之坑。哀哉哀哉，其謂自輕。悲哉悲哉，晦何由明。其寶也，煥煥煌煌，朗照十方。閬寂無物，圓應堂堂。應聲應色，應陰應陽。奇特無根，妙用常存。瞬目不見，側耳不聞。其本也冥，其化也形。其為也聖，其用也靈。可謂大道之真精。其精甚靈，萬有之因。凝然常住，與道同倫。故經云：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；任用森羅，其名曰聖。又若證此一心，則解一切法門。如止觀云：譬如良醫，有一祕方，總攝諸方。阿伽陀藥，功兼諸藥。如食乳糜，更無所須。一切具足，如如意珠。乃至此一心，是大中大，上中上，圓中圓，滿中滿，實中實，真中真，了義中了義，玄中玄，妙中妙，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。若能如此，簡非顯是。體權實而發心者，是一切諸佛種。譬如金剛，從金性生。佛菩提心，從大悲起，是諸行先。如服阿婆羅藥，先用清水，諸行中最。如諸根中，命根為最。佛正法正行中，此心為最。如太子生，具王儀相，大臣恭敬，有大聲名。如迦陵頻伽鳥，殼中鳴聲，已勝諸鳥。此菩提心，有大勢力，如師子筋絃，如師子乳，如金剛鎚，如那羅延箭，具足眾寶，能除貧苦。如如意珠，雖小懈怠，小失威儀，猶勝二乘功德。舉要言之，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，能成三世無上正覺。

靈性有珠，該通匪一。

此一心靈臺之性，最靈最妙，作萬法之王，為羣有之體，竪徹三世，橫亘十方。大智度論云：在有情數中為佛性，在無情數中為法性。所以華嚴經頌云：法性遍在一切處，一切眾生及國土，三世悉在無有餘，亦無形相而可得。如肇論離微體淨品云：夫性離微者，則非取非捨，非修非學，非本無今有，非本有今無，乃至一法不生，一法不滅，非三界所攝，非六趣所變，非愚智所改，非真妄所轉，平等普遍，一切圓滿，總為一大法界幻化靈宅。迷之者歷劫浪修，悟之者當體凝寂。

千途盡向於彼生，萬象皆從於此出。

淨名經云：一切法以無住為本。無住者，一切眾生第八識心。此心無住無本，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。如華嚴經云：不離於心，所見清淨。又云：不離於心無處所。是知心生一切法，如地出水，如谷孕風，如石生雲，如木出火。是知離心無法，離法無心。如長者論云：若直說第八種子識為如來藏者，即業種恒真，生怖難信。以法如是之力，何一含識而不具神通？承本覺性之功，豈一剎塵而靡含道跡？故華嚴經云：法如是力者，本合如然。又云：佛神力者，應真曰神。所以古德云：自力與佛力無別，自智與佛智無差。又云：一身即以法界為量，自他之境都

亡；法界即自身遍周，能所之情見絕。如大海之涕，涕涕之中皆得大海；比眾生之心，心心皆含佛智。

事廓恒沙，理標精實。吞滄溟於毛孔，唯是自因；卷法界於塵中，匪求他術。

首楞嚴經云：眾生迷悶，背覺合塵，故發塵勞，有世間相。我以妙明，不生不滅，合如來藏。而如來藏，唯妙覺明，圓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。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。不動道場，現十方界。身含十方，無盡虛空。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剎。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。是知背境觀心，自然大明相含，不為物轉。亦如芥納須彌等。百門義海云：且如見山高廣，是自心現作大。今見塵小時，亦是自心現作小。今由見塵，全以見山高之心，而今現塵也。是故即小容大。如云：萬象如須彌，淨心如芥子。故云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即是萬法一心，一心萬法。故稱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。非干神通變化之力，真心具德，法性如是。如華嚴記云：如經一毛端中，一切世界差別性者，謂一毛端性，即是一切世界差別性。今一切世界即事，隨其法性，即一毛端。以性即毛端，諸界即性故。

任機啟號，應物成名。

一切法本無名，但是心為名。故般若經云：六塵鈍故，不自名，不自立。皆是因心立名。故云：萬法本閑，而人自鬧。又云：三阿僧祇名字，皆是心之異號。如天台淨名疏云：一法異名者，諸經異名，說真性實相。或言一實諦，或言自性清淨心，或言如來藏，或言如如，或言實際，或言實相般若，或言一乘，或言即是首楞嚴，或言法性，或言法身，或言中道，或言畢竟空，或言正因佛性，性淨涅槃。如是等種種異名，此皆是實相之異稱。故大智論偈言：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。隨諸眾生類，為之立異字。大涅槃經云：如天帝釋，有千種名。解脫亦爾，多諸名字。又云：佛性者，有五種名。故皆是赴機利物，為立異名也。而法體是一，未曾有異。如帝釋千名，名雖不同，終是目於天主。豈有聞異名故，而言非實相理？如人供養帝釋，毀憍尸迦；供養憍尸迦，毀於帝釋。如此供養，未必得福。末代執法者亦爾。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，而毀畢竟空；或信畢竟空無所有，毀賴耶識自性清淨心；或言般若明實相，法華明一乘，皆非佛性。此之求福，豈不慮禍？若知名異體一，則隨喜之善，遍於法界，何所諍乎？又諸經內，逗緣稱機，更有多名隨處安立，以廣大義邊目之為海，以圓明理顯稱之曰珠，以萬法所宗號之曰王，以能生一切詺之曰母。但是無義之真義多亦不多，無心之真心一亦不一。故華嚴私記云：取決斷義以智言之，取能生長以地言之，取其高顯

以山言之，取其深廣以海言之，取其圓淨以珠言之。此上約有名尚乃無數，更有無名豈可測量？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：佛告諸菩薩：汝等勿謂天定天也、人定人也、餓鬼定餓鬼也，乃至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、有種種名如一天，乃至餓鬼、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。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，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，如是眾生於一時間現無量色身，云何可得呼其名也？若餓鬼等有生處名字、受食名字及壽命名字，若地獄眾生無有名字生處者，則其形亦無定，彼中惡業因緣未盡，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。釋曰：如地獄中一日一夜之中萬生萬死，豈可名其名字耶？又無間獄中一一身無間，各各盡遍八萬四千由旬，地獄之量不相障礙，是知業果不可思議，非獨聖果。如云：清淨妙法身，湛然應一切。今時人將謂諸佛法身能分能遍，不信眾生亦一身無量身，以眾生業果不可思議故。是以經云：佛界不可思議，眾生界亦不可思議。

大士修之而行立。

菩薩所行十波羅蜜，四攝萬行，皆從真慈悲心起。故金剛三昧經云：空心不動，具足六波羅蜜。又般若經云：一心具足萬行十波羅蜜者。檀因心捨。經云：無可與者，名為布施，是名真施。若心外有法，即名住相布施。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。戒因心持。經云：戒性如虛空，持者為迷倒。自性之律，豈執事相，妄分持犯耶？忍因心受。經云：云何菩薩能行忍辱？佛言：見心相，念念滅。豈可將心對治前境，為忍受耶？進因心作。經云：若能心不起，精進無有涯。寧著有為，妄興勞慮耶？禪因心發。經云：能觀心性，名為上定。豈避喧雜而守靜塵耶？般若從心起。經云：不求諸法性相因緣，是名正慧。寧外徇文言，強生知解耶？方便從心生。經云：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則心外無法，方能行菩薩之道。力從心運。四大之力，皆不如心。心無形故，力最無上。神通變化，入不思議，心之力也。願從心布。一切意願，盡從心生。一切行門，皆從願起。智從心達，如來靈智，是眾生心，此心念念具足十波羅蜜，乃至八萬四千法門，皆從心出。如眾生心中有體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法身；心中有相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報身；心中有用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化身。故知三身四智，皆自心中出，心外更無一事一法而能建立。如還源觀云：一體起二用，一者海印森羅常住用，海印者，真如本覺也。妄盡心澄，萬象齊現，猶如大海，因風起浪，若風止息，海水澄清，無像而不現，故云森羅及萬象。一法之所印，一法者，所謂一心，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，法則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，體唯是一，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妄念，唯一真如，故云海印三昧。二

者法界圓明自在用，是華嚴三昧也。謂廣修萬行，稱理成德，普同法界，而證菩提，良以非真流之行，無以契真，何有飾真之行，不從真起？此則真該妄末，行無不修，妄徹真源，相無不寂。

覺帝體之而圓成。

諸佛了一切法皆是真心，圓成實性。眾生迷於自心，但是遍計所執性情，有理無如。還源觀云：良以法無分劑，起必同時。真理不礙萬差，顯應無非一際。用即波騰海沸，全真體以運行；體即鏡淨水澄，舉隨緣而會寂。若曦光之流彩，無心而朗十方；如明鏡之端形，不動而呈萬象。

聲聞證之為四諦。

聲聞不了自心，但見人空，證作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、生滅四諦為灰斷之果，不達一心圓教無作四諦具廣大神通。所以舍利弗於法華會中得見心性，親受佛記，後方懺悔云：同共一法中，而不得此事。

支佛悟之詺緣生。

辟支佛但於自心境內見因緣性，離證十二因緣法門，亦成灰斷之果，皆不能一心圓具十法界之體用。

天女之華無著。

淨名經中，天女散華之菩薩身上即無著，於聲聞身上即華著身。大凡一切菩薩施為，皆是自心作用。以心無著故，華亦無著。是以聲聞執為心外之華，妄起厭離，云不如法，乃隨拂隨生。故知萬法隨自心生，隨自心滅。

海慧之水澄清。

大集經中：海慧菩薩初來之時，不見四眾，盡見為水，以法外無法故。

執謬解而外道門開，邊邪網密。

西天九十六種外道，皆不達自心，唯苦其身行，投巖赴火，無益苦行。但心外見法，理外別求，皆是外道，盡成邪見。如密網自圍，不能得出三界。

役妄念而凡途業起，生死波橫。

一切諸業皆從有心起，無心即無業。故經頌云：諸法不牢固，但立在於念。善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。又云：一念中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。故知生死即念，念即生死。所以經頌云：有念即生死，無念即泥洹。

括古搜今，深含獨占。

此一心法，諸教同詮，無不指歸，傳通於此。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觀心品云：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

說，告妙德等五百長者：我為汝等敷演心地微妙法門，我今為是啟問如來：云何為心？云何為地？乃至薄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：大善男子！此法名為十方如來最勝祕密心地法門，此法名為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，此法名為一切菩薩趣大菩提真實正路，此法名為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，此法名為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，此法能引諸菩薩眾到色究竟自在智處，此法能引詣菩提樹後身菩薩真實導師，此法能雨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眾生願，此法能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功德本原，此法能消一切眾生諸惡業果，此法能與一切眾生所求願印，此法能度一切眾生生死險難，此法能息一切眾生苦海波浪，此法能救苦惱眾生而作急難，此法能竭一切眾生老、病、死海，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，此法能與生死長夜為大智炬，此法能破四魔兵眾而作甲冑，此法即是正勇猛軍戰勝旂旗，此法即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，此法即是最勝法幢，此法即是擊大法鼓，此法即是吹大法螺，此法即是大師子王，此法即是大師子吼。此法猶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法，若順王化獲大安樂，若違王化尋被誅滅。善男子！三界之中以心為主，能觀心者究竟解脫，不能觀者究竟沈淪。眾生之心猶如大地，五穀、五菓從大地生；如是，心法生世、出世、善、惡、五趣、有學、無學、獨覺、菩薩及於如來。以是因緣，三界唯心，心名為地。一切凡夫親近善友，聞心地法，如理觀察，如說修行，自利教他，讚勵慶慰；如是之人能斷二障，速圓眾行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五乘道鍊，出於沖襟。

五乘者：一、持五戒得人乘；二、行十善得天乘；三、修四諦得聲聞乘；四、悟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；五、具六度行得菩薩乘。此五乘法，皆從一念善心熏鍊而出。

十、法界孕成於初念。

十法界者：一、天法界，修十善業；二、人法界，持五戒業；三、脩羅法界，行憍慢業；四、地獄法界，造十惡業；五、餓鬼法界，造慳貪業；六、畜生法界，造愚癡業；七、聲聞法界，證四諦法；八、緣覺法界，悟十二因緣法；九、菩薩法界，行六度門；十、佛法界，行平等一乘法。已上凡聖，共成十法界。陞降雖殊，皆從最初一念發起，爾後念念相續成事。善因樂果，惡因若果，前後相酬，未曾遺失。故經云：心能天堂，心能地獄。且約地獄界，法華中十如唯心，上九界亦然。如觀音玄義云：地獄界具十如：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、本、末、究竟等。一、如是地獄性者，性名不改，如竹中有火性。若其無者，不應從竹求火，從地求水，從扇求風。心有地獄界性，亦復

如是。二、地獄相者，攬而可別，名之為相。善觀心者，即識地獄之相。如善相師，占相無謬。三、地獄體者，以心為體。心覺苦樂，故以當體。譬如釵、鐺、環、釧之珠，終以銀為體質。六道之色雖異，祇是約心，故心為體也。四、地獄力者，運御名力。緣刀山，入火聚，皆是其心力也。五、地獄作者，發動曰作。既能有力，即有所作。或作善作惡，皆是心作也。六、地獄因者，業是心因也。七、地獄緣者，緣者，假藉為緣也。如貪愛潤業，即因緣會合也。八、地獄果者，習果也。如地獄人，前世多婬，生地獄中。還約多婬，見可愛境，即往親附。如見美女，近前抱之，即是銅柱，名習果也。九、地獄報者，報者，果也。昔有婬罪，今墮地獄，受燒炙之苦。昔行婬罪，名為慾火。後受其報，即受火車鐵牀之苦。初後相等，報應無善，名為報果也。十、本末者，地獄本者，性德法也。地獄末者，修德法也。究竟等者，覽修德，即等有性德。覽性德，即具有修德。初後相在，故言等也。餘九法界亦然。雖逐界行相各別，都不出一心如性相體力，作因緣果報本末等。十界十如，皆從心體而起。先因心造作善惡等業因緣，後受凡聖苦樂等果報。初後是心，本末皆等，故云本末究竟等。

虛聲頓息，法空之正信旋生。

高僧傳云：法空禪師初棲蘭若，每至中宵，庵外常有清聲，所召屢呼空禪，及至開關，又無蹤跡。後乃悟云：乃是自心境界。爾後其聲永絕。

猛燄俄消，靈潤之真誠立驗。

高僧傳云：釋靈潤常與四僧共遊山谷，忽遇野火四合，三僧迸走，其靈潤獨不動，乃曰：心外無火，火是自心，為火可逃，焉能免火？言訖火至，身自斂。

陞沈表用，體具靈知。

此知是一切眾生心體，不同虛空，性自神解，亦不作意，任運而知。禪源集云：此言知者，不是證知，意說真性，不同木石，故云知也。非如緣境分別之識，非如照禮了達之智，直是真如之性，自然常知。又不同虛空者，靈然覺知，覺知即神解義。陰陽不測，謂之神解，即是智。智即是知，知即一心也。故祖師云：空寂體上，自有本智能知。於一切染淨法中，有真實之體，了然鑒覺，目之為心。如是無漏無明，種種業幻，皆同真如性相。蓋為真如隨緣，成於一切，一切不離真如。以理融之，唯是一味。此是通相，相即無相。若約別顯染淨，施為造作，即是真心。不守自性隨緣之相用，隱顯不定，陞降一差。

惺惺不昧，了了何虧，湛爾而無依無住。

一切法依虛空，虛空無所依；一切法依真智，真智無所依；

蕭然而非合非離。

祖師偈云：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。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。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

一字寶王，演出難思之法海。

心為一字中王。經云：一句能訓誨八萬四千之國邑。又一切法中，心最為勝。萬象含於一字，千訓備於一言。如云：依境、教、理、行、果五唯識中，一、明境唯識，捨離心外無境，一切境不離心故。二、教唯識，成論本教釋彼唯識說故。三、理唯識，成立本教所說之理，分別唯識性相義故。四、行唯識，明五位修唯識行故。五、果唯識，求大果亦證唯識性故。

羣生慈父，訓成莫測之宗師。

淨名經頌云：方便以為父。一切諸聖皆從一心方便門入，得成祖佛，為人天之師。故華嚴經云：以少方便疾得菩提。以即心是故，所以疾證。又般若經云：以無所得為方便。心外無法，豈有得耶？是以菩薩親證自心，方能入世間幻化之網，自利利他，無有斷絕。是知十方如來皆悟心成佛。故華嚴經頌曰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是以經中所說西方阿彌陀等諸佛皆是釋迦。如古釋云：以理推之，結成正義，皆我本師海印頓現。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，如來何不指已淨土而令別往彌陀？妙喜思之，故知賢首、彌陀等佛皆本師矣，復何怪哉！言賢首者，即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剎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。經中偈云：或見蓮華勝妙剎，賢首如來住其中。若此不是歎本師者，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為何用耶？且如總持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，謂毗盧遮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，成於五智，從四智流出四方四如來，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閦如來，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，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，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，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毗盧遮那如來。言三十七者，五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在於左右，復成二十。謂中方毗盧遮那如來，四大菩薩者：一、金剛波羅蜜菩薩；二、寶波羅蜜菩薩；三、法波羅蜜菩薩；四、羯磨波羅蜜菩薩。東方阿閦如來，四菩薩者：一、金剛薩埵菩薩；二、金剛王菩薩；三、金剛愛菩薩；四、金剛善哉菩薩。南方寶生如來，四菩薩者：一、金剛寶菩薩；二、金剛威光菩薩；三、金剛幢菩薩；四、金剛笑菩薩。西方無量壽如來，亦名觀自在王如來，四菩薩者：一、金剛法菩薩；二、金剛劍菩薩；三、金剛因菩薩；四、金剛利菩薩。北方不空成就如來，四菩薩者：一、金剛業菩薩；二、金剛法菩薩；三、金剛藥叉菩薩；四、金剛拳菩薩。已具二十五及四攝、

八供養，故成三十七。言四攝者，即鉤、索、鎖、鈴。八供養者，即燒散、燈塗、華鬘、歌舞。皆上有金剛，下有菩薩。然此三十七尊各有種子，皆是本師智用流出，與今經中海印頓現，大意同也。問：若依此義，豈不違於平等意趣？平等意趣云定即我者，依於平等意趣而說，非即我身，如何皆說為本師耶？答：中平等之定，乃是一義。唯識尚說一切眾生中有屬多佛，多佛共化以為一佛，佛能示現以為多身，十方如來一一皆爾。今正一佛能為多身，依此而讚本師。又本師者，即我心耳。我攝歸自心，無法不備，豈止他耶？

任性卷舒，隨緣出沒，挺一真之元始，總萬有之綱骨。

原始該終，唯一心道；大教至理，皆同所詮。如華嚴經云：佛子！諸菩薩初住地時，應善觀察，隨其所有一切法門，隨其所有甚深智慧，隨所修因，隨所得果，隨其境界，隨其力用，隨其示現，隨其分別，隨其所得，悉善觀察，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無所著。如是知已，入菩薩地，能善安住。

十二因緣之大樹，產自玄根。

此十二因緣法，皆從眾生心中建立。云何稱樹？若眾生界中，即以無明為根，愛水溉注，抽名色芽，開有漏華，結生死果，生住異滅，四相常遷，無有斷絕。若諸聖界中，發正覺芽，開萬行華，成菩提果，盡未來際，供佛利生，無有休息。並從一心十二因緣大樹生起，故云十二因緣即是佛性。又一心十二因緣者，如眼見色時，心不了，名無明；心於色生愛惡，名行；是中心意，名識；色共識行，即名色；眼與色等六處生貪，名六入；色與眼作對，名觸；心見色時領納，名受；心於色纏綿不斷，名愛；心想像色相，名取；念色心起，名有；一念心生，名生；一念心滅，名滅。如華嚴經云：三界所有，唯是一心。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，皆依一心，如是而立。又頌云：了達三界依心有，十二因緣亦復然。生死皆由心所作，心若滅者生死盡。

五千教典之圓詮，終歸理窟。

諸佛。案：一切眾生心，宣說諸法。華嚴經頌云：諸佛不說法，佛於何有說？但隨其自心，為說如是法。如普賢行願疏云：指其源也。情塵有經，智海無外，妄惑非取，重玄不空。四句之火莫焚，萬法之門皆入。冥二際而不一，動千變而非多。事理交徹而兩亡，性相融通而無盡。若秦鏡之互照，猶帝珠之相含。重重交光，歷歷齊現。故得圓至功於頃刻，見佛境於塵毛。諸佛心內眾生，新新作佛；眾生心中諸佛，念念證真。

孤標寂寂，獨立堂堂，若華中之靈瑞。

此華三千年一現，當佛出世，表說圓教一心法門時，難聞難遇。

猶照內之神光。

於眾光中，神光為最。祖師云：眾明之中，心明為上。

截瓊枝而寸寸是寶，析栴檀而片片皆香。

此明法法是心，塵塵合道。

剋從凡夫之身，便登覺位；類在白衣之地，直坐龍牀。

若信入華嚴，一心無盡。宗趣長者論云：如將寶位直授凡庸，似夜夢千秋，覺已隨滅。華嚴疏云：頓教之人，一念不生即是佛者，即一切眾生心未是佛體，妄念起故。為眾生一念妄心不生，何為不得名佛？故華嚴經頌云：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。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又頌云：法性如虛空，諸佛於中住。又般若經云：以本性空為佛眼。若論性空，皆是凡聖之體。祇為不覺，忽起妄念，隨境流轉。所以云：法身流轉五道，號曰眾生。設一念起時亦是佛，以妄念無體，不出性空故。但要直下信解圓明，不在更思量推度也。華嚴疏云：眾生心中佛，為佛心中眾生說法。此明眾生稱性普周，而佛不壞，相在眾生心內。又佛心稱性普周，而眾生不壞，相在佛心內。喻如水乳和同一處，而互為能和所和。且約說聽解釋，以能和為說，所和為聽。且將水喻於佛，乳喻眾生。應言乳中之水和水中之乳，水中之乳受乳中之水。雖一味，能所宛然。雖能所宛然，而互相在、相遍、相攝。

聽而不聞，觀之莫見。

法身無像，真聽無聲。

常在而莫更推尋，本瑩而何勞熏鍊。三界之門無體，谷裏傳聲。

首楞嚴經云：三界之法，揑所成故，是知無體，猶如谷響，皆是我聲。長者論云：一切法如谷響，以表萬法唯心故。華嚴經云：一念之間，悉包法界。又云：一念三世畢無餘。又云：一念現於無盡相。

六塵之境本空，鏡中寫面。

六塵之境，皆從妄念而生，如人照鏡，自見其面，非有別影。

寂寞虛沖，無事不融，彌勒閣而普現。

華嚴經云：善財童子入彌勒閣時，見其樓閣廣博無量，同於虛空，阿僧祇寶以為其地，乃至見彌勒菩薩初發心行菩薩道，八相成佛，三生之事耳。

摩耶腹而無窮。

華嚴經云：摩耶夫人腹中，悉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形像。其百億閻浮提內，各有都邑，各有園林，名號不同，皆有摩耶夫人於中止住，天眾圍繞，為顯現菩薩將生不可思議神變之相。又廣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虛空，是處胎義。

文殊寶冠之內。

文殊般泥洹經云：文殊身如紫金山等。其文殊冠，毗楞伽寶之所嚴飾，有五百種色。一一色中，日月星辰、諸天龍宮、世間眾生所希有事，皆於中現。

淨名方丈之中。

淨名經云：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，有世界名須彌相，其佛號須彌燈王，今現在。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，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，嚴飾第一。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，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，高廣嚴淨，來入維摩詰室。乃至其室廣博，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，無所妨礙。

芥子針鋒而不窄。

淨名經云：以須彌之高廣，納芥子中而不迫窄。涅槃經云：於針鋒上立無邊身菩薩等。

近塵遠剎而全通。

華嚴經頌云：一一微塵中，能證一切法，如是無所礙，周行十方國。又云：於一微塵中，一切國土，曠然安住。古德云：一切不思議事，於一切處，悉能普現。其唯一毗盧清淨法身之應用耳。此法身者，即是心也。心是法家之身。所以言：若能諦觀心不二，方見毗盧清淨身。一念起惡，法身亦隨現；一念起善，法身亦隨現。名為處處互現。乃至色處現，空處現，自在無礙。更莫遠推諸佛，唯一念空心是。華嚴疏云：猶如海印頓現。經云：一念現故，謂無前後，如印頓成。又常現，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。又非現現，如明鏡對至方現。以不待對，是故常現，該三際故。已上俱是一真心寂照普現之義耳。

靡減靡增，綿綿而常凝妙體；非成非壞，續續而不墜玄風。

亘古垂今，通凡徹聖，更無異法，唯是一心，得時不增，失時不減，陞時不成，墜時不壞。如華嚴錦冠云：大方廣佛華嚴經者，大者即是心體，心體無邊，故名為大；方是心相，心具德相之法，故名為方；廣是心用，心有稱體之用，故名為廣；佛是心果，心解脫處，名之為佛；華是心因，心所行行，喻之以華；嚴是心之功用，心能善巧嚴飾，目之為嚴；經是心教，心起名言，詮顯於此，故名為經。斯即大等七字，並不離心。然心之一字，非體非用，非因非果，非義非教，雖非一切，能為一切。何以故？謂一法界心是體，若能依此悟解，念念即是華嚴法界，念念即是毗盧法身。如華嚴經云：若與如是觀行相應，於諸法中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疾得現前，初發心時即成正覺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大業機關，金輪種族。

釋迦佛是金輪王之種。一鉢和尚歌云：萬代金輪聖王子，祇這真如靈覺是。所以祖代相傳，但示即心是佛，纔生信解，即紹祖位矣。

如頻伽鳥，而韻壓羣音。

頻伽鳥未出殼時，於殼中發聲已勝眾鳥之音，此況一切生死最初際底下凡夫，未脫煩惱殼便能識心：我當作佛。已超過一切聲聞、辟支佛上。

猶好堅樹而高陞眾木。

西天有好堅樹，出土便高百尺，超過羣木之上。此況圓教之人，知心即具法界，圓解圓修，出過二乘。藏通別教修行之人，若論功程，日劫相倍。

一翳初起，繽紛而華影駢空；瞥念纔興，縱橫而森羅滿目。

首楞嚴經云：由汝無始心性狂亂，知見妄發，發妄不息，勞見發塵。如勞目睛，則有狂華；於湛精明，無因亂起。一切世間山河大地、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勞顛倒華相。是知萬法因想而生，隨念而至。故瓔珞經云：佛言：我從本來不得一法究竟定意，如今始知所謂無念。若得無念者，觀一切法悉皆無形，因此得成無上正真之道。又如起信論云：是故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，離心即無六塵境界。此義云何？以一切法皆從心起，妄念而生。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，心不見心，無相可得。當知世間一切境界，皆依眾生無明妄念而得住持。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，唯心虛妄。以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故又云：一切境界唯心妄動，心若不動，則一切境相滅，唯一真心遍一切處。是知心外見有境界，皆自妄念情想而生。故云：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。情生智隔者，失正智而成妄想故；想變體殊者，迷真如以成名相故。還源觀云：真空滯於心首，恒為緣慮之場；實際居在目前，翻成名相之境。唯識樞要云：起自心相有二：一者影像相，萬法是心之影像；二者所執相，諸境無體，隨執而生。因自心生，還與心為相。

道絕浮言，至妙難論。出生死而無別路，登涅槃而唯一門。

華嚴經云：一切無礙人，一道出生死。首楞嚴經云：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此二教唯宗一心法而求出離，是以既了一心而出，亦不住生死、涅槃。謂大悲故常處生死，謂大智故常處涅槃，是俱住義。二大悲故不住涅槃，大智故不住生死，即二俱不住。又一、明俱不住者，有二義故不住生死：一、見生死過患故不可住，二、由見生死本空故無可住。上二皆約智故不住。有二義故不住涅槃：一、見涅槃本自有故不住，二、由不異生死故不可住。

須臾而即俗歸真，莫儔茲旨；頃刻而從凡入聖，難報斯恩。

禪宗門下，從上已來，但了即心是佛，便入祖位，即坐道場。但信之，凡聖不隔一念。若不信，天地懸殊。如經頌云：諸佛從心得解脫，心者清淨名無垢。五道鮮潔不受染，有解此者成大道。直饒未信自心是佛，雖淪五道，心性常淨，染不能染。故云：五道鮮潔不受染。以眾生法身，即諸佛法身，不增不減。雖隨流返流，其性不改。是以隨流作眾生時不滅，返流成佛時不增。以一切眾生，垢深障重，設遇善友開發，亦不信受。唯逐情生，不見自性。故先德云：妄情牽引何年了，辜負靈臺一點光。

羣籍共推，罕逾深理。吞蛇得病，而皆是疑生；

晉書樂廣傳，廣有親客，久隔闊，不復來。廣問其故，答曰，前在座，蒙賜酒，見盃中有蛇，意甚惡之，既飲而疾。於時河南廳署壁上有角弓，上畫作蛇，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。復置酒前處，客見如初，豁然意解，沈疴頓愈。

懸砂止饑，而悉從思起。

如律中四食章云：思食者，如饑饉之歲，小兒從母求食，啼而不止，母遂懸砂囊，誑云：此是飯兒七日。諦視其囊，特為是食。其母七日後，解下示之，其兒見是砂絕望，因此命終。方驗生老病死，皆是自心，地水火風，終無別體。

乃至筍拔寒林。

孟宗父病，冬中索筍，宗遂抱竹而泣，筍乃隨生。

魚跳冰沚。

晉王祥至孝，早喪所親。後母朱氏喜食生魚，時寒，祥乃解衣冰上，冰忽自釋，雙鯉躍出。時人以為孝感。

酒變河中。

越王單醪投河，三軍告醉。

箭穿石裏。

李廣少失殳，問母：父安在？母云：汝父早被虎所傷。廣遂攜弓捉虎至山。向晚，見石似虎，挽弓射之，沒羽。近前觀看，乃知是石。

非麴蘗之所成，豈功力之能恃。

上四事，皆從孝心及平等心所感。

無纖塵而不因識變，道理昭然。

此八識心有四分：一、見分，二、相分，三、自證分，四、證自證分。華嚴記云：如契經說：一切唯有覺，所覺義皆無，能覺所覺分，各自然而轉。釋曰：此即華嚴經上半明無外境，下半明有見、相二分，各各自從因緣所生，名自然而轉。下結正義。論云：達無離識所緣境者，則所變相分是所緣見分，名自行相。

相、見所依自體名事，即自證分。釋曰：此中雖是立二分家，義已有三。故次論云：若無自證分，此者應不自憶心所法，如不曾更境，必不能憶故。釋曰：此明有自證分。意云：相離於見，無別自體，但二功能，故應別有一所依體。若無自證，應不自憶心、心所法，如不曾更境，必不能憶。謂如見分不更相分之境，則不能憶，要曾更之，方能憶之。若無自證，已滅心所，則不能憶，以曾不為自證緣故，則如見分不曾更憶。今能憶之，明先有自證，已曾緣故，如於見分憶曾更境故。次下立三分。論云：然心、心所一一生時，以理推徵，各有三分：所量、能量、量果別故，相、見必有所依體故。釋曰：所量是相分，能量是見分，量果是自證分，自證分與相、見為所依故。論如集量論伽陀中說：似境相所量，能取相自證，即能量及果，此三體無別。釋曰：所量如絹，能量如人，量果如解數智。果是何義？成滿因義。言無別體者，唯一識故，則離心無境。次立四分。論云：又心、心所若細分別，應有四分：見分、相分、自證分，如前第四證自證分。若無此者，誰證第三心？分別既同，應皆證故。釋曰：見分是心分，說有自證分。自證分應無有果，諸能量者皆有果故。釋曰：見分是能量，須有自證量。見分說有第四果，恐被救云：却用見分為第三果。故次論云：不應見分是第三果，見分或則非量攝故。因此，見分不證第三，證自體者必現量故。釋曰：意明見分通於三量。三量者，謂現量、比量、非量。即明見緣相時，或量、非量，不可非量法為現量果。或見緣相是於比量及緣，自證復是現量。故自證是心體，得與比量、非量而為果；見分非心體，不得與自證而為其量果。故不得見分證於第三，證自體者必現量故。第三、四分既是現量，故得相證無窮過矣。意云：若以見分為能量，但用三分亦得足矣；若以見分為所量，必須第四為量果。若通作喻者，絹如所量，尺如能量，智所量果是自證分。若人為所使，智為能使，何物用智？即是於人如證自證分，人能用智，智能使人，故能更證。亦如明鏡，鏡像為相分，鏡明為見分，鏡面如自證分，鏡背如證自證分。面依於背，背復依面，故得互證。亦可以銅為證自證分，鏡依於銅，銅依於鏡，

非一種而罔賴心成，言思絕矣。

心識變者，如密嚴經頌云：汝等諸佛子，云何不見聞。藏識體清淨，眾或所依止。或具三十二，佛相及輪王。或為種種形，世間皆悉見。譬如淨空月，眾星所環遶。諸識阿賴耶，如是身中住。譬如欲天主，侍衛遊寶宮。江海等諸神，水中而自在。藏識處於世，當知亦復然。如地生眾物，是心多所現。譬如日天子，赫奕乘寶宮。旋遶須彌山，周流照天下。諸天世人等，見之而禮敬。

藏識佛地中，其相亦如是。十地行眾行，顯發大乘法。普與眾生樂，常讚於如來。在於菩薩身，是即名菩薩。佛與諸菩薩，皆是賴耶名。佛及諸佛子，已受當受記。廣大阿賴耶，而成於正覺。密嚴諸定者，與妙定相應。能於阿賴耶，明了而觀見。佛及辟支佛，聲聞諸異道。見理無怯人，所觀皆此識。種種諸識境，皆從心所變。瓶衣等眾物，如是性皆無。悉依阿賴耶，眾生迷惑見。以諸習氣故，所取能取轉。此性非如幻，陽燄及毛輪。非生非不生，非空亦非有。譬如長短等，離一即皆無。智者觀幻事，此皆唯幻術，未曾有一物，與幻而同起。幻燄毛輪等，在在諸物相，此皆心變異，無體亦無名。世中迷惑人，其心不自在，妄說有能幻，幻成種種名，去來皆非實。如鐵因磁石，所向而轉移，藏識亦如是，隨於分別轉。一切諸世間，無處不周遍，如日摩尼寶，無思及分別。此識遍諸處，見之謂流轉，不死亦不生，本非流轉法。定者勤觀察，生死猶如夢，是時即轉依，說名為解脫。此即是諸佛，最上之教理，審量一切法，如秤如明鏡。若以此一心為一切法之定量者，如秤稱物，斤兩無差；似鏡照像，妍醜皆現。

又心成者，古釋一心有四：一、紇利陀耶，此云肉團心，身中五藏心也，如黃庭經所明。二、緣慮心，此是八識，俱能緣慮自分境故。色是眼識境，根身種子，器世界阿賴耶識之境，各緣一分，故云自分。三、質多耶，此云集起心，唯第八識，積集種子，生起現行。四、乾栗陀耶，此云堅實心，亦云貞實心，此是真心也。故祖佛法中，皆以心為印，楷定萬法故。若能決定信入，請各收疑，離此別無奇特，故云言思絕矣。

動靜之境，皆我緣持。如雲駛而月運，似舟行而岸移。

圓覺經云：佛言：善男子！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，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續，循環往復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。未出輪迴，而辯圓覺，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。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。又如定眼，猶迴轉火。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，何況輪轉？生死垢心，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，而不旋復。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者，古釋云：以眼勞觀水，見水有動。眼若不瞬，池水則不搖。妄見若除，亦無草木成壞之相。若舉眼見色，由有色陰。舉身受苦樂，由有受陰。舉心即亂，由有想陰。舉眼見生滅，由有行陰。精明湛不搖處，即識陰。又若以遍身針刺俱知，不帶分別，則是識陰。若次第分別，則餘識陰。故知一念纔起，五陰俱生；微識未亡，六塵不滅。若唯識之義燈常照，妄何由生？一心之智鏡恒明，旨終不昧。又如定眼猶迴轉火者，如定目看旋火輪之時，眼亦迴轉。前因眼動而水動，即是因心動而境

動；後因火動而眼動，即是因境動而心動。故知心即是境，境即是心。能所雖分，一體常現。故華嚴疏云：往復無際，動靜一源。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者，亦復如是。故知真心不動，妄念成差。如起信論云：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。所謂推求五陰，色之與心，六塵境界，畢竟無念。以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，終不可得。如人迷故，謂東為西，方實不轉。眾生亦爾，無明迷故，謂心為念，心實不動。若能觀察，知心無念，即得隨順入真如門。故

魚母憶而魚子長。

如魚散子，魚母不憶持，其子即爛壞；魚母若憶，子即生長。如獨影境，過去等諸法，心若不緣，境不現前。一切諸法皆是心緣識變，若無心即無法。

蜂王起而蜂眾隨。

大智度論云：諸法入佛心中，唯一寂滅三昧門，攝無量三昧。如牽衣一角，舉衣皆得。亦如得蜜蜂王，餘蜂盡攝。心王若起，從心所有善惡等法，悉皆隨起。況如王出，百司盡隨。

印前後而無差，諸賢共仰；揩初終而不謬，千聖同推。

如王寶印，其文頓現，無前後際。又印定天下，如佛法中，若無心印，不成佛法。是知前亦是心，後亦是心；古亦是心，今亦是心。故云：非古盛而今衰，匪愚亡而智現。又云：萬法不出一心矣。華嚴經頌云：眾生心行無有量，能令平等入一心，以智慧門悉開悟，於所修行不退轉。又云：如是一切人中主，隨其所有諸境界，於一念中皆了悟，而亦不捨菩提行。又云：諸佛隨宜所作業，無量無邊等法界，智者能以一方便，一切了知無不盡。

是以朕迹纔生，皆從此建。快馬見鞭，而鶖子先知；

經云：外道問佛：不問有語，不問無言時如何？佛默然而坐。外道讚曰：快哉瞿曇！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禮拜而出。後阿難問佛：外道得何道理而稱讚之？佛言：如快馬見鞭影，疾入正道。鶖子先知者，舍利弗亦名鶖子，於法華會上初周法說，最先領解，前得授記。

香象迴旋，而龍女親獻。

象王迴旋者，文殊師利於覺城東畔，如象王迴顧示四眾。最初善財童子得入法華會上，龍女獻珠，此是實報。畜生女以不得人身是戒緩，得悟大乘心宗是乘急。如淨名經云：於念知一切法是道場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又處胎經云：釋梵女皆不受身，不捨身，皆現身成佛。又偈云：法性如大海，不說有是非。凡愚賢聖人，平等無高下。唯在心垢滅，取證如返掌。

得果而榮枯已定，盡合前因；舉念而苦樂隨生，悉諧初願。

唯識變定，豐儉由心，飲啄有分，追身受報，未曾遺失。不唯人間報應隨心，一切出世功德，皆在初心圓滿。如華嚴演義記云：初發心時，得如來一身、無量身，則法身開顯。得究竟智慧，得一切智慧光明，則般若開顯。以心離妄取，寂照雙流，故解脫開顯。故此心中，無德不攝，因該果海，並在初心。從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，即梵行品。又言初後圓融者，以初是即後之初，後是即初之後。以緣起法，離初無後，離後無初，故舉初攝後。若約法性融通，一切因果，不離心性，契同心性，無德不收。以一切法，隨所依住，皆於初心，頓圓滿故。如梵行品云：若諸菩薩，能與如是觀行相應，於諸法中，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，疾得現前。初發心時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十善業道經云：爾時世尊，告龍王言：一切眾生，心想異故，造業亦異，由是故有諸趣輪轉。龍王！汝見此會，及大海中，形色種類，各別不耶？如是一切，靡不由心造。乃至又觀此諸大菩薩，妙色嚴淨，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。又諸天龍八部眾等大威勢者，亦因善業福德所生。今大海中所有眾生，形色麤鄙，或大或小，皆由自心種種想念，作身語意諸不善業，是故隨業各自受報。是知境隨業識轉，是故說唯心不淨之財變為膿血，非分之寶化作毒蛇。如昔有娼姬，捨錢造普光王寺，主者不受，遂令埋於寺東北上，邇後尋掘，悉變為血所。亦有屠羊之人，聚錢於竹筒之內，死後母開之，亦成赤血。如古德云：眾生世界海，依住形相，苦樂淨穢，皆是眾生自業果報之所莊嚴，不從他有。諸佛菩薩世界海，皆依大願力、自體清淨法性力、大慈悲智力、不思議變化力之所成就。故知染淨緣起，不出自心，世界果成，更無別體。如經頌云：或從心海生，隨心所解住，如幻無處所，一切是分別。又頌云：始從一念終成劫，悉依眾生心想生，一切剎海劫無邊，以一方便皆清淨。又唯識變定，報應無差，千駟一瓢，各任其分，朱門華戶，盡逐其緣，隨善惡現行之心，感豐儉等流之境。如前定錄云：韓晉公在中書，因召一吏，不時而至，公怒將撻之，吏曰：某有所屬，不得遽至，乞宥其罪。晉公曰：宰相之吏，更屬何人？吏曰：某不幸，兼屬陰司。晉公以為不誠，怒曰：既屬陰司，有何所綰？吏曰：某主三品已上食料。晉公曰：若然，某明日當以何食？吏曰：此非細事，不可顯之，請疏於紙，過後為驗。乃如之，而繫其吏。明旦，遽有詔命。既對，適遇大官進食，有餦糜一器，上以一半賜晉公，食之美，又以賜之。既而腹脹，歸私第，召醫者視之，曰：食物所擁，宜服少橘皮湯，至夜可啗漿水粥。明日，愈思前夕吏言，召之，視其書，則皆如其說。公固復問：人間之

食，皆有籍也？答曰：三品已上日支，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，凡六品者季支，其有不食祿者歲支。又云：京兆府趙郡李敏求，應進士，入就禮部試，不利。太和九年秋，旅居宣平里。日晚，擁膝愁坐，忽如沈醉。俄而精魂去身，約行六七十里，至一城門之外，有數百千人。忽有一人出拜之，敏求曰：何人也？答曰：某李岸也。敏求曰：汝前年隨吾旅遊，卒於涇州，何得在此？對曰：某自離二十二郎，後事柳十八郎，職甚雄盛。二十二郎既至此，亦須一見。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。入門，兩廊多有衣冠，或有愁立者，或白衣者，或簡板者，或有將通狀者，其服率多黲紫或綠色。既至廳，柳揖坐，與之言曰：公何為到此，得非為他物所誘乎？某力及公，宜速去，非久駐之所也。敏求具如此答。柳命吏送出，將去，懇求知將來之事。柳曰：人生在世，一食一宿，無不前定，所不欲人知，慮君子不進德修業，小人惰於農耳。君固欲見，亦不難爾。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，約有屋一百餘間，從地至屋，書架滿，文簿籤帖，一一可觀。吏取一卷出三行，第一行云：太和二年罷舉。第二行云：其年得伊宰宅錢二十萬。其第三行云：受官於張平子。餘不復見。敏求既醒，具書於標帙之間。明年，客遊西京，過時不赴舉。明年，遂娶韋氏。韋氏之外祖伊宰，將鬻別第，召敏求而售之。敏求因訪所親，得價錢二百萬，伊宰乃以二十萬貿敏求。既而當用之，券頭以四萬為貨。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，因請之九十，君用所資，伊亦貿焉，累為二十四萬。明年，以蔭調授河北縣，有張平子墓，時說者失其縣名，以俟知者。

美惡無體，因念所持。

一切萬法，因第八識之所持。一切好惡，是第六意識分別之所起。

聲響冥合，形影相隨。

心直事直，心邪法邪，一一法但隨心開合，更無別旨。或正殺悞殺，實報虛報，絲毫匪濫，晷刻不移。既自心口所為，還自心口所受。如自鏡錄云：昔月氏國城西有大山，是離越辟支佛住處。去此不遠，有人失牛，尋到此山，值此辟支燃火染衣。宿業力故，當於爾時，鉢變為牛頭，法衣變為牛皮，染汁變為血，染滓變為肉，柴變為骨。其迹既爾，遂為牛主執入獄中。弟子推覓，莫知所在。從是荏苒，經十二年。後遇因緣，知在獄中，便向王說：我師在獄，願王放赦。王問獄典：有僧否？典曰：無。僧白王：願喚獄中沙門者出，我師自出。獄典尋喚，辟支佛即出。此辟支佛在獄既久，髮長衣壞，沙門形滅。諸弟子等禮而問曰：師何在此？師於爾時答以上事。弟子復問：宿世造何因，今令致

此？師答曰：吾於昔時謗他人偷牛，致使如此耳。故經云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

本性希奇，莫可思議。似服伽陀之藥，如餐真乳之糜。

經云：阿伽陀藥功兼諸藥，能治一切病。又經云：如食乳糜，更無所須。況了心之人，一切悉皆具足。

同如意樹，雨無盡之寶。

此如意樹，隨一切眾生心所念，悉皆雨寶；心亦如是，隨念出生萬法，無有窮盡。

類水清珠，澄眾濁之池。

大水清珠，能清濁水，如悟一心，能破一切塵勞境界。

陞第一義天，正會大仙之日；登普光明殿，當朝法界之時。

教中有第一義天，故號佛為天中天，又號佛為大仙。普光明殿者，華嚴經中佛登普光明殿說華嚴經，華嚴經以法界為宗，如法華經云：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。又普光明智者，若說等覺說妙覺，是約位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該通因果，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，故七卷楞伽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，亦猶佛性有因有果，有因因有果果，以因取之是因佛性，以果取之是果佛性，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亦復如是，體絕因果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云如來普光明智。

冥真寂照，含虛吐耀。

肇論云：玄道在乎妙悟，妙悟在乎即真。即真則有無齊觀，有無齊觀則彼己莫二。所以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同我則非復有無，異我則乖於會通。所以不出不在，而道存乎其中。又云：至人虛心冥照，理無不統。懷六合於胸中，而靈鑒有餘；鏡萬有於方寸，而其神常虛。

罔象兮獲明珠。

黃帝於赤水求玄珠，有臣離婁百步能觀，毫末求之不得，乃罔象而得之。罔象即無心也。故弄珠吟云：罔象無心却得珠，能見能聞是虛偽。

希夷兮宗法要。

眼不見謂之希，耳不聞謂之夷，故云無心道現。又真心無形，非見聞覺知之所能解。

恩覆羣生，而無得不作不為。

肇論云：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，明踰日月而彌昏。註云：是以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[廾/狗]；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[廾/狗]。芻[廾/狗]者，無吠守之功也。不仁者，施恩不望報。彌昏者，照而無照也，即無心矣。

光含萬象而絕思，忘知忘照。

永嘉集云：若以知知寂，此非無緣知，如手執如意，非無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無緣知，如手自作拳，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，不可為無知，以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，如手不執物，亦不自作拳，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，不同於兔角。斯為禪宗之妙，故今用之而復小異，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為真道。若奪之者，但顯本心，不隨妄心，未有智慧照了心原，故云直須能所平等，等不失照，為無知之知。此知知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，方為妙耳。

如是則塵成佛國，念契圓音。

心要牋云：心心作佛，無一心而非佛心；處處道成，無一塵而非佛國。又唯心訣云：巖樹庭莎，各挺無邊之妙相；猿吟鳥噪，皆談不二之圓音。又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猶如滿月唯一圓形，隨器差別而現多影。謂多即是一，若多不即一，則非一音；一復即多，若一不即多，即非圓音矣。

但顯金色之世界。

華嚴經云：一切處，文殊師利從金色世界來。金色者，即一切眾生自心白淨之色。文殊者，即信自心無依住性。妙慧解脫，是自文殊。若人若法，皆是自心所表之法。如法華經云：入如來室者，即眾生大慈悲心是。豈可入於有相屋宅乎？所以牛頭第一祖融大師、天台智者大師所釋佛經，皆作觀心之釋。如是即深契祖佛之本懷矣。

唯聞薝蔔之園林。

如淨名經云：方丈之內，唯談大乘一心之旨。故云：唯聞薝蔔之香，不嗅餘香三乘之氣。

莫比商人之寶。

任商人採寶，設獲驪珠，皆是世珍，徒勞功力。如管子云：利之所在，雖千仞之山，無所不上；深源之下，無所不入。商人通賈，倍道兼行，夜以續日，千里不遠，利在前也。漁人入海，海水百仞，衝波逆流，宿夜不出，利在水也。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耳。如或堅求志道，曉夕忘疲，不向外求，虛襟澄慮，密室靜坐，端拱寧神，利在心也。如利之所在，求無不獲，況道之在心，信無不得矣。故知訓格之言，不得暫捨，可以鏤於骨，書於紳，染於神，熏於識。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，而重申叔一言；范獻賤萬畝之田，以貴舟人片說。此乃成家立國，尚輕珍重言，況稱揚心地法門，諸佛祕密，言下契無生，聞之成大道，寧容輕慢乎？

寧齊樵客之金。

如採樵人負薪而歸，路逢黃金，即棄薪拾金，價逾萬倍。況捨偽歸真，不依權漸，不了義教，直入一心實教之門，則所學功程，日劫相倍。如孤寂吟云：不迷須有不迷心，看時淺淺用時深。此箇真珠若採得，豈同樵客負黃金。黃金烹鍊轉為新，此珠含光未示人。了則毛端吞巨海，始知大地一微塵。一滴一塵並舉喻，一心包含廣大矣。豈比人間之寶，此乃出世之珍。標萬化之原，統一真之本。隨緣應用，猶如意珠。對物現形，若大圓鏡。是以能包萬象，是大法藏。出生無盡，是無盡藏。妙慧無窮，是大智藏。法法恒如，是如來藏。本性無形，是淨法身。體合真空，是虛空身。相好虛玄，是妙色身。妙辯無窮，是智慧身。隱顯無礙，是應化身。萬行莊嚴，是功德身。念念無滯，是入解脫法門；心心寥廓，是入空寂法門；六根自在，是入無礙法門；一念不生，是入無相法門。又此中旨趣，若相資，則唯廣唯大，演之無際；若相奪，則唯微唯細，究之無蹤。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，標一異而非一異。則四邊之火莫能燒，百非之垢焉能染？但隨緣顯現，如空谷響。故大涅槃經云：譬如一人，多有所能。若其走時，則名走者；若收刈時，復名刈者；若作飲食，名作食者；若治材木，則名工匠；鍛金銀時，言金銀師。如是一人，有多名字。法亦如是，其實是一，而有多名。故知約用分多，體恒冥一。廬山遠大師云：唯一知心，隨用分多，非全心外別有諸數。譬如一金作種種器，非是金外別有器體。

厭異忻同，而情自隔。

摩訶衍釋論云：厭異捨別唯一真如，譬如有人避影畏空終不得離，任九十六種外道常合圓宗，縱八萬四千塵勞恒當正位，以各不離心故。

捨此取彼，而理恒任。

任背覺合塵，遺心驟境，且一心真如之理，未嘗移易。如釋摩訶衍論云：一心真如體大，通於五人，平等平等，無差別故。云何名為五種假人？一者凡夫，二者聲聞，三者緣覺，四者菩薩，五者如來，是名為五。如是五人，名自是五，真自唯一。所以者何？真如自體，無有增減，亦無大小，亦無有無，亦無中邊，亦無去來。從本已來，一自成一，同自作同，厭異捨別，唯一真如。是故諸法真如一相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：譬如金剛作五趣像，五人平等亦復如是，於諸人中無有增減。故起信論云：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，所謂心性不生不滅相。一切諸法，皆由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妄念，則無一切境界差別之相。

繩上生蛇而驚悸。

論頌云：白日看繩繩是麻，夜裏看繩繩是蛇。麻上生繩猶是妄，豈堪繩上更生蛇？此況迷心作境之人，如繩上生蛇。若麻上生繩，是依他起性；若繩上生蛇，是遍計所執性。無名無體，情有理無。例觀萬境，亦復如是，悉落周遍計度之心。

杌中見鬼而沈吟。

如夜看杌，疑為是鬼，雖無真實，而起怖心。亦如夢中所見，以萬法體虛成事。此亦喻迷心作境，自起怖心。若了一心無境作對，自然忻厭不生。

癡猿捉月而費力，渴鹿逐燄而虛尋。

並喻心外取法，無有得理。故證道歌云：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寶藏論云：察察精勤，徒興夢慮；遑遑外覓，轉失玄路。

飲狂藥而情隨轉日，食菰蕩而眼布華針。

大涅槃經云：如人醉時，見有轉日。此況妄心纔動，幻境旋生。又經云：如人服菰蕩子，眼見針華。並況不達一心，妄生境界。

皆自想生，萬品而始終常寂；盡因念起，一真而境界恒深。

經云：一切國土皆想持之，若無想，即無法。又一切境界隨念而至，若無念，諸境不生。如還源觀云：攝境歸心。真空觀者，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，心外更無一法可得，故曰歸心。謂一切分別但由自心，曾無心外境能與心為緣。何以故？由心不起，外境本空。論云：由依唯識故，境本無體，真空義成故。以塵無有故，本識即不生。

法內規模，人間軌則。

此一心法門，可謂盡善盡美。何者？體含虛寂，不能讚其美；理絕見聞，不能書其過。降茲已下，皆墮形名，則難逃毀讚矣。如昔人云：夫大道混然無形，寂爾無聲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非可以影響知，不得以毀譽稱也。降此以往，則事不雙美，名不並盛矣。雖天地之大，三光之明，聖賢之智，猶未免於毀譽也。故天有拆之象，地有裂之形，日月有謫蝕之變，五星有勃彗之妖，堯有不慈之誹，舜有謫父之謗，湯主有放君之稱，武王有弒主之譏，齊桓有貪婬之目，晉文有不臣之聲，伊尹有誣君之迹，管仲有僭上之名。以夫二儀七曜之靈，不能無虧泠。堯、舜、湯、武之聖也，不能免嫌謗；桓、文、伊、管之賢也，不能遺纖過。由此觀之，宇宙庸流，奚能得免怨謗而無悔恪也？若以心智通靈，成無為之化，則萬累不能干矣。又真俗二諦，並從心起。第八識心是持種依，真如心是迷悟依。如華嚴記云：依生滅八識辯二所由，顯法相但是心境依持，而即如來藏辯其二所以。於中先總，後以會緣入實下別示二相，即以起信真如生滅二門為二義耳。存

壞不二唯一緣起，結歸華嚴會緣入實。言二門無礙唯是一心者，結歸起信依一心法立二種門。故須具足二義，方名具分唯識。問：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二種：一持種依，謂第八識；二迷悟依，謂即真如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？答：彼雖說迷悟依非即心境依持，以真如不變不隨於心變萬境故，但是所迷耳。後還淨時非是攝相即真如故，但是所悟耳。今乃心境依持即是真妄，非有二體故說一。約義不同分成兩義，說二門別。故論云：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，以此二門不相離故。

願無不從，信無不剋。見萬像於掌中，收十方於座側。

華嚴策林云：全色為眼，恒見色而無緣者，色是所緣之境，眼是能緣之根，今即是眼，故無緣也。言全眼為色，恒稱見而非我者，眼是我能見，今全為色，正見之時，即非我也。非我離於情想，無緣絕於貪求，收萬像於目前，全十方於眼際。是以緣義無盡，隨見見而不窮；物性叵思，應法法而難準。法普即眼普，義通乃見通，體之自隱隱，照之遂重重。然後窮十方於眼際，鏡空有而皎明，收萬像以成身，顯事理而通徹。

感現而唯徇吾心，美惡而咸歸我識。

此明具分唯識者，以不生滅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阿賴耶識，即是具分。以具有生滅不生滅故，不生滅即如來藏，即通真心也。若不全依真心，事不依理，故唯約生滅，便非具分。有云：影外有質為半頭唯識，質影俱影為具分者，此乃唯識宗中之具分耳。又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唯心法總有四義：一、是事，隨境分別見聞覺知；二、是法，論體唯是生滅法數，此二義論俗故有，約真故無；三、是理，窮之空寂；四、是實，論其本性，唯是真實如來藏法。又如進趣大乘方便經云：佛言：一、實境界者，謂眾生心體，從本已來不生不滅，乃至一切眾生心、一切二乘心、一切菩薩心、一切諸佛心，皆同不生不滅真如相故。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，無一區分而可得者，但以眾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，現妄境界令生念著，所謂此心不能自知，妄自謂有，起覺知想計我我所，而實無有覺知之相，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。若無覺知能分別者，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，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，恒依妄心分別故有。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為有、知此為自、知彼為他，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，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。為有前外所知境界，妄生種種法想，謂有謂無、謂好謂惡、謂是謂非、謂得謂失，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。當如是知，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，依妄心為本。然此妄心無自相故，亦依境界而有，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為心。又此妄心與前境界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，而此妄心能

為一切境界原主。所以者何？謂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，說心有無明，依無明力因故現妄境界；亦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，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；亦非依境界故生於無明，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無明故；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，以一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。因如此義，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為本，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為心，以義體不異為心所攝故。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，與心作相和合而有，共生共滅同無有住，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住持暫時而有。

手出金毛師子，皆籍善根；城變七寶華池，盡承慈力。

大涅槃經云：阿闍世王欲害如來，放護財狂醉之象。佛即舒手示之，即於五指出五師子。是象見已，投地敬禮。佛言：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，乃是修慈善根力故，令彼見如斯事。又云：南天竺國有一大城，名首波羅。城中有一長者，名曰盧至，為眾導首。佛欲至彼城邑，化度彼人。彼眾尼乾聞佛欲至，遂破壞林泉，堅閉城壁，各嚴器仗，防護固守。設彼來者，莫令得前。佛言：我於爾時至彼城已，不見一切樹木叢林，唯見諸人莊嚴器仗，當壁自守。見是事已，尋生憐愍，慈心向之。所有樹木還生如本，河池泉井清淨盈滿。如清淨池生眾雜華，變其城壁為紺瑠璃。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、清淨華池。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能令彼見如是事。故知凡有一切苦樂境界，仗佛力為增上緣，但是自心感現。例見目前實境，悉是想生。心外實無一法，但從識變耳。

卷舒不定，隱顯千端。或閒爾無跡，或爛然可觀。處繁而不亂，履險而常安。

心境諸法，互奪互資，相泯相入。若相資相入，則性相俱存，爛然可見。若互奪互泯，則理事俱空，閒爾無跡。以萬法從心，隨緣建立。以無性從緣故有，以從緣無性故空。如寶印重玄序云：蘊大千之經卷，不出情塵。布極淨之身雲，常居穢土。會寂滅於因緣之際，得圓常於生死之輪。理事雙現而兩亡，性相共成而互奪。一真湛爾而非寂，萬化紛然而匪繁。頓虛諸相而不空，遍興多事而非有。不得一法而密傳心要，不演一字而恒轉圓音。一體遍多，猶朗月而影分千水。多身入一，若明鏡而光寫萬形。

醍醐之海泓深，橫吞眾派；法性之山挺出，高落羣巒。

法華經云：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，海為第一。此法華經亦復如是，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為深大。又云：及十寶山眾山之中，須彌山為第一。此法華經亦復如是，於諸經中最為其上。此經是醍醐之教，為第一心宗。故經云：十方諸國土，唯有一乘法，

理體融通，芳名震烈。瞻時而別相難窮，入處而一門深徹。

若以事相觀，隨差別而迷旨。若以一心照，隨平等而歸根。所以首楞嚴經云：但於一門深入，則六知根一時清淨。又云：入一無妄。李長者論云：一入全真。如新豐和尚悟道頌云：向前物物上求通，祇為從前不悟宗。如今悟了渾無事，方知萬法本來空。

服善見王之藥餌，眾病咸消；奏師子筋之琴絃，羣音頓絕。

善見王藥能治眾病，心之妙藥亦復如是，能治諸法。故偈云：一丸療萬病，不假藥方多。又云：以師子筋為琴絃，其音一奏，羣音斷絕，況說一心能收萬法。

爾乃明逾皎日，德越太清。隨機起用，順物無生。

問：初心學人，悟入此宗，信解圓通，有何勝力？答：若正解圓明，決定信入，有超劫之功，獲頓成之力。雖在生死，常入涅槃；恒處塵勞，長居淨剎。現具肉眼，而開慧眼之光明；匪易凡心，便同佛心之知見。則煩惱塵勞，不待斷而自滅；菩提妙果，弗假修而自圓。乃至等冤親，和諍論，齊凡聖，泯自他，一去來，印同異，融延促，混中邊，世出世間，不可稱，不可量，不可說，不可說之力，莫能過者。亦名佛力，亦名般若力，亦名大乘力，亦名法力，亦名無住力。所以先德釋云：無住力持者，則大劫不離一念。又云：色平等是佛力。色既平等，則唯心義成。故知觀心之門，理無過者，最尊最貴，絕妙絕倫，剎那成佛之功，頓截苦輪之力。大涅槃經云：譬如藥樹，名曰藥王，於諸藥中，最為殊勝，能滅諸病。樹不作念，若取枝葉，及皮身等，雖不作念，能愈諸病。涅槃亦爾，是以若於一心，有圓信圓修，乃至見聞隨喜，一念發心者，無不除八萬塵勞，三障二死之病。大品經云：如摩尼珠，所在住處，一切非人，不得其便。以珠著身，闇中得明，熱時得涼，寒時得溫。若在水中，隨物現色。即況識此自心，如意靈珠，圓信堅固，一切時處，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，則處繁不亂，履險恒安，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。

非異非同，盈剎而坦然平現；不大不小，遍空而法爾圓成。

此一心法，是大真理，不假有緣生，亦非無緣生。以法體故，為萬法之性，遍一切處，隨人所感，應現無盡，異而非異，同而非同，大而非大，小而非小。如華嚴經頌云：一一微塵中，能證一切法。一切眾生心，普在三世中。如來於一念，一切悉明達。

神靈之臺，祕密之府。

此一心法，是神解之性，能通靈通聖，故曰靈臺。又萬法之指歸，千途之通體，故云祕府。

病遇良醫，民逢聖主。

法華經云：如商人得主，如子得母，如渡得船，如病得醫，如闇得燈，如貧得寶，如民得王，如賈客得海。此況人間所遇，若於佛法中直了心人，可以永脫塵勞，長居聖地，治煩惱之重病，成無上之法王。校量得失，天地懸殊矣。

以本攝末，駕智海之津梁。

一心為本，諸法為末，欲渡生死海，應以心智而度之。

舉一蔽諸，闢玄關之規矩。

舉一心法，攝盡無餘。此一法門，能建立凡聖境界，攝生化門，六度萬行，無不具足。如還源觀云：從一心體，出生二用、三遍、四德、五止、六觀。一體者，即自性清淨圓明體，即通為十定之體。言二用者，一海印森羅常住用，即海印三昧；二法界圓明自在用，即華嚴三昧。言三遍者，一者一塵普周法界遍，二一塵出生無盡遍，三一塵含容空有遍。此三並是因陀羅網三昧門。言四德者，一隨緣妙用無方德，二威儀住持有則德，三柔和質直攝生德，四普代眾生受苦德。言五止者，一照法清虛離緣止，二觀人寂泊絕欲止，三性起繁興法爾止，四錠光顯現無念止，五事理玄通非相止。言六觀者，一攝境歸心真空觀，二從心現境妙有觀，三心境祕密圓融觀，四智身影現眾緣觀，五多身入一鏡像觀，六主伴互現帝網觀。上之止觀，並是寂用無涯三昧門也。

匡時龜鏡，為物權衡。

此一心法，能考古推今，窮凡達聖，如秤知輕重，似鏡鑒妍媸，但了一心，無不知諸法根源巨細矣。

相奪則境智互泯，相資則彼我俱生。

以境奪智則智泯，以智奪境則境亡。以彼資我則我立，以我資彼則彼生。

無明樹上而覺華頓發，八苦海內而一味恒清。

經云：煩惱大悔中，有圓滿如來，宣說實相常住之理。本覺實性中，有無明眾生，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。論云：唯真不立，單妄不成。真妄相成，方能建立。如水因風而起波，風水不相捨離故。

全體現前，豈用更思於妙悟。本來具足，何須苦待於功成。

諸佛將眾生心為佛，眾生將佛心為眾生，一體無差，但隔迷悟。以即心是佛故，雖分三身之異，終無別體。故云：法身相好，一際無差。又古德云：新佛舊成，曾無二體。以報身就法身，如出模之像，像本舊成，故無二體。新成舊佛，法報似分。以法身就報身，如金成像，金像似分，以有未成像金故。今成像竟，似分於二。諸佛如已成像之金，眾生如未成像之金，成與未成，似分前後，則金體始終，更無別異。

顯異標奇，精明究竟。如舒杲日之光，似布勾芒之令。

此一心法，如日照天下，無法而不明；猶春遍寰中，無物而不發。

三毒四倒而非凡，八解六通而非聖。

在凡非凡，處聖非聖，以但是自心故，終無別理。寶藏論云：如實際中，無毫釐凡聖可得。

至寶居懷兮終不他求，靈珠在握兮應須自慶。

肇論云：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何者？為眾生自心皆是般若，但能體悟至理，即心是佛，即今日靈覺之真性，即是般若聖智也。此明真智，斯乃悟理之聖，非神通果證也。又所云般若聖智者，若正智即觀照般若，如如即實相般若，此正智如如即是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即是如來藏心，如來藏心即是眾生靈覺之性，眾生靈覺之性即是般若真智。

愍同體兮起無緣。

菩薩觀一切眾生同一體性，愍彼不達而行大悲，無緣者即無緣慈，如石吸鐵，任運吸取一切眾生而無度想。

溢法財兮資慧命。

法財者，有七：一、聞，二、信，三、戒，四、定，五、進，六、捨，七、慚愧。慧命者，即自心無盡真如之性。此七種法財乃至恒沙智德，皆是心所有法，悟入之者資益無窮。

履。得一之旨，豁爾消疑。

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人得一而道成。經云：若得一，萬邪滅矣。又云：若得一，萬事畢。若了一真心，何理而不圓？何事而不畢也？如古德問云：所言心性是一者，何得眾生界見有種種？答：以真如心性是一，隨緣生滅而成種種。又第八識正是所熏心體，含多種子熏成種種，即是真如隨緣義。又心性是一者，古釋有二義：一者妄心之性成心之性，以性相不同故；真心之性，真心即性故。二者通成，謂此二性別明二藏。前之二性皆具二藏，但為妄覆名如來藏，直語藏體即自性心。故此自性清淨真心，不與妄合名為空藏，具恒沙德名不空藏。前明即離，此明空有，故重出也。言皆平等無二者，上二即離不同，由心之性故不即，由心即性故不離，不即不離為心之性。後二即空之實為不空，即實之空為空藏，空有不二為心之性。然空有無二之性，即是不即不離之性，故但云一也。

入不二之門，廓然無諍。

心外有法，即見有二，便有對治，即乃成諍。若了境即心，能所冥一，即無諍矣。既不涉能所，即非情無情。但直論見性之門，匪落是非之道。是以能所不同，不可執一。心境一味，不可稱

異。若以性從緣，則情非情異，為性亦殊。若泯緣從性，則非覺不覺。若二性互融，則無非覺悟。華嚴經云：真如無少分非覺悟者，則真如遍一切有情無情之處。若無少分非覺悟者，豈無情非佛性乎？又經意但除執瓦礫無情之見，非除佛性，則性無不在，量出虛空，寧可除乎？又古德云：覺性是理，覺了屬事。如無情中但有覺性，而無覺了。如木中但有火性，亦無火照。今言性者，但據理本，誰論枝末？又覺智緣慮名情，自性不改名性。愚人迷性生情，故境智不一。智者了情成性，故物我無二。

大理齊平，不虧不盈。道性如是，無送無迎。千尋海底而孤峻，萬仞峰頭而坦平。

傅大士行路易云：須彌芥子父，芥子須彌爺。山海坦然平，敲冰來煮茶。

竹祖搖風而自長，桐孫向日而潛榮。數朵之青山長在，一片之閑雲忽生。

丹霞和尚忘己吟云：青山不用白雲朝，白雲不用青山管。雲常在山山在雲，青山自閑雲自緩。皆比一心之道性，智境閑閑。

意地頓空，如兔角之銛利。解心全息，猶燄水之澄清。

新豐和尚頌云：井底燄塵生，高山起波浪。石女生得兒，龜毛長數丈。若欲學菩提，應須看此樣。

大建法幢，深提寶印。居下恒高，處違常順。

此一心法門，是高建法幢，又是祖佛之心印，乃平等門，為一際地。高下自相傾，順逆自違諍。若入真智，必無差別。如華嚴經云：智入三世，悉皆平等。此明俗體本真，故云平等。以六相該之，即總而全別，即別而全總；即同而俱異，即異而恒同；即成而俱壞，即壞而俱成。

握王庫刀之真形，撫脩羅琴之正韻。

涅槃經中，況眾生佛性，昧者不見。如王庫中有真寶刀，羣臣無能識者。又經云：阿脩羅王琴，不撫而韻。此況眾生心，恒轉根本法輪，未嘗間斷。如華嚴經云：剎說眾生說，三世一時說。

得趣而幽途大闢，胡用多求；了一而萬事齊休，但生深信。

信心銘云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若能如是，何慮不畢？華嚴經頌云：種種變化無量身，一切世界微塵等，欲悉了達從心起，菩薩以此初發心。

自在無礙，超古絕倫。荊棘變為行樹，梟獍啼或梵輪。

高僧傳云：釋智通云：若夫尋近大乘，修正觀者，察微塵之本際，識一念之初原，便可荊棘播無常之音，梟獍說甚深之法。十方淨土，未必過此矣。凡言唯心淨土者，則一淨一切淨，可謂即塵勞而成佛國也。

似毛端之頭，含於寶月。

龐居士偈云：毛頭含寶月，徹底見真源。

如瑠璃之內，現出金身。

法華經偈云：如淨瑠璃中，內現真金像。

若暢斯宗，發明妙慧，剔摩訶衍之骨髓，摘優曇華之根蒂。

摩訶衍即大乘心，優曇華是靈瑞華，表說心時難遇難解。

任聚須彌之筆，未寫纖毫；縱饒樂說之門，難敷一偈。

華嚴經云：聚須彌山為筆，未寫普眼經之一句一偈。

印同異，泯中邊。等來去，絕偏圓。

以自心之體，非同異中邊之見，如太虛空，更無異相。故經云：菩薩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又起信論云：復次，真如自體相者，一切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無有增減。非前際生，非後際滅，畢竟常恒。無始已來，本性具足一切功德。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，遍照法界義，真實識知義，自性清淨心義，常樂我淨義，清涼不變自在義。

水朝東而星拱北。

水朝東者，尚書云：江漢朝宗于海。宗者，尊也，有似於朝。如心為萬法宗，未有一法而不歸心者。星拱北者，論語云：子曰：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為政以德者，無為之德也。猶北辰之不移，而眾星拱之，如一心不動，眾行歸之。

谷孕風而海納川。

斯皆法爾如是，道性自然。如寶藏論云：谷風無絕，泉水無竭。亦比道性，無有間絕。則道不離心，心不離道。故先德云：至妙靈通，目之曰道。又楞嚴經云：汝之心靈，一切明了。豈非真道耶？

寂爾無聲，眾響羣音而吼地；蕩然無相，奇形異狀而參天。

即相無相，無相即相，以是一心之境界故。如華嚴經中，境界重重，佛身無盡，互相徹入，能同能別，全異全同，淨穢國土，無障無礙，不論有情無情之異，皆為一心真智之境界。

約理而分，稱真而說。蜜齊海內之甜，火均天下之熱。

一蜜甜，遍天下之蜜皆甜。一火熱，盡寰中之火皆熱。此況若此一法是心，則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皆即是心矣。

當正位之發揚，因法性之施設。

此心賦者，有二觀：一、唯心識觀，二、真如實觀。先觀唯心，次入真如。楞伽經云：自覺聖智者，令覺自心耳。攝論云：通達唯是意言，分別無有實法，即為入唯識方便。不取外相，即入唯心。占察經云：一、唯心識觀，二、真如實觀。唯心觀淺，真如觀深，能入法性。法性即真如異名。如起信論云：心若馳散，即

當攝來令住正念。其正念者，當知唯心無外境界。此即唯心識觀。次云：即復此心亦無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此即真如實觀。若了唯心，成唯心識觀；若了無性，成真如實觀。心境兩亡，則成無分別智。

弗從事而失體，非一非多；不守己而任緣，亦同亦別。

如前云正位發揚者，未曾有一法，出心之正位。如法華經云：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又前云法性施設者，般若經云：未曾有一法，而出於法性。真如一心，不守自性，隨事建立，故云亦同亦別。雖隨事建立，不失自體，故云非一非多。

本迹雙舉，權實俱存。

肇論云：非本無以垂末，非末無以顯本。本迹雖殊，不思議一也。心即是本，法即是末。

言中而盡提綱要，指下而全見根源。

萬法雖殊，一言而無不該盡；千月不等，一指而各見根源。如錦冠云：一一事中，皆具如是無盡之德。如海一滴，即具百川。又一一事，不壞本相，不離本位，而圓融即入。謂欲言相用，即同體寂；欲謂之寂，相用紛然。故華嚴疏序云：超言思而迴出。匪但超言思，抑亦出於超言思。超與不超，俱出華嚴經云：雖復不依言語道，亦復不著無言說。但即言亡言，即思忘思，以契超出之旨。

如一金分眾器之形，不變隨緣之道；猶千波含溼性之理，隨緣不變之門。

金是不變，器是隨緣；波是隨緣，溼是不變。則一心門具隨緣、不變二義。如演義記云：由隨緣即不變，故奪差別令體空，則末寂也；由體空差別，故奪不變令隨緣，故本寂也。以全本為末，故本便隱；全末為本，故末便亡也。是則真如隨緣成眾生時，未曾失於真體，故令眾生非眾生也；眾生體空即法身時，未曾無眾生，故令法身非法身也。故二雙絕。二既互絕，則真妄平等，無可異也。

若達斯宗，無在不在。

淨名經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皆無在無不在。約理實而隱，云無在；約相虛而現，云無不在。斯即一心隱顯，無礙自在也。

入聖體而靡高，居凡身而弗改。即狹而廣，毫端遍於十方；以短攝長，剎那包於劫海。

先德云：塵含法界，無虧大小；念包九世，延促同時。即是一心開合，以彰殊勝。如朝菌之類，夕死之徒，豈等大椿之歲耶？此是世間人物延促之情見耳。如華嚴經明毗目仙人執善財手，時經多劫，處歷無邊，故不可以長短思也。若顯超勝，一生頓圓；若

約甚深，多劫莫究。延促不可定執，貴在入玄，即權機淺學，罔測津涯矣。如華嚴經頌云：始從一念終成劫，悉依眾生心想生，一切剎海劫無邊，以一方便皆清淨。釋曰：一方便者，即是自心延促，由心定量。若了一心，長短之劫自盡，故云皆清淨。華嚴經頌云：有數無數一切劫，菩薩了知即一念，於此善入菩提行，常勤修習不退轉。

一葉落時天下秋，一塵起處厚地收。向空門而及第。

龐居士偈云：十方同聚會，箇箇學無為，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

於禪苑而封侯。

世間以成功立德以為封侯，出世悟心得記以為封候。

敵生死軍之甲冑，戰煩惱陣之戈矛。

唯識疏云：心外有法，生死輪迴；心外無法，生死永絕。

得大總持，可作超塵之本。

心是總持都院，無法不收。

具王三昧，堪為入道之由。

能觀心性，名為上定。此心是真如三昧，一切三昧之根本。故心為三昧之王，名王三昧。是以悟心成道，萬行俱成。夫若了即心是佛者，自然謙下。何以故？信自心故。知一切眾生皆有心，悉即是佛。故既不自憍[怡-台+居]，亦不輕慢他，以知一心平等。故經云：柔和之行，以順法界。謙下是忍辱之本。周易云：謙亨，君子有終。彖曰：謙亨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是以於自於他，不讚不毀。若自讚，非大人之相，是衒惑人。若自毀，是妖諂之人。若毀他，是讒賊之人。若讚他，是諂諛之人。是以傅大士云：見好見惡但低頭，有底因緣得成病。故知得地萬物皆生，得理萬行皆成。唯心之理，不可忘也。迄至成佛，無有增減。

學問宗師，菩提牓樣。功德叢林，真如庫藏。

一切眾生第八識心，名含藏識，亦名宅識。如華嚴經云：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涅槃，為度眾生所有方便，一切皆是心想建立，非是顛倒，亦非虛誑。何以故？菩薩了知一切諸法三世平等，如如不動，實際無住，不見有一眾生已受化、今受化、當受化，亦自了知無所修行，無有少法若生若滅而可得者，而依於一切法令所願不空。是為第九如實住。

縱橫幻境，在一性而融虛；寂滅靈空，寄千門而顯相。

一性是萬法之性，千門是萬法之相。性相分二，融之歸一。如涅槃經云：佛性者，名第一義空。第一義空，名為智慧。此二不

二，以為佛性。然第一義空是佛性，名為智慧，即佛性相。第一義空不在智慧，但名法性。由在智慧，故名佛性。以性從相，則唯眾生得有佛性。有智慧故，牆壁瓦礫；無有智慧，故無佛性。若以相從性，第一義空無所不在，則牆壁等皆是第一義空，如何非性？故經云：知一切法即心自性。論云：以色性即智性故，色體無形，說名智身。以智性即色故，說名法身，遍一切處。其體本均，今分性相，故分二義。

妙跡無等，寰中最親。

天下最親，莫過心也。以一切法從心所生，離心則無一法。所以華嚴經云：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，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，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，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，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，周遍一切佛境界如來座心所生一切佛眾寶妙座，供養佛不懈心所生一切寶幢，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，無著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等。

小器出無邊之嘉饌。

華嚴經云：有具足優婆夷，得菩薩無盡福德藏解脫門。能於小器中，隨諸眾生種種欲樂，出生種種美味飲食，悉令充滿。以此小器，能於天中充足天食，乃至人中充足人食，諸佛、聲聞、羅漢及遍鬼趣等。乃至云：善男子！且待須臾，汝當自見。說是語時，善財則見無量眾生從四門入，皆是優婆夷本願所請。既來集已，敷座令坐。隨其所須，給施飲食，悉皆充足。於小器中者，即是心器。心為無盡藏，隨念出生一切世、出世間珍寶法門，有何窮盡？

仰空，雨莫測之殊珍。

華嚴經中明智居士云：我得隨意出生福德藏解脫門，凡有所須，悉滿其願，所謂衣服、瓔珞、象馬、車乘、華香、幢蓋、飲食、湯藥等。乃至爾時居士知會眾普集，須臾繫念，仰視虛空，如其所須，悉從空下，一切眾會普皆滿足。然後為說種種法，所謂為得美食而充足者，與說種種集福德行等。釋曰：空中雨物者，一是居士心中出，故云隨意出生，又云須臾繫念；二是所化眾生自心感現，機應冥合，非一非異，成就斯事。仰視虛空者，即是法空中現，故法句經云：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。

仙人執手之時，動經塵劫。

如華嚴經中，毗目仙人執善財手，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剎微塵數世界中，到十佛剎微塵數諸佛所，見彼佛剎及其眾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，乃至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，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，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。是知不動本位之地，身遍十方；未離一念之中，時經塵劫。古釋云：善財隨

事差別，皆入法界。若圓融門，纔舉一門，即融諸門。然以理融事，令事如理；以理顯事，令理如事。故云：理非無分，謂理即事；事既有分，理亦有分。不爾，真理不即事故。理既如事，隨舉一法，即一法界；若舉多法，即多法界。如善財親證，暫時執手，便經多劫，明一切時圓融；後入樓閣，普見無邊，明一切處圓融。是以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者，既善友力，瞬息之間，或有佛所見，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修行，何得一生不經多劫？仙人之力，長短自在故。如世王質遇仙之碁，令斧柯爛，三世尚謂食頓。既然以長為短，亦能以短為長。如周穆隨於幻人，雖經多年，實唯瞬息。故結云：不應以長短之時、廣狹之處定其旨也。

童子登樓之日，倏見前因。

善財童子登彌勒樓閣，見彌勒三生之事。

成現而雖圓至道，弘闡而全在當人。

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十方三世諸佛，皆是了心成佛。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所以由人信故，乃能弘之。又人即是法，法即是人。離人無有法，離法無有人。故云此法先佛已說，後佛隨順，不加一字。故云佛以法為師。如燕公張悅問水南善知識云：法在前耶？佛在前耶？答云：法在前，諸佛所師，所謂法故。便被難云：若爾，最初成佛，前無佛說，何由悟法？答云：自然而悟。如月令中，獺乃祭天，豈有人教？燕公大伏也。

殊功警世，大用通神。樂蘊奇音，指妙而宮商應節；心懷覺性，智巧而動用冥真。

首楞嚴經云：譬如琴、瑟、箜篌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汝與眾生，亦復如是。寶覺真心，各各圓滿。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；汝暨舉心，塵勞先起。是知指不妙故，五音不成；智不巧故，一心不現。如藏教是拙度，通教是巧度。又但了諸法實相，不須勤苦而修，是名巧度。

十力功高，上賢能踐。日月潛光，山川迴轉。

龐居士偈云：劫火燃天天不熱，嵐風吹動不聞聲。百川競注海之溢，五嶽名山不見形。澄清靜慮無蹤跡，千途盡總入無生。故知無有一法不入一心無生之旨。

摧慢峯兮涸愛河，拆疑城兮截魔罥。

若了一心，悟法空理，則入平等際，住實相門，乃能倒慢山，拔愛箭，裂疑網，突魔圍。何者？以達魔界即佛界，歸一實心故。如論有喻云：譬如蠅能緣一切物，唯不能緣火燄，緣火燄即為燒故。魔亦如是，能緣一切法，唯不能緣諸法實相。若入實相，魔即實相，何所惑耶？故論云：魔界如，佛界如，一如無二如，皆

法界印。豈以法界印，更壞法界印？又論云：絕見解般若菩薩，如捕魚人，見一大魚，入深大水，鈎網所不及，則絕望憂愁，以離六十二見網故。

明之而法法在我，巨嶽可移；昧之而事事隨他，纖毫莫辯。

還源觀云：明者德隆於即日，昧者望絕於多生。又李長者論云：迷之者歷劫浪修，悟之者當體凝寂。皆是一心迷悟，致茲得失。

法無難易，轉變由人。

迷時人逐法，悟了法由人。迷時執心為境，被境所轉；悟時了境即心，一切由我。

促多生於一念，化寒谷為芳春。

一念證真，功超累劫。如寒谷遇春，萌芽頓發。故華嚴論云：不如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彼三乘權學等見。如華嚴策林問云：成功立德，三教修同。如何此經讚無功用？答：緣修積行，即說立功。造極體真，須忘功用。無功即功，流未來際。無用之用，用周十方。無功之功，曰真功矣。如乘舟入海，頓息篙橈。而舉帆隨風，萬里非遠。功用行息，是止篙橈。無相智圓，即錦帆高舉，無依無住。既無功用，則處法流，長遊智海。

秉大矩而燭幽關，炳然見旨；駕迅航而渡深濟，倏爾登真。

若直了一心，菩提易辦。如登車立屆於遐方，似乘船坐至於千里。

生如來家之要。

若心外行法，是生世俗家。若了心即佛，是生如來家。此一心法，諸佛本宗。語默卷舒，常順一真之道。治生產業，不違實相之門。運用施為，念念而未離法界。行住坐臥，步步而常在其中。若不信之人，對面千里。如寒山子詩云：可貴天然物，獨一無伴侶。促之在方寸，延之一切處。汝若不信受，相逢不相遇。如明達之者，寓目關懷，悉能先覺。若未遇之子，可以事知，舉動施為，未嘗間斷。如蔡順，字君仲。順少孤，養母。常出求薪，有客卒至，母望順不還，乃囓其指。順即心動，棄薪馳歸，跪問其故。母曰：有急客來，吾囓指以悟汝耳。又唐裴敬彝，父為陳王典所殺。敬彝時在城，忽自覺流涕不食，謂人曰：我大人凡有痛處，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，手足皆廢，事在不測。遂乃歸覲，父果已死。又唐張志安，居鄉閭稱孝，差為里尹。在縣忽稱母疾急，縣令問志安，曰：母有疾，志安亦病。志安適患心痛，是以知母有疾。令因之差人覆之，果如所說。尋奏高表門閭，拜為散騎常侍。

行菩薩道之因。

法華經云：若未聞法華經者，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；若有得聞是經典者，乃能善行菩薩之道。又菩薩所修萬行，皆是不空如來藏真心不變性起功德。如起信論云：復次，真如依言說分別，有二種義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如實空，以能究竟顯實故；二者、如實不空，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。華嚴記云：自性清淨心，不與妄合，則名為空；性具萬德，即名不空。若離妄心，實無可空，則顯空藏。因妄而顯不空藏，要由翻染，方顯不空。如本有檀德，今為慳貪；本有尸德，今隨五欲；本有寂定，今為亂想；本有大智，今為愚癡。是則慳藏於施，乃至愚藏於慧。故論云：以知法性無慳貪故，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。萬行例然。故本有真實識知義云：若心有動，非真識知。明妄心之動，藏其真如。是以即妄之空，藏不空之萬德。故經云：知妄本自真，見佛則清淨。以能究竟顯實，故名為空。故知空藏，能藏不空。能藏既空，則顯不空藏之本來具矣。又普賢行遊入十方，略有十門：一、入世界，法界緣起於即入故。二、入眾生界，生界、佛界無二體故。三、供養，一一供具皆稱真故。四、明請法，窮法界智，無時不請諸佛，無時不雨法故。五、大智攝生，了生迷倒而無眾生，不礙化故。六、明現通，十方塵剎互入重重，震動現相而無息故。七、常寂定，未曾一念有起動故。八、廣出生，念念毛孔出現諸境，無窮盡故。九者、說法，念念常雨無邊法雨，雨一切故。十、明總說，上之九義，舉一全收，無前後故。

萬別千差，靡出虛空之性；尊高卑下，難逃平等之津。

一切法性，即是眾生心性。眾生心性，即是虛空性。問：真妄相乖，其猶水火。云何此二，得交徹耶？答：真妄二法，同一心故，而得交徹。若演若達，多狂故失頭，却復本心，頭不曾失。設爾狂時，頭亦不失。狂情纔歇，歇即菩提。性淨明心，不從人得。如迷真執妄，迷情纔悟，即復真心。設正迷時，真亦不失。

剪惑裁疑，標真顯正。使佛法之穹崇，致宗門之昌盛。類秋江萬影而交羅。

經明十喻中，一如影喻，一喻體虛無實，二喻有用能蔭覆義。故華嚴記云：如明淨物得日光曜，於屋壁上有光影現。如來應機現身亦爾，謂曰喻如來，身樹等質以喻眾生。日無異體，質有萬差，樹側影邪、形端影正，影不現於日內，但有質邊弄影多端，隨心萬品。

狀，寒室千燈而互暎。

一室千燈，光光涉入，一心萬境，萬境一心，如光無礙。

若鳥戞以翱翔，似魚沈淵而游泳。

入楞伽經云：若一切唯心，世間何處住？去來依何法？云何見地中？如鳥虛空中，依心風而去，不住不觀察，於地上而去。如是諸眾生，依分別心動，自心中來去，如空中飛鳥。見是資生器，佛說心如是。故知舉足下足，不離自心。如鳥若離空，何以騫翥？魚若離水，豈得浮沈？故祖師彌遮迦問祖師婆須蜜曰：何方而來？復往何許？答曰：從自心來，復往無處。

啼笑而佛慧分明，行坐而覺源清淨。

長者論云：不乖當念，蘊功即佛，都無時分遷轉之相，應真自性，常轉法輪。又云：纖塵不隔於十方，毛孔詎妨於剎海？又云：三世一念，古今咸即。過去、未來無盡之劫，同時無礙，一念成正覺時也。三賢菩薩念念入法流水中，任運至佛。初水、後水，一性水故；因佛、果佛，一性佛故。於其中間無初、中、後，不隔念故，依本法故，無念可隔，因果便終。一念相應一念佛，不論相好及與神通，相好、神通從此正覺中得。若證正覺，即不著諸相，但以覺道相應故，神通、相好不求自至。又云：明眾生世間即法界故，眾生性即不思議故，眾生分別即如來智故。又如來根本智是眾生分別心，契同無二故，法界自在。

妙解而唯應我，是列祖襟喉。

此心賦者，但說真心，不言妄識。以真心妄心，各有性相。且真心以靈知寂照為心，不空無住為體，實相為相。妄心以六塵緣影為心，無性為體，攀緣思慮為相。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，而無自體。但是前塵，隨境有無。境來即生，境去即滅。因境而起，全境是心。又因心照境，全心是境。各無自性，唯是因緣。故法句經云：燄光無水，但陽氣耳。陰中無色，但緣氣耳。以熱時炎氣，因日光爍，遠看似水，但從想生，唯陽氣耳。此虛妄色心，亦復如是。以自業為因，父母外塵為緣，和合似現色心，唯緣氣耳。故圓覺經云：妄認六塵緣影，為自心性。故知此能推之心，若無因緣，即不生起。但從緣生，緣生之法，皆是無常。如鏡裏之形，無體而全因外境；似水中之月，不實而虛現空輪。認此為真，愚之甚矣。所以慶喜執而無據，七處茫然；二祖了而不生，一言契道。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，即知真心遍一切處。悟此為宗，遂乃最初紹於祖位。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，乃至於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七大性，一一微細窮詰，徹底唯空，皆無自性。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，又非自然無因而生，悉是意言識想分別。因茲豁悟妙明真心，廣大含容，徧一切處。即與大眾俱達此心，同聲讚佛云：妙湛總持不動尊，首楞嚴王世希有。消我億劫顛倒想，不歷僧祇獲法身。即同初祖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此一真心，則列祖之襟喉也。

通心而莫更餘思。羣賢性命。

如不增不減經云：甚深義者，即第一義諦。第一義諦者，即眾生界。眾生界者，即如來藏。如來藏者，即法身。釋曰：夫心者，為諸法總持之門，作萬有真實之性，故稱第一義諦。雜雜心念，故號眾生。是心之界，即眾生界。從真如性起，名曰如來。無所缺減，乃目為藏。能積聚恒沙功德，故名法身。是以仁王經云：最初一念，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。諸身分中，命根為上；諸法門中，心為其上。

註心賦卷第一

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

逆順同歸，行住不離。雨寶而摩尼絕意，演教而天鼓無私。

摩尼天鼓，皆無功用，無私成事，並況真心寂用無滯也。如還源觀云：定光顯現無念觀者，謂一乘教中白淨寶網，萬字輪王之寶珠。此珠體性明徹，十方齊照，無私成事。念者，皆從雖現奇功，心無念慮。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，無思念慮，任運成事。如彼寶珠，遠近齊照，分明顯現，廓徹虛空。如華嚴經云：時天鼓中出聲告言：諸天子，菩薩摩訶薩非此命終而生彼間，但以神通，隨諸眾生心之所宜，令其得見。諸天子，如我今者，非眼所見而能出聲。如普賢行願序云：圓音非扣而長演，果海離念而心傳，萬行忘照而齊修，漸頓無礙而雙入。

重重而理事相須，恒體恒用；一一而有空齊現，常寂常知。

理因心成，事從理顯，體冥於理，用興於事，即體之用體不失，即用之體用不亡，故云恒體恒用。又有從心作，空從心現，空故常寂，有故常知，即寂而知，知不失寂，即知而寂，寂不失知，故云常寂常知。所以云有為法從心生，無為法從心現。

迎之弗前，隨之不後。匿纖芥而非無，展十方而曷有。旋轉陀羅之內，常當大士之心。

法華經云：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，得見我身，甚大歡喜，轉復精進。以見我故，即得三昧，名為旋陀羅尼，百千萬億旋陀羅尼。此法華經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直於眾生心中開佛知見。佛知見者，即是一切眾生真心。若持此經，即大心菩薩，故云常當大士之心。

嚬呻三昧之中，不墮二乘之手。

師子嚬呻三昧者，此明如來以即用之體無非法界，即體之用緣起萬差，其理事皆無障礙，名師子嚬呻。如華嚴經云：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，大悲為首，入師子嚬呻三昧。時逝多林菩薩大眾悉見一切盡法界、虛空界、一切佛剎，乃至或入佛所住三昧無差別大神變，即頓證逝多林中。而諸聲聞等不知不見，如聾如盲。

一理當鋒，萬境皆融。囊括智源之底，冠擎法海之宗。

諦了一心，無事不達，無理不通，該古括今，收無不盡。如寶藏論中本際虛玄品云：經云：佛性平等，廣大難量。凡聖不二，一切圓滿。咸備草木，周遍螻蟻，乃至微塵毛髮，莫不含一而有。故云：能了知一，萬事畢也。是以一切眾生，皆乘一而生，故為

一乘。若迷故則異，覺故則一。故云：前念是凡，後念即聖。又云：一念知一切法也。是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故知以一知法，功成萬像。故經云：一切若有心即迷，一切若無心即遍十方。故真一萬差，萬差真一。譬如海涌千波，千波即海，一切皆無有異也。夫言一者，對彼異情。情既非異，一亦非一。非一不一，假號真一。夫言一者，非名字所統也。是以一非見一，若有所見，則有二也，不得名為真一也。

如覩鏡中現千重之影像，猶窺牖隙見無際之虛。

此並況一心具斯大用，如見波諳海，見土知山。

萬彙雖分，還歸一總。

此一心法，舒遍法界，卷入一塵，則心賦指歸，至萬法源底。一切智慧之本，無邊行願之宗，不達斯文，無路成佛。出必由戶，斯之謂歟？諸大乘詮，證明非一，皆云鏡一心之玄極，囊萬法之根由。如華嚴經云：菩薩知一切法皆是自心。又云：解了世間皆如變化，明達眾生唯是一法。又頌云：有數無數一切劫，菩薩了知即一念，於此善入菩提行，常勤修習不退轉。又頌云：諸佛隨宜所作業，無量無邊等法界，智者能以一方便，一切了知無不盡。

渤澥之潤同濫觴，十方之空齊芥孔。

溼性與空性，俱無大小，盡況平等真心，無有勝劣。

其猶今古之日，照無異明；仍侔過現之風，鼓無二動。

日光無私，動性不二，皆表真心之德也。

履實際地，沖涅槃天。掘眾生之乾土，涌善逝之智泉。

法華經云：譬如有人，渴乏須水，於彼高原，穿鑿求之，猶見乾土，知水尚遠，施功不已，轉見溼土，遂漸至泥，其心決定，知水必近。眾生如乾土，聲聞如溼土，菩薩如泥，諸佛如水。

聲聞之，焦芽蘗綻。

淨名經云：二乘如焦芽敗種，不能發無上道心。後於法華會中，深入一乘，得受真記，重發圓信之芽，結菩提之果。

華王之極果功圓。

眾生之心，是諸佛果源。故華嚴疏云：十方諸佛，證眾生之體，用眾生之用。又經云：十方諸佛，於一小眾生心念中，念念成正覺，轉法輪，而眾生不覺不知。

如得返魂之香，枯荄再發；似服還丹之藥，寒燄重燃。

如返魂之香力，善起死屍；猶還丹之藥功，能換凡骨。況一心之功力，處凡身而成聖體，即生死而入涅槃，亦如枯樹生華，寒灰發燄矣。如聲聞於法華會上，見如來性，得受佛記，則如焦穀生芽，盲聾視聽，死屍再起，寒燄重燃。

了達無疑，何勞科判。駕牛車而立至祇林，乘慈舟而坐昇彼岸。

但信自心，他疑頓斷。故信心銘云：狐疑淨盡，正信調直。又若信心，即不信一切法。如古德云：謂自心智信，還信自心的，非心外別有能信之者。又信若不信自心，不名正信。心即體也，此則體信不二。故起信論云：自信己心，知心妄動，修遠離法。是知所說一切理智等事，並不離心，是故我等悉皆有分。

千年闇室，而破在一燈；無始樊籠，而唯憑妙觀。

千年闇室，一燈能破；無始結業，實觀能消。實觀者，即是正觀；正觀者，即是觀心。故云：若自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

臨法國土，無小境而不降；靜佛邊疆，豈一塵而作亂。

華嚴經云：三界唯心，三世唯心。則豈有一境一塵而相違背？又如華嚴經頌云：覺悟法王真實法，於中無著亦無縛，如是自在心無礙，未曾見有一法起。

超情絕解，對此無言。旨冥真極，道契玄源。

夫直了一心，非真非妄，不即不離。何者？真妄無性，常契一源，豈有二心而互相即？以性源無染，妄不可得，如勾刀不能斫石，若霧不能染空。為不了一心之人，所以說即。如台教問云：無明即法性。無復無明，與誰相即？答：為不識冰人，指水是冰，指水是冰，但有名字，寧復有二物相即耶？是知時節有異，融結隨緣，溼性常在，未曾變動。乃至即凡即聖，亦復如是。凡聖但名，一體無異。故先德釋華嚴經云：一世界盡，法界亦如是者，知一眼如，一切眼如皆然。舉譬如一人，身有手足，一切人皆有手足。是知不了此一心，皆成二見。若凡夫執著此心，造輪迴業；二乘厭棄此心，求灰斷果。又凡夫無眼，將菩提智照，成煩惱火燒。如大富盲兒，坐寶藏中，舉動罣礙，為寶所傷。二乘將如來四德祕藏，為無常五陰，謂是賊虎龍蛇，怕怖馳走。縛脫雖殊，取捨俱失。若諦了通達之者，不起不滅，無得無生。了此妄心，念念無體，從何起執？念念自離，不須斷滅。尚不得一，何況二乎？故知諸法順如，證圓成而情無理有；羣情違旨，執遍計而情有理無。順常在違，一道而何曾失體？情不乖理，千途而未暫分岐。洞之而情理絕名，了之而順違無地。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，念念皆歸無得之宗。天真自然，非干造作。

二諦推而莫知，理中第一；三際求而罔得，法內稱尊。

此一心法，非俗不離俗，非真不離真。又雖非真非俗，而能真能俗，即不可以俗諦求、真諦取，故云二諦推而莫知。又此一心，非過去法不住前際，非未來法不住後際，非現在法不住中際，故

云三際求而罔得。若不信心，萬行虛設。故大智度論云：若不知諸法無差別相，至於三歸五戒亦不成就。為不了諸行根本故，不知諸法體性故，不明諸境真實故。是以先德云：菩薩初悟一切法自性平等。云何平等？入於諸法真實性故。謂真實性中無差別相，無種種相，無無量相，萬法一如，何有不等？此真實性依何立故？復次，明證無依法，所謂不依於色，不依於空。若萬法依空，空無所依；今萬法依真，真無所依，即無依印法門。故捨離世間，世間即有種種差別，斯則性常不立，何況於相？亦不依空立色，亦不依色立空，亦無異無不異，無即無不即，斯見即絕，強名內證。所以華嚴頌云：設於念念中，供養無量佛，未知真實法，不名為供養。又頌云：雖盡未來際，遍遊諸佛剎，不求此妙法，終不成菩提。又頌云：設於無數劫，財寶施於佛，不知佛實相，此亦不名施。故知六度萬行，若不直了一心，無一行門而得成就。

覺樹根株，教門頭首。

此一心法，諸佛成道之本，菩薩悟入之初。如大集經云：佛告賢護：我念往昔有佛世尊，號須波日。時有一人，行值曠野，飢渴困苦，遂即睡眠。夢中具得諸種上妙美食，食之既飽，無復飢虛。從是寤已，還復飢渴。是人因此即自思惟：如是諸法，皆空無實，猶夢所見，本自非真。如是觀時，悟無生忍，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又如人以寶倚瑠璃上，影現其中。亦如比丘觀骨，起種種光。此無持來者，無有是骨，是意作耳。又大方等大集經云：復次賢護，譬如比丘修不淨觀，見新死屍，形色始變，或青或黃，或黑或赤，乃至觀骨離散。而彼骨散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唯心所作，還見自心。又如鏡中像，不外來，不中生。以鏡淨故，自見其形。行人色清淨，所見者清淨。欲見佛即見佛，見即問，問即報。聞經大歡喜，自念：佛從何所來，我亦無所至。我所念即見心作佛，心自見，心見佛。心是佛，心是我。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。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可示者，皆念所為。設有其念，亦了無所有空耳。是名佛印。

安詳作象王之行，決定成師之吼。

象王行，威儀安詳，表普賢之行。師子吼者，師子吼有四義：一、百獸腦裂，喻菩薩說法，百法俱破；二、香象降伏，喻菩薩說法，天魔降伏；三、飛鳥墮落，喻外道邪見墮落；四、水族潛藏，喻煩惱潛藏。又涅槃經云：師子吼者，決定說一切眾生有佛性。又云：但有心者，皆得成佛。又云：有所得，野干鳴；無所得，師子吼。以心外無法，即無所得。

欲薦默傳之法，合在言前；將陳祕密之門，寧思機後。

達磨西來，默傳心印，唯默知之一字。若機緣不逗，終不顯揚，直候親承，爾乃印可，此是自證法門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言說。又悟落第二頭，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矣。

圓宗燄火，手觸應難。

論云：般若波羅蜜，猶如大火聚，四面不可觸，觸即燒手。若說有、說無、說亦有亦無、說非有非無四句，乃至複四句、具足四句，及絕言等，皆謗般若。如觸火四邊，皆燒著手。故云：離四句，絕百非。若得四悉檀意了之，如清涼池，四門可入，皆總得道。

驅四句於虛無之外，殄百非於寂寞之間。

墮落四句，皆成邊見。若見一法，盡處百非。若能頓了心宗，見網自然迴出，隨處得道，舉念皆宗。故云：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。華嚴經云：遠離二邊，契於中道。古釋云：二邊有四：一、染淨，二、約惑。縛、脫通惑業，三、有無通事理，四、一異約心境。何以有此？謂成菩提。既離細念，妄惑盡已，顯現法身，智慧純淨。若為是見，未免是邊。故經云：若有見正覺，解脫離諸漏，不著一切世，此非證道眼。今了於惑，體性本空，後無所淨，故離二邊。又染淨交徹，故無住著，是曰離邊。縛脫者，謂昔常被惑業繫縛，流轉無窮，今得菩提，釋然解脫。若謂此見即是住邊，菩薩智了本自無縛，於何有解？無縛無解則無著，故得離耳。有無通事理者，若昔謂或有，今了或空；二謂以空，今知妙有。又真樂本有，失而不知；妄苦本空，得而不覺，今日始知。若如是知，並未離邊。又煩惱、業、苦本有今無，菩提、佛身本無今有等，皆三世有法。菩提之性不屬三世，故三世有無皆是邊攝。真智契理，絕於三世，故離有無之二邊等。一異有二：一者、心境不了則二，契合則一，亦成於邊；二者、生佛有異，今了一性，亦名為邊。今正覺了此中有無無二，無二亦復無大智善見者，如理安住，故離此邊。而言昔者，謂斷常、來去、生滅、依正，雖是二法，皆攝為邊。又二與不二，亦名為邊。今一契菩提，一切都寂，故云遠離。

如那羅箭之功，勢穿鐵鼓。

那羅延箭，能穿鐵鼓。

似金剛鎚之力，擬碎邪山。

金剛之鎚，能碎金山。

成七辯才。

有七辯才者：一、捷疾辯，卒答不思；二、利辯，音聲清巧；三、無盡辯，問答無窮；四、無斷辯，流注相續；五、隨應辯，

對機授藥；六、第一義辯，善說實相；七、世間最上辯，超出羣類。已上七辯，皆從心慧而發。

具四無畏。

四無畏者：一、一切智無畏；二、漏盡無畏；三、說障道無畏；四、說盡苦道無畏。華嚴經頌云：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了彼互生起，當成無所畏。即是了心成佛，心外無法對待，故一切處無畏。

人中日用之韜鈐，世上時機之經緯。

眾生日用而不知，如魚在水不見水，鳥處空不見空，人在道不識道。

若森羅之吐孕，總攝地輪。

一切萬物從大地而生，一切萬法從心地而出。

猶萬物之發生，皆含一氣。

易鉤命訣云：天地未分之前，謂之一氣，於中則有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、太極，為五運也。運即是運數，謂時改易，初取易義也。元氣始散，謂之太初，氣形之端，謂之太始，形變有質，謂之太素，質形已具，謂之轉變五氣，故稱五運，皆是天道已分也。

玄邈甚深，力自堪任。

一切眾生皆自有真心之力，如起信論云：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一切功德，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等也。

月渚煙林而常談妙旨，雲臺寶網而盡演圓音。

華嚴經云：大光明網雲臺中而說頌言：佛無等等如盡空，十方無量勝功德，人間最勝世中上。釋師子法加於彼。又云：一切供養具雲中自然出音而說頌曰：神通力用不可量，願隨眾生心樂說。又云：佛光明中於一切菩薩眾會之前而說頌言：神通自在無邊量，一念皆令得解脫。長者論：問曰：大眾何不以言自問？因何默念致疑？何不自以言讚勸請？云何供具雲出音請佛？答曰：明佛得法界心，與一切眾生同心故。以心不異故，知彼心疑。供具說頌者，明一切法總法界體也。法界不思議，一切法不思議故，明聖眾心境無二故。凡夫迷法界，自見心境有二故，顛倒生也。

餐香積之廚，真堪入律。

淨名經云：香積世界，彼國菩薩聞香入律，即獲一切功德藏三昧。若從香入法界者，自身即是香眾世界，自心即是香積如來。無量功德，一心圓滿。悟入此者，何假外求？香界既然，十八界亦爾。盡是棲神之地，皆為得道之場。

聽風柯之響，密可傳心。

阿彌陀經云：水鳥樹林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是知境是即心之境，心是即境之心，能所似分，一體無異。若能見境識心，便是密傳之旨，終無一法與人。

莫尚他宗，須遵此令。出世之大事功終，入禪之本參學竟。

釋迦出世，為一大事因緣，開眾生心中佛之知見。達磨西來，唯以心傳心。今但悟一心，自覺覺他，已諧本願。如高僧釋曇遂每言：三界虛妄，但是一心。追求外境，未悟難息。又高僧解脫和尚依華嚴作佛光觀，於清宵月夜光中，忽見化佛說偈云：諸佛祕密甚深法，曠劫修行今乃得。若人開明此法門，一切諸佛皆隨喜。解脫和尚乃禮拜問云：此法門如何開示於人？化佛遂隱身不現，空中偈答云：方便智為燈，照見心境界。欲知真實法，一切無所見。

直言不謬，指南之車轍非虛。

若以心示人，皆歸正法，不落邪見，如指南之車，皆歸正道。

的示無疑，鷄犀之枕紋常正。

有駭鷄犀枕，四面觀之，其形常正。正法觀心之人，一切皆正。如云：邪人觀正法，正法亦隨邪；正人觀邪法，邪法亦隨正。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尚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答云：大似駭鷄犀。

絕待英靈，一念齊成。轉變天地，撼動神明。孰見不喜，誰聞弗驚。普現心光，標人間之萬號。

萬法無體，因心得名。乃至觀於他心，微細可鑒。皆是以心知心，似分能所。四祖云：一切神通作用，皆是自心。所以經云：諸佛於不二法中，現大神變。華嚴記云：釋他心通者，攝境從心。不壞境者，即示心境有無。護法云：若得本質，恐壞唯心。既不壞境，得之何妨？壞有何失？以無心於萬物，萬物未嘗無。此得在於神靜，失在於物虛，謂物實有故。若唯心壞境，則得在於境空，失在於心有故。以境由心變，故說唯心。所變不無，何必須壞？若以緣生無性，則心境兩亡。故云借心以遣境，而心亡非獨存心矣。二云能所兩亡，不獨存故者。上不壞境，且遣懼質之病。今遣空有之理，故心境並許存亡。心境相籍故空，相依緣生故有。有即存也，空即亡也。空有交徹，存亡兩全。第一義唯心，非一非異者。正出具分唯心之理。雖有唯心之義，尚通生滅。唯心雖兩亡不羈，而未言心境相攝。今分明具唯識故，故云第一義唯心。同第一義故非異，不壞能所故非一。非一故有能所，緣他義成矣。非異故能所平等，唯心義成矣。云正緣他時，即是自故者，結成得於本質，無心外過；以即自故，不失唯識。是以即佛心之眾生心下，第二、正示法性他心之相。此有兩對語：前對明所緣，後對明能緣。今初，言即佛心之眾生心者，此

明所緣；眾生心即是佛心，此明不異。次云非即眾生心之佛心者，此句明眾生心與佛心非即非即，於有所緣非異故，不壞唯心義。言為所緣者，結成所緣，簡非能緣也。次下辯能緣。云以即眾生心之佛心者，此句明能緣；佛心即是眾生心，明非異。次云非即佛心之眾生心者，此明佛心與眾生心有非一義。非一故，為能緣；非異故，不壞唯識之義。言為能緣者，結成能緣，簡非所緣也。更以喻況，如水和乳，乳為所和，喻眾生心是所緣；水為能和，喻佛心為能緣。以此二和合，如似一味，鵝王啑之，乳盡水存，則知非一。然此水名即乳之水，此乳名即水之乳，二雖相似，而有不一之義，故應喻之。以即水之乳、非即乳之水為所和，以即乳之水、非即水之乳為能和，義可知矣。

遍該識性，猶帝釋之千名。

天帝釋有千種名：一名帝釋，二名喬尸迦等。如云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解脫、玄珠、靈性等，皆是心之別稱。

妙覺非遙，當人不遠。

心證菩提，即心而已。離心無佛，離佛無心，了了識心，惺惺見佛。如大集經云：復次賢護！如人盛壯，容貌端嚴，欲觀己形美惡好醜，即便取器盛彼清油，或時淨水，或取水精，或執明鏡，用是四物觀己面像，善惡妍醜顯現分明。賢護！於意云何？彼所見像於此油、水、水精、明鏡四處現時，是為先有耶？賢護答言：不也。曰：是豈本無耶？答言：不也。曰：是為在內耶？答言：不也。曰：是豈在外耶？答言：不也。世尊！唯彼油、水、水精、鏡諸物清朗，無濁無滓，其形在前，彼像隨現。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，亦非餘處來，非自然有，非人造作。當知彼像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無有住所。時彼賢護如是答已，佛言：賢護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諸物清淨，彼色明朗，影像自現，不用多功。菩薩亦爾，一心善思見諸如來，見已即住，住已問義，解釋歡喜。即復思惟：今此佛者從何所來？而我是身復從何出？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。我身亦爾，本無出趣，豈有轉還？彼復應作如是思惟：今此三界唯自心有。何以故？隨彼心念還自見心。今我從心見佛，我心作佛，我心是佛，我心是如來，我心是我身，我心見佛。心不知心，心不見心。心有想念則成生死，心無想念即是涅槃。諸法不真，思想緣起。所思既寂，能想亦空。賢護當知，諸菩薩等因此三昧證大菩提。

隨法性而雲散晴空，任智用而華開媚苑。

長者論云：隨法性則萬法俱寂，隨智用則萬法俱生，不離一真化，儀儀百變。

攀覺樹而不榮，陷鐵圍而非損。冒境而朝宗悟旨，諸佛果源；拶目而得意真真，羣生理本。

真俗之法，邪正之門，皆是一心以為根本。如安心法門云：迷時人逐法，解時法逐人。解則識攝色，迷則色攝識。但有心分別計校，自心現量者，悉皆是夢。若識心寂滅，無一動念處，是名正覺。問：云何自心現？答：見一切法有，有自不有，自心計作有。見一切法無，無自不無，自心計作無。又若人造一切罪，自見已之法王，即得解脫。若從事上得解者，氣力壯。從事中見法者，即處處不失念。從文字解者，氣力弱。即事即法者，深從汝種種運為，跳踉癲蹶，悉不出法界，亦不入法界。若以界入界，即是癡人。凡有所施為，終不出法界心。何以故？心體是法界故。又非獨羣生理本，亦是山河大地之本，人我眾生之本。如宗密禪師原人論，明窮人之本原。如儒宗命由於天，關於時運。道教生於元氣，小乘教我為其本，權教但說空為本。儒道二教，原人之本，人畜等類，皆是虛無。天道生成養育，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，元氣生天地，天地生萬物，故愚智皆稟於天。由於時命，故死後却歸天地，復其虛無。若佛權教說，如中觀論云：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。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若約此原，身心境皆空。身原是空，空即是本者。若心境皆無，知無者誰？又若都無實法，依何現諸虛妄？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，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。如無溼性不變之水，何有假相虛妄之波？若無淨明不變之鏡，何有青黃長短之影？故知空教但破執情。如法鼓經云：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。有餘者，餘義未了也。大品經云：空是大乘之初門，未是究竟之說。今依性教佛了義經說，直顯真源。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，無始已來常住清淨，昭昭不昧，了了能知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如來藏。從無始際，妄想翳之，不自覺知，但認凡質，故耽著結業，受生死苦。大覺愍之，說一切皆空。又開示靈覺，真心清淨，全同諸佛。故華嚴經云：佛子！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無礙智即得現前。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，塵況眾生，經況佛智。次後又云：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眾生，而作是言：奇哉！奇哉！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，迷惑不見？我當教以聖道，令其永離妄想，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，與佛無異。評曰：我等多劫未遇真宗，不解反自原身，但執虛妄之相，甘認凡下，或畜或人。今約至教原之，方覺本來是佛。故須行依佛行，心契佛心，反本還源，斷除凡習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，自然應用恒沙，名之曰佛。當知迷悟同一真心。大哉妙門！原人至此。今會通本末者，且真心之性雖為身本生起，蓋有因由，但緣

前宗未了，所以破之。今將本末會通，乃至儒道亦是。何者？總不出一心故。謂初唯是一心，真靈之性不生不滅，眾生迷睡不自覺知，由隱覆故，名如來藏。依如來藏故，有生滅心相。所謂不生滅真心，與生滅妄想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為阿賴耶識。此識有覺、不覺二義。依不覺故，最初動念，名為業相。又不覺此念本無，故轉成能見之識，及所見境界相現。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，執為定有，名為法執。執此等故，遂見自他之殊，便成我執。執我相故，違順情生，憎愛業起，隨善惡業，運於中陰，入母胎中，稟氣受質。此會儒道說，以氣為本。氣則頓具四大，漸成諸根。心則頓具四蘊，漸成諸識。十月滿足，生來名人，即我等身心是也。然所稟之氣，展轉推本，即混一之元氣也。所起之心，展轉窮源，即真一之靈心也。究實言之，心外的無別法，元氣亦從心之所變，屬前轉識。所見之境，是阿賴耶相分所攝。從初一念業相，分為心境之二。心既從細至麤，展轉妄計，乃至造業，成六麤之相，受苦無窮。境亦從微至著，展轉變起，乃至天地成住壞空，周而復始。又業既成熟，即從父母稟受二氣，與業識和合，成就人身。據此，則心識所變之境，乃成二分。一分却與心識和合成人，一分不與心合，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。唯人靈者，由與心神合也。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，正是此也。但能反照心源，靈性顯現，無法不達，名法報身。自然應現無窮，名化身佛。是知若了一心，三身頓現。故般若吟云：悟則三身佛，迷疑萬卷經。即知三教皆一真心，為原人之本。

祖佛不道，父母非親。

第八祖佛陀難提問佛馱密多曰：父母非我親，誰為最親者？諸佛非我道，誰為最道者？偈答云：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，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

知三有異我，而明佛性。

大涅槃經云：迦葉菩薩問：二十五有有我不？答曰：有。我即佛性，此是真我，具八大自在義，即是常樂我淨四德涅槃，非外道凡夫所執之我。如華嚴記云：佛性之體，體非因果。因中取之，名為因性。果中取之，名為果性。非是佛性分成因果。如瓶取空，是瓶中空。世界取空，是世界中空。空無有異。故言眾生智慧是佛性因，菩提涅槃是佛性果。非是佛性分成因果。故結示云：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若以無障礙法界為宗，則法性即佛性，知一切法即心自性。若以心性為佛性者，無法非心性，則不隔內外，而體非內外。內外屬相，性不同相，何有內外？然迷一性而變成外，外既唯心，何有非佛？所變無實，故說牆壁，言無佛

性。以性該相，無非性矣。如煙因火，煙即是火，而煙鬱火。依性起相，相翳於性。如即水成波，波即是水。境因心變，境不異心。心若有性，境寧非有？況心與境，皆即真性。真性不二，心境豈乖？若以性從相，不妨內外境而例於心。今有覺知修行作佛，即是邪見外道之法。故須常照，不即不離，不一不異，無所惑矣。故云：則非內非外，隨物迷悟，強說昇沈。又華嚴策林：問：眾生與佛，迷悟不同。眾生則六道循環，佛則萬德圓滿。如何有即眾生即佛，二互相收，混亂因緣，全乖法界？答：夫真元莫二，妙旨常均。特由迷悟不同，遂有眾生與佛。迷真起妄，假號眾生。體妄即真，故稱為佛。妄則全迷，真理雖真。無迷悟即，迷本是真。非是新有，迷因橫起。若執東為西，悟解理生，如東本不易。就相假稱生佛，約體故得相收。不見此源，迷由未醒。了斯玄妙，成佛須臾。經云：法界眾生界，究竟無差別。一切悉了知，此是如來境。如來纔成正覺，普見眾生。已成正覺，眾生向佛心中自受其苦。冀希玄之士，無捨妄以求真。

會萬物為己，而成聖人。

肇法師云：會萬物為自己者，其唯聖人乎。又云：聖遠乎哉，體之即神。道遠乎哉，觸事而真。夫云聖人者，聖即正也。了心悟道，即是正人。迷心背道，即是邪人。邪正由心，淨穢在我。

一兩真金勝氈花千斤之價值。

高僧釋道世云：勤勇懺悔者，雖知依理，須知心妄動。若真悟心，遠離前境者，如經云：譬如氈花千斤，不如真金一兩。喻能觀心勝，即滅罪強。又華嚴策問：二障塵沙，尚非所喻。阿僧祇劫，未得斷名。十地聖人，分分漸損。如何一斷一切斷耶？既越常規，難以取信。答：惑本無從，迷真忽起。迷而不返，瀾漫無涯。若纖雲布空，其來無所。須臾彌滿，六合黯然。長風忽來，倏爾雲盡。千里無點，萬像歷然。方便風生，照惑無性。本空顯現，眾德本圓。八萬塵勞，皆波羅蜜。恒沙惑障，並是真源。眼翳未除，空華亂起。但淨法眼，何惑不除？滯執堅牢，居然多劫。

半株檀樹，改伊蘭四十之由旬。

經云：一株檀樹，能改四十由旬之伊蘭林。況一真心法，能破一切染法。如台教立無生一法，為破一切法遍。

上上真機，滔滔法海。墮無明而不可隳，縱神力而焉能改。

此一心法，是普眼門，唯對上機，方能信入。淪五趣而不墜，登一相而非昇，以是不變易之法故。

設戴角披毛之者，本性非殊；任形消骨散之人，至靈常在。

如般若吟云：百骸雖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又首楞嚴經云：縱汝形銷，命光遷謝，此性云何為汝銷滅？

等覺不遷，隨物周旋。

經云：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，不壞假名而談實相。若等覺之心即不動，以染淨之覺隨緣而作諸法，亦不壞諸法而談實相。以諸法無體不可壞，若壞即失諸法本空故。

為出世真慈之父，作歸宗所敬之天。

如宗鏡錄中，立真心為宗，祖佛同證，即不立眾生緣慮妄心。此心無體，諸經所破。然此妄心，無體即真，故不用破。以眾生執實，故須破之。宗鏡錄云：心有二種：一、隨染緣所起妄心，而無自體。但是前塵，逐境有無，隨塵生滅，唯破此心。雖法可破，而無所破，以無性故。百論破情品云：譬如愚人，見熟時燄，妄生水想，逐之疲勞。智者告言：此非水也。為斷彼想，不為破水。如是諸法自性空，眾生取相故著。為破是顛倒故，言破實無所破。二、常住真心，無有變異，即立此心以為宗。鏡識論云：心有二種：一、相應心，謂無常妄識，虛妄分別，與煩惱結便相應。二、不相應心，所謂常住第一義諦，古今一相，自性清淨心。今言破者，是相應心、不相應心，立為宗本。

一雨無私，羣木而自分甘苦；太虛絕量，眾器而各現方圓。

法華經明三草二木一雨，而受潤不同。楞嚴經明方現方空，圓現圓空，若除器方圓，則空無所在。

既在正觀，須當神聽。

上士神聽，中士心聽，下士耳聽。神聽入玄，能契心性。

扣寂寂之玄門，躡如如之道徑。若玻瓈隨物而現，色於自體而匪亡。

如玻瓈珠，雖現外色青黃赤白，不失珠體。

猶金剛對日而分形，逐前塵而不定。

如金剛珠於日中而色不定，此皆表心隨緣不變。不變隨緣，雖不守自性，亦不失自性；不守性是隨緣，不失性是不變。

菩提窟宅，解脫叢林。澹泊而慧眼何見，杳靄而大智難尋。五嶽崢嶸而不峻，四溟浩渺而非深。

一心高廣，橫豎難量，山未為高，海未為深。又遍界盈空，無法可現，山非是山，海非是海，以唯心故。如華嚴經頌云：了知非一二，非染亦非淨，亦復無雜亂，皆從自想起。

輪王坐妙寶牀時，方能入定。

輪王坐妙寶牀時，入四禪而心離五欲。

菩薩戴法性冠處，始得明心。

菩薩著法性冠處，見一切法悉現在心。

滯念纔通，幽襟頓適。成現而可以坐參，周遍而徒煩遊歷。

此一心成現法門，不用一點身心之力，坦然明白。先德云：沙門採寶，不動神情，其寶自現。又云：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又云：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如瑜伽儀軌釋云：夫欲頓入三業，修習毗盧遮那法身觀。瑜伽儀軌釋：如來法身觀者，先觀發起普賢菩薩微妙行願，復應以三密加持身心，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。然修行最初，於空閑處，攝念安心，閉目端身，結跏趺坐，運心普緣無邊剎海，諦觀三世一切如來，遍於一一佛菩薩前，殷勤恭敬，禮拜旋繞。又以種種供具雲海，奉獻如是等一切聖眾。廣大供養已，復應觀自心，心本不生，自性成就，光明遍照，猶如虛空。復應深起悲念，哀愍眾生，不悟自心，輪迴諸趣，我當普化拔濟，令其開悟，盡無有餘。復應觀察自心，諸眾生心，及諸佛心，本無有異，平等一相，成大菩提心，瑩徹清淨，廓然周徧，圓明皎潔，成大月輪，量等虛空，無有邊際。

達無不是，統法界以為家。

心為法界之家，亦為涅槃之宅。如法集經云：能知一切唯是一心，名為心自在。於其掌中出諸珍寶，亦以虛空而為庫藏，名為物自在。一切身口意業以智為本，名智自在。又云：觀世音白佛言：菩薩若受持一法，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。何者是一法？所謂大悲。釋曰：此是同體大悲。此悲性遍一切眾生界，故能一雨普潤，蘭艾齊榮，一念咸收，邪正俱濟。寶雲經云：一切諸法，心為上首。若知於心，則能得知一切諸法。大灌頂經云：禪思比丘無他想念，唯守一法，然後見真。釋曰：一法為宗，諸塵無寄，他緣自絕，妙性顯然。志當歸一，而何智不明？尋流得源，而何疑不釋？撮要之旨，斯莫大焉。又如世尊最後垂示應盡還原品三告之文經云：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，普告大眾：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、諸山大海、大地含生，如是三界根本性離，畢竟寂滅，同虛空相，無名無識，永斷諸有，本來平等，無高下想，無見無聞，無覺無知，不可繫縛，不可解脫，無眾生，無壽命，不生不起，不盡不滅，非世間，非非世間，涅槃生死皆不可得，二際平等等諸法故，閑居靜住無所施為，究竟安置必不可得，從無住法法性施為，斷一切相一無所有，法相如是，其知是者名出世人，是事不知名生死始。汝等大眾，應斷無明滅生死始。又復告大眾：我以摩訶般若，遍觀三界有情無情，一切人法悉皆究竟，無繫縛者無解脫者，無主無依不可攝持，不出三界不入諸有，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，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，盡諸動念思想心息，如是法相名大涅槃，真見此法名為解脫，凡夫不知名曰無明。作是語已復入超禪，從初禪出乃至入滅

盡定，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，如是逆順入超禪已，復告大眾：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，無明本際性本解脫，於十方求了不能得，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，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，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。如上真實慈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，或有遇斯教者，可以析骨為筆、剝皮為紙、刺血為墨而書寫之，不可頃刻暫忘、剎那失照。

用而靡虛，將大地為標的。

如與大地為的所射，無不中者。如觀心人所見，無不是心，終無一塵有隔。如入楞伽經偈云：無地及諸諦，無國土及化，佛辟支聲聞，唯是心分別。人體及五陰，諸緣及微塵，勝人自在作，唯是心分別。心遍一切處，一切處皆心，以心不善觀，心性無諸相。

至道無隔，唯理堪親。

若洞達一心，能通萬彙，如牖隙之內觀無際之空，似徑尺鏡中見千里之影。

抉目而金鎞快利。

大涅槃經云：初一說，名一指示；中間重說，名二指示；經末復說，名三指示。下合中末未見佛性，並如於盲。華嚴疏釋以三諦為指，指為旨趣，義甚分明。一時橫觀，皆觀三諦；豎亘十地，亦證三諦。第一指者，即示俗諦。言凡是有心，定當作佛，皆有佛性。二者、示真諦，為第二指。云佛性者，名第一義空。三、示中道，為三指。經云：佛性即是無上菩提道種子故，非有如虛空，非無如兔角。故知三諦喻於三指。

霪頂而甘露光新。

頓悟一心之時，如醍醐入心，甘露霪頂。

寂默無言，因居士而薦旨。

文殊問維摩居士：如何是真入不二法門？居士默然。斯乃顯一心不二之妙旨。

虛空絕相，化闍王而悟真。

文殊菩薩化阿闍世王，王以袈裟親自挂文殊身上而不見文殊身，及挂大眾亦不見身，返挂自身亦不見身及衣，但見虛空相，因茲悟道。

慧日晶明，信心調直。被大乘衣而坐正覺牀，飲菩提漿而餐禪悅食。

大涅槃經云：汝等雖染衣出家，未披如來大乘法衣。法華經云：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夫出家人，識心達本，故號沙門。舉足下足，乃至著僧伽梨，念念皆與摩訶衍相應，飲正法味，餐涅槃食。所以阿難為不了心宗，懺悔云：我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。如

黃蘗和尚云：達磨西來，唯傳一心法，直下指一切眾生心，本來是佛，不假修行。但令識取自心，見自本性，莫別求法。云何識自心？即如今言語者是。汝心若不言語，又不作用，心體猶如虛空相似，實無相貌，亦無方所，亦不一向是無，祇是有而不見。又云：但悟一心，更無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佛與眾生一心，更無有異，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無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無心。又仰山和尚云：頓悟自心無相，猶若虛空，寄根發明，即本心具恒沙妙用。無別所持，無別安立，即本地，即本土。

善財知見，舉目而皆入法門；華藏山河，立相而無非具德。

善財童子登山入閣，皆證法門，以真心遍一切處，故隨處發明，咸得見道。所以還源觀云：華藏海內，其中莫問若山若河，皆具如來時智德。

羣蒙盡正，一槩齊平。迹分塵界而不濁，性合真空而靡清。體凝一味而匪縮，用周萬物而非盈。

此一心法，湛然不動，雖隨事開合，任物卷舒，其體未曾增減。設對機說法，廣略開遮，不可執方便之言，迷於宗旨。如華嚴經頌云：言詞所說法，小智妄分別，是故生障礙，不了於自心。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彼由顛倒慧，增長一切惡。

似天中意樹之林，常隨天轉。

天中有如意樹，常隨諸天意轉。

若人間心想之處，還逐人成。

一切境界，因想而生。故經云：一切國土，唯想持之。華嚴經頌云：一切諸國土，想網之所現。幻網方便故，一念悉能入。又論云：離人無有法，離法無有人。

貧濟驪珠，幽冥玉燭。如來寶眼，而自絕纖毫；

佛眼無外，豈立纖毫？

金沙大河而更無迴曲。

金沙大河，直入大海，以表正見，直入心海。

若海中之鹹味，物物圓通；猶色裏之膠青，門門具足。

如傅大士心王銘云：無形無相，有大神力，能滅千災，成就萬德。體性雖空，能施法則，觀之無形，呼之有聲。為大法將，持戒傳經，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，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。心王亦爾，身內居停，面門出入，應物隨情，自在無礙，所作皆成。色裏膠青者，書云：青出於藍而青於藍，冰結於水而寒於水。又一切法中皆有安樂性，則是色總持門。如大般若經云：一切法趣色，色尚不可得，云何當有趣非趣？如是具歷諸法皆然。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，故皆趣色。色不可得，當法性空，既無

所趣，安有能趣？若智者意，一切法趣色假觀，色尚不可得空觀，云何當有趣非趣？即中道觀。今但要初句以取色性為諸法依，以性普收，故皆趣色，則一色中具一切法，是事事無礙之義，故隨一法皆收法界，故

孤高獨步，瑩徹攄情，意根淨而寶坊淨。

淨名經云：心淨即佛土淨。又云：心淨故眾生淨，心垢故眾生垢。如一切垢淨世界及台教四土，祇是一自性清淨心。此心若淨，一切佛土皆悉淨也。如鏡明則照遠，鈴響則聲高。是以華嚴經頌云：佛剎無分別，無憎無有愛，但隨眾生心，如是見有殊。又攝論云：一切淨土是諸佛及菩薩唯識智為體。即金剛般若論云：智習唯識通，如是取淨土。若佛地論以佛自在無漏心為體，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也。又云：色等即是佛淨心所感，離佛自心之外別無能感。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，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。故經云：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等是也。

心地平而世界平。

首楞嚴經云：毗舍如來摩持地菩薩頂，言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

若拂霧以披天，神襟頓爽；似撥雲而見日，法眼恒清。

悟心之時，頓消積滯。如彌勒成道偈云：久欲度眾生，欲扳無由脫。今日證菩提，豁然無所有。

一道逍遙，羣心仰慕。保證而猶玉璽之真文。

一切萬法皆為心之所印，如王寶印無前後際。故法句經云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矣？

包藏而若瓊林之寶庫。

第八識包含，猶如庫藏，含藏十法界種子，無法不足。

久行方了，具遍吉之明宗。

遍吉是普賢菩薩。首楞嚴經頌云：心聞洞十方，生於大因力，初心不能入，云何獲圓通？

初學易親，成慈氏之入路。

首楞嚴經云：彌勒菩薩云：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，乃至盡如來國土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。我了如是唯心識故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。

正念纔發，狐疑自惺。匪五目之可鑒，豈二耳之能聽。

五眼者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佛言：我以五眼尚不見，云何無目凡夫而稱見乎？二耳者，一凡耳，二天耳。道書云：上士神聽，中士心聽，下士耳聽。

非有而非空，故稱卓絕；不出而不在，實謂通靈。

首楞嚴經云：汝之心靈，一切明了。是知性自神解，寂照泠然。如靈辯和尚云：夫一心不思議，妙義無定相，應時而用，不可定執。經云：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用有差別，隨處得名，究竟不離自心。此心能壞一切，能成一切，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心作天，心作人，心作鬼神、畜生、地獄，皆心所為。好惡皆由心，要生亦得，要不生亦得，即是無礙義。祇今一切施為，行住坐臥，即是心相。心相無相，故名實相。體無變動，亦名如來。如者，不變不異也。無中現有，有中現無，亦名神變，亦曰神通，總是一心之用。隨處差別即多義，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了彼互生起，當成無所畏。又東方入正定，西方從定出，若了心外無法，一切唯心，即無一法當情，無有好惡是非，即不怖生死，一分處皆是，故云當成無所畏。無所畏即佛，佛具四無畏也。

塵思俱逃，煩機頓洗。

未悟道時，多興妄慮；纔了心日，想念不生。故經云：識停閑靜，想滅無為。又首楞嚴經云：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又大乘理觀，不念諸佛，即是念覺。故昔人云：真如無念，非念法能階；實相無生，豈生心能至？無念念者，則念真如；無生生者，生乎實相。故起信云：若知雖念，無有能念所念，是名隨順；若離於念，名為得入。淨名云：常求無念實相智慧。故般若云：若念一切法，不念般若波羅蜜；不念一切法，則念般若波羅蜜。

迥超萬行之先，深徹法源之底。月光大士，變清水於自心。

首楞嚴經云：月光童子初習水定，弟子窺牕觀室，唯見清水，取一瓦礫投於水內。出定之後，頓覺心痛。故知定果色皆是定中意識所變。

空藏高人，現太虛於本體。

首楞嚴經云：虛空藏菩薩云：我得無邊身，爾時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，化成虛空。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，盡虛空際。

甄明暢志，悟入怡神。若旱天而遍霑甘澤，猶萎草而頓遇陽春。

涅槃經云：純陀白佛言：世尊，唯願世尊，霑甘露雨，灑我心田。又如大地，得遇春雨，草木潰發。故云：萬物得地而生，萬行得理而成。所以般若經云：一心具足萬行。

翠羽紅鱗，普現色身之三昧。霞峯霧泝，同轉根本之法輪。

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。又山河大地，一一皆宗。

智朗昏衢，夢驚長夜。

識論云：一切眾生以第七識為長夜，如夢時不知是夢，覺時方悟；如迷時不了自心是佛，悟時方知。故經云：佛者，覺也。如睡夢覺，如蓮華開。

貧室之金藏全開。

大涅槃經云：如貧女人舍內多真金之藏，家人大小無有知者。時有異人善知方便，乃至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。女人見已，心生歡喜，生奇特想。眾生佛性亦復如是，若遇善友開發，明見佛性，心開意解，生大歡喜。

燄宅之牛車盡駕。

法華經明等賜一大車而出火宅，若了一切處唯是一心實相之旨，即是出宅義。

紛然起作，冥冥而弗改真如；豁爾虛凝，歷歷而常隨物化。

肇論云：旋嵐偃嶽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野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。此四不遷，即萬物皆不遷矣。則離動而無靜，離靜而無動，以一心動靜，豈有離也？

大象無形，洪音絕聲。三光匿曜，河嶽齊平。

肇論云：大象隱於無形，大音匿於希聲。此一心光，橫吞萬象，更無纖毫於中發現。故傅大士頌曰：須彌芥子父，芥子須彌爺。山海坦然平，敲冰來煮茶。故知萬法盡入不二法門，一際平等，更不俟夷嶽盈壑，續鳧截鶴，然後方平。

向九居六合之中，隨作色空明闇之體。

六合者，四維上下。九居者：一、欲界天；二、初禪天；三、二禪天；四、三禪天；五、四禪天；六、空處天；七、識處天；八、無所有處天；九、非想非非想天。廣則二十五有、四十二居處，並是有情受生居住之處。此皆因情想結成生死之身，業繫二十五有之處，悉從心出。所以楞伽經云：三界上下法，我說皆是心。又云：心遍一切處，一切處遍心。法華經云：三方及四維，上下亦復爾。如首楞嚴經云：妙覺明心先非水火，乃至汝以空明則有空現，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，若俱發明則有俱現。故知萬法但心為體，循業發現所見不同，隨自想念而生差別，故云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。是以離自真心更無一法，所有境界皆是心光。

於七大四微之內，分為色香味觸之名。

七大者，一地大，二水大，三火大，四風大，五空大，六見大，七識大。如首楞嚴經云：汝元不知，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乃至推七大，皆無自性、他性、共性、無因性。所以佛告阿難：若汝識性生於見中，如無明闇及與色空，四種必無，元無汝見。見性尚無，從何發識？若汝識性生

於相中，不從見生，既不見明，亦不見闇，明闇一矚，即無色空。彼相尚無，識從何發？若生於空，非相非見，非見無辯，自不能知。明闇色空，非相滅緣，見聞覺知，無處安立。處此二非，空則同無，有非同物，縱發汝識，欲何分別？若無所因，突然而出，何不日中別識明月？汝更細詳，微細詳審，見託汝睛，相推前境，可狀成有，不相成無，如是識緣，因何所出？識動見澄，非和非合，聞聽覺知，亦復如是，不應識緣無從自出。若此識心本無所從，當知了別見聞覺知，圓滿湛然，性非從所。兼彼虛空，地水火風，均名七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，汝心麤浮，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。汝應觀此六處識心，為同為異？為空為有？為非異同？為非空有？汝元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妙覺湛然，周遍法界，含吐十虛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又本是一真心，分成六和合，如眼見之為色，耳聞之為聲，鼻齅之為香，舌嘗之為味，身受之為觸，意知之為法。又祖師云：處胎曰身，出世為人。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曰齅香，在舌曰談論，在手曰執捉，在脚曰運奔。變現俱該法界，收攝不出微塵。識者喚作佛性，不識者喚作精魄。故云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。

德禦神州，威靈法宇。通智海之宏津，立吾宗之正主。

心為萬法之宗。宗者，尊也，主也。如楞伽經中，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不退轉法輪經云：善知一切眾生無相，悉同法界，非見非不見。何以故？法界即是一切眾生心界，是名信行。南嶽思大和尚云：若學者，先須通心。心若得通，一切法一時盡通。

違情難信，如藕絲懸須彌之山。

涅槃經云：佛言：若有人能以藕絲懸須彌山，可思議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菩薩能以一念稱量生死，有不可思議理，而但仰信而已，不能一念即如來藏，故非圓意。

入悟能談，似一手接四天之雨。

如佛藏經云：無名相中假名相說，皆是如來不思議力。譬如有人嚼須彌山，飛行虛空，石筏渡海，負四天下及須彌山，蚊脚為梯，登至梵宮。劫盡燒時，一唾劫火即滅，一吹世界即成。以藕絲懸須彌山，手接四天下雨。如來所說一切諸法，無相無為，無生無滅，令人信解，甚為難有，甚為希有。又經云：奇哉世尊，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。故云說法是大神變。無中說有，有中說無，豈非神變耶？

居混沌之始，出恍惚之間。

混沌之始者，以不知無始無明，最初一念不覺而起。第八藏識，一半不執受為無情世間山河大地等，一半有執受為有情世間眾生五陰身等，皆從一心所造。不達此理者，此間周禮或稱混沌，西天外道或說冥初。老十云：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；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

法雷震四生之幽蟄，慧日燭三界之重關。

此一心宗，當悟之時，如迅雷震於長空，似千日照於曠野，能令墮業繫之人，出三界之牢獄；溺生死之者，脫六趣之樊籠。

不世之珍，抱玄門而寂寂；非常之道，任法性以閑閑。

不世之珍者，以此心寶非世之珍。非常之道者，此一心大道，非常情之所解。

發覺根苗，胤靈筋骨。

因心悟道，發心之初，即坐道場，便登祖位。

若谷神之安靜，似幻雲之出沒。

肇論云：法身無像，應物以形；般若無知，對緣而照。萬機煩赴而不撓其神，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。動若行雲，止猶谷神。豈有心於彼此，情繫於動靜者乎？注云：法身無形，能現眾像；聖智無知，能照萬機。無心應物，雖憨而不撓其神；有難皆通，雖通而不干其慮。無心而動，動若行雲，心無定方，猶谷神之不死，絕彼此動靜之心也。老聃曰：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註云：谷者，養也。人能養神則不死。神即五藏之神也。若五藏盡傷，則五神去矣。是謂玄牝者，註云：玄者，天也。牝者，地也。主出入於鼻，與天通，故鼻為玄也。主出入於口，與地通，故口為牝也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者，根者，元也。言鼻口之門，是乃通天地之元氣。

事因理顯，猶金烏照萬里之程。

華嚴疏云：理隨事變，一多緣起之無邊；事得理融，千差涉入而無礙。

用就體施，如玉兔攝千江之月。

證道歌云：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。一法遍含一切法，我性常與如來合。

非相非名，孤寂幽清。一言無不略盡，殊說更非異盈。

一言者，約略說，約理說。殊說者，約廣說，約事說。故不動一心而演諸義，不壞諸義而顯一心，即卷常舒。如來於一言語中，演說無邊契經海，即舒常卷。一切法門無盡海，同會一法道場中，如草木四微，從地而生，還歸地滅。猶波浪鼓動，依水而起，還復水源。如法從心生，還歸心滅。故經云：當處生，當處滅。又華嚴經頌云：佛智通達淨無礙，一念普知三世法，皆從心

識因緣起，生滅無常無自性。所以清涼疏云：華嚴經者，統唯一真法界，謂總該萬有，即是一心也。

吞苦霧而浸邪峯，須澄性海。

性海泓澄，湛然明淨。當悟心之時，能盡苦源，頓消邪見。故般若心經云：行深般若之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降四魔而夷六賊，應固心城。

四魔者：一、天魔；二、陰魔；三、死魔；四、煩惱魔。首楞嚴經云：六為賊媒，自劫家寶。心城者，華嚴經？入法界品中，寶眼主城神為善財言：應守護心城，謂畢竟斷除慳嫉諂誑；應清涼心城，謂思唯一切諸法實性；應增長心城，謂成辦一切助道之法；應嚴飾心城，謂造立諸禪解脫宮殿；應照耀心城，謂普入一切諸佛道場，聽受般若波羅蜜法；應增益心城，謂普攝一切佛方便道；應堅固心城，謂恒勤修習普賢行願；應防護心城，謂常專禦扞惡友魔軍；應廓徹心城，謂開引一切諸佛智光明；應善補心城，謂聽受一切佛所說法；應扶助心城，謂深信一切佛功德海。釋曰：夫城者，能防外寇，護國安人，堅密牢強，即無眾患。況心城須護，密守關津，無令外緣六塵魔賊所侵，內結煩惱奸臣所亂。防非禁惡，常施瑩淨之功；立德運慈，廣備莊嚴之事。遂得四門無滯，一道常通，力敵大千，威臨法界。可以撫提弱喪，攝化無遺，伏外降魔，永固真基者矣。

廣演玄風，長施法利。

沙門唯以弘教說法，能報佛恩。首楞嚴經頌云：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又證道歌云：默時說，說時默，大施門開無擁塞。

諸聖不改其儀。

此一心法，是古今千聖不易之道。

萬邪莫迴其致。

邪不干正，天魔不能壞，外道不能亂，故云天魔外道皆法印。魔界即佛界，外道經書皆是佛說，既同輪並駕，焉能壞乎？

十軍三惑，消影響於幻場。

十軍者，佛偈云：欲是汝初軍，憂愁為第二，飢渴第三軍，渴愛為第四，第五睡眠軍，怖畏為第六，疑為第七軍，含毒為第八，第九利養軍，著虛狂名聞，第十軍自高，輕慢出家人，諸天世間人，無能破之者。我以智慧力，摧伏汝軍眾，汝雖不欲放，到汝不到處。是知戰魔軍者，即是自心魔，終無心外境，能與心為緣，但是自心生，還以心為相。三惑者，一見思惑，二塵沙惑，三無明惑。若直了心者，不唯十軍三惑，乃至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殞滅。故偈云：到汝不到處，消影響於幻。場者，如寶積經

云：爾時世尊告幻師言：一切眾生及諸資具皆是幻化，謂由於業之所幻故；諸比丘眾亦是幻化，謂由於法之所幻故；我身亦幻，智所幻故；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，一切眾生共所幻故；凡所有法無非是幻，因緣和合之所幻故。但了一心，諸幻自息。故寶藏論云：一切皆幻，其幻不實，知幻是幻，守真抱一。

智刃慧刀利，鋒芒於實地，

以智慧劍，殺煩惱賊。

一言合理，天下同歸。

一言契理，天下知音。故云名無翼而長飛，道無根而永固。

體標奇而顯妙，用含虛而洞微。可謂鎮敵國之寶珠，千金罕易；挺驚人之法將，萬古傳輝。

敵國之寶珠者，此心或為無價之寶，或在輪王頂上，或處貧子衣中，龍女親獻而成佛剎那，善友求之而利濟無盡。驚人之法將者，說心地法門之時，天魔膽落，外道魂驚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為釋迦右面弟子，稱為法將。

動而無為，寂而常照，立佛道之垣墻，樹修行之大要。

大約修行不出定慧一心，真如妙性寂然名止，寂而常照名觀，非能所觀而分二法。

畫出山河國土，意筆縱橫；分開赤白青黃，心燈照耀。

華嚴經頌云：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，五陰悉從生，無法而不造。心光照耀者，大般若經云：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，日月等光所不照處，為作光明，應學般若。般若者，即心智之光。華嚴論云：光明覺品者，為令信心自以自心光明覺照一切世間無盡世界，總佛境界自亦同等，以心隨光一一照之。

性自神解，不同虛空。或垂本以顯跡，或居邊而即中。猶師子就人之機，理標徑直。

癡狗逐塊，師子就人。此喻上機聞法，直了心宗，不隨問答，逐語生解。

如王索一鎚之器，言下全通。

王索寶器，須是一鎚便成，第二第三鎚成，皆不中進。此喻一言之下，便契無生，不須再問，落於陰界。

慧海關防，靈園苗裔，遍滋廣攝而不揀高低，豎徹橫該而混同麤細。

一心廣備，不擇上中下機，以是一際平等法門，故豎徹三際，橫亘十方，覽而不遺，收無不盡，麤處麤現，細處細現，麤細隨緣，法體恒寂，唯心之旨，常無變易。

作一種之光輝，為萬途之津濟。

大莊嚴經論說求唯識人頌云：能取及所取，此二唯心光，貪光及信光，二光無二體。釋曰：求唯識人應知，能取、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。如是貪等煩惱光及信等善法光，如是二光亦無染淨二法。何以故？不離心光別有貪等、信等染淨法故。二光亦無相，偈曰：種種心光起，如是種種相，光體非體故，不得彼法實。釋曰：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，或異時起、或同時起。異時起者，謂貪光、瞋光等。同時起者，謂信光、進光等。光體非體等者，如是染位心數、淨位心數，唯有光相而無光體，是故或世尊不說彼為真實之法。

闇鬼沒於明燈。

如人闇中疑鬼，以燭照之，豁然疑解。況心外見法了，心即無境。

毛輪消於厚翳。

如人目有翳，空中見毛輪。況不識心人，妄見心外之境。如密嚴經頌云：幻事毛輪等，在在諸物相。此皆心變異，無體亦無名。

確乎不拔，高超變易之門。

萬法不遷，一心常住，但當見性，自斷狐疑。余曾親推，似見斯旨。如宗鏡中引不遷論云：旋嵐偃嶽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野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。疏云：前風非後風，故偃嶽而常靜；前水非後水，故競注而不流；前氣非後氣，故飄鼓而不動；前日非後日，故歷天而不周。鈔云：然自體念念不同，則初一念起時非第二念時，乃至最後吹著山時非初起時，則無前念，風體定從彼來吹其山也。且山從初動時以至倒臥地時，其山自體念念不同，則初一念動時非第二念動時，乃至最後著地時非初動時，則無初動，山體定從彼來至著地時。斯皆風不至山，嶽不著地，雖旋嵐偃嶽，未曾動也。以此四物，世為遷動。然雖則倒嶽歷天，皆不相知，各不相到，念念自住，各各不遷。且如世間稱大，莫遇四大，四大中動，莫越風輪。以性推之，本實不動。如義海云：鑒動寂者為塵，隨風飄颺是動，寂然不起是靜。而今靜時由動不滅，即全以動成靜也；今動時由靜不滅，即全以靜成動也。由全體相成，是故動時正靜，靜時正動。亦如風本不動，能動諸物。若先有動，則失自體，不復更動。今觀此風，周遍法界，湛然不動，寂爾無形。推此動由，皆從緣起。且如密室之中，若云有風，風何不動？若云無風，遇緣即起。或遍法界拂，則滿法界生。故知風大不動，動屬諸緣。若於外十方虛空中，設不因人拂，或自起時，亦是龍蜃鬼神所作。以鬼神屬陰，至晚則風多故。乃至劫初劫末，成壞之風，並因眾生業感。世間無有一法，不從緣生。緣會則生，緣散則滅。若執自然生者，祇合常

生。何得緊縵不定，動靜無恒？故知悉從緣起。又推諸緣，和合成事。各各不有，和合亦無。緣緣之中，俱無自性，但是心動。反推自心，心亦不動。以心無形故，起處不可得。即知皆從真性起，真性即不起。方見心性，遍四大性。體合真空，性無動靜。以因相彰動，因動對靜。動相既無，靜塵亦滅。故首楞嚴經云：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。即斯旨矣。

湛爾唯堅，永出輪迴之際。

此心前際不生，中際不住，後際不滅。故法華經云：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世間相者，即眾生五陰心，離五陰無世間。何者？無情世間，即眾生心變。既從心變，一一隨心，常住真如之法位。

妙極眾象，理統諸方。如積海而含萬水，猶聚日而放千光。

此一點靈臺，自性光明，遍照法界，無法不收。故首楞嚴經云：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。現處即心，更無別體。如圓覺疏序云：夫血氣之屬必有知，凡有知者必同體。所謂真淨明妙，虛徹靈通，卓然而獨存者也。眾生之本原，故曰心地。諸佛之所得，故曰菩提。交徹融攝，故曰法界。寂靜常樂，故曰涅槃。不濁不漏，故曰清淨。不妄不變，故曰真如。離過絕非，故曰佛性。護善遮惡，故曰總持。隱覆含攝，故曰如來藏。超越玄祕，故曰密嚴國。統眾德而大備，鑠羣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其實皆一心也。背之則凡，順之則聖。迷之則生死始，悟之則輪迴息。親而求之，則止觀定慧。推而廣之，則六度萬行。引而為智，然後為正智。依而為因，然後為正因。其實皆一法也。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，凡夫也。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，菩薩也。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，如來也。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，非圓覺無如來，泯圓覺無真法，其實皆一道也。三世諸佛之所證，蓋證此也。如來為大事出現，蓋為此事也。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，蓋詮此也。釋曰：心之一法，名為普法。欲照此心，應須普眼虛鑒，寂照靈知，非偏小而可窮，以圓滿而能覺，故曰圓覺。此約能證也。真如妙性，寂滅無為，具足周遍，無有缺減，故曰圓覺。此約所證也。能所冥合，唯是一心。此一心能為一切萬法之性，又能現三乘六道之相。攝相歸性，曾無異轍。則世間出世間，昇降雖殊，凡有種種施為，莫不皆為此也。離此則上無三寶一乘，下無四生九有，

文圃義圍，言將發而詞喪；清神靜思，意欲緣而慮亡。

言將發而詞喪者，首楞嚴經云：用世語言入佛知見，如將手掌捉摩虛空，徒益自勞，虛空云何隨汝執捉？意欲緣而慮亡者，般若

經云：如[虫*太][虫*末]蟲處處能泊，而不能泊火燄之上；如意根遍緣一切境，而不能緣般若，以心智路絕故。

處眾不羣，居尊匪獨。

志公和尚歌云：處眾不見諠譁，獨自亦無寂寞。

闡大道之基坰。布教海之漩澓。了辯乳之真機。

大涅槃經云：如盲問乳，不知乳之正色。如無己眼，隨他問答，不達自心。若上上機人，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。

達觀象之明目。

大涅槃經明眾盲摸象，各說異端，不見象之真體。亦況錯會般若之人，依通見解，說相似般若。九十六種外道，及三乘學者，禪宗不得旨人，並是不見象之真體。唯直下見心性之人，如晝見色，分明無惑，具己眼者，可相應矣。

躡薩雲路兮，非近非遠。詣清涼池兮，不遲不速。

薩雲路者，即眾生心，了之即是，非論近遠。清涼池者，即一心圓明，無塵垢熱惱，故云清涼。智論云：有目無足，不到清涼池；有足無目，亦不到清涼池。目足更資，方能得到。頓悟自心為目，如說修行為足，故須理事齊運，定慧雙修，方入一心之智海也。

出一語兮海竭山崩，提妙旨兮天翻地覆。舉圓宗兮敷至理，法界橫關；括眾義兮掩羣詮，禪門齧鏃。

宗門中有齧鏃句，不通問答。

念念而靈山出世，步步而兜率下生。

華嚴論云：一念相應一念佛。大集經云：貪、瞋、癡出，即是佛出。又如來藏經云：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，貪欲、恚、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結加趺坐，儼然不動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，有如來藏，常無染污，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。及經頌云：我今解了如來性，如來今在我身中，我與如來無差別，如來即是我真如。又成佛之義，隨門不同。古釋有四：一、約性即，一、真法界；二、約相即，無盡事法；三、性相交徹，顯此二門不即不離；四、以性融相，德用重重。初、約體門者。問：體是佛不？答：是約無礙，應成四句：一、是佛，法性身無所不至故。經云：性空即是佛故。二、非佛，絕能、所覺，為其性平等真法界，非佛、非眾生故。三、亦佛亦非佛，以法性無自性故。四、雙非，性與無性雙泯絕故。經云：無中無有二，無二亦復無，三世一切空，是則諸佛見。二、就相門，有二：一、情，二、非情，真心隨緣變能、所故。然此二門各皆染、淨，謂無明熏真如成染緣起，真如熏無明成淨緣起，染成萬類，淨至成佛，以修淨緣，斷彼染緣，方得成佛。依此二義，則

生、佛不同。於淨緣中，復有因有果，有純有雜。若約純門，隨一菩薩，盡未來際，唯修一行，一一皆然。若約雜門，萬行齊修，盡未來際。若約因門，盡未來際，常是菩薩。若約果門，盡未來際，常是如來。經云：為眾生故，念念新新，成等正覺。若雙辯門，盡未來際，修因得果。若約雙非，盡未來際，非因非果，便同真性。今正約以性融相，一成一切成。成與不成，情與無情，無二性故，法界無限故，佛體普周故，色空無二故，法無定性故，十身圓融故，緣起相由故，生界無盡故，因果周遍故，遠離斷常故，萬法虛融故，故說一成一切成也。非謂無情亦有覺性，同情成佛。若許成佛，此成則能修因，無情變情，情變無情，便同邪見。又此眾生，乃是像上之摸者，以見自成，即見他成。如云：自心念念常，有佛成正覺。此有三意：一云同一無性，故得現成者。謂既無二性，佛證一性，得成佛故，生隨一性，皆成佛矣。二云妄性本虛，生元是佛者。生自有妄，見生非佛。佛了妄虛，生何非佛？三真性叵得，非今始成者。若有可得，今得成佛。證性叵得，佛非始成。佛本是佛，佛之本佛，何異生佛？是故一成一切皆成。亦可說言：若一不成，一切不成，同一性故。今是成佛門故，故一切皆成佛也。

娑婆現華藏之海。

還源觀云：是以大智圓明，覩纖塵而觀性海。真源朗現，一塵之處現全身。萬法顯必，同時一際，理無前後。華嚴記云：華藏淨緣熟，娑婆為華藏。娑婆染緣熟，華藏現娑婆。此皆轉名不轉體，但隨心現。如法華經三變淨土，祇變心耳。又云：華藏世界海者，以無盡大願風輪，持大悲水，生無邊行華。以法性虛空，能容萬境，重疊無礙。於其水上，生一大蓮華，周法空界，名種種藥香幢。明根本智，起差別智，行差別行，名藥。如經頌云：譬如心王寶，隨心現眾色。眾生心淨故，得見清淨剎。又云：譬如眾繢像，畫師之所作。如是一切剎，心畫師所成。又云：無量諸剎種，隨眾生心起。又云：一一心念中，出生無量剎。

園林為王舍之城。見聞覺知，運普賢無盡之行；周旋俯仰，具文殊本智之名。

先德云：文殊即是眾生現行分別心，普賢即是眾生塵勞業惑行。又普賢身同虛空性，一切眾生以為生死，是以能對現色身，以同是虛空性故。又云：六根三業並是文殊實相，體周萬象森羅，無非般若。何有一處非文殊、普賢耶？

從實分權。

從一乘實分出三乘權，從三乘權會歸一乘實，即是從心而開三，從心而合一。又即一而三相不同，即三而一體無別。

因別顯總，擲大千於方外，吸海水於毛孔。

因別顯總者，以用彰體，因境識心，非總無以出別，非別無以顯總。如淨名經云：擲娑婆於界外，移妙喜於此方者，是明即近即遠，即穢即淨，不出一心矣。又云：海水入毛孔者，台教云：識得海水真性，即是毛孔真性，故云海水入毛孔。又云：芥納須彌者，一切眾生無明心，即是佛心，是名須彌入芥。設有無邊不可思議神變之事，皆同此釋。華嚴記云：佛智平等如虛空，則眾生之界，皆是如來智中之物。二者智能包納，猶是智類。今毛孔頓現，則細巨頓收，良以色性融無礙，故以性融相為本，真心之力也。

妙位初成之際，天雨四華；無明欲破之時，地搖六動。

天雨四華者，台教云：表菩薩四位：一、十住位，二、十行位，三、十迴向位，四、十地位。華是柔軟義，亦表於行，亦表於善根。菩薩以行入位，故天雨華，然皆是心華。般若經云：此非天華，亦非意樹華，乃是無生華。地搖六動者，是破無明動六根之堅執，執從心生，亦是動於心地。

理事無礙。

理能成事，事能顯理。有理事無礙，有事事無礙。華嚴記云：周遍含容觀中，有事事無礙者。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，然說此事為不即理者，以事虛無體而不壞相，所以觀眾生、見諸佛、觀生死、見涅槃，以全理之事恒常顯現。是以事既全理，故不即理。若也即理，是不全矣。如金鑄十法界像，一一像全體是金，不可更言即金也。

本末同歧。

因本示末，末還歸本。如心無自性，因境而生。境無自性，因心而現。能所互成，一體無異。如百門義海云：若以塵唯心現，則外塵都絕。若以心全現塵，則內心都泯。泯者，泯其體外之見。存者，存其全理之事。即泯常存，即存常泯。

橫吞五乘之粹。

五乘者：一、人乘；二、天乘；三、聲聞乘；四、緣覺乘；五、菩薩乘。持五戒得人乘，持十善得天乘，修四諦法得聲聞乘，修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，修六度行得菩薩乘，乃至三乘、四乘、一乘，皆從一心而出。所以楞伽經頌云：諸天及人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。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，若彼心滅盡，無乘及乘者。故知三乘、五性皆自心生。若無於心，既無能乘之人，亦無所乘之法，故云無乘及乘者也。

圓舒八藏之奇。

八藏者：一、漸教；二、頓教；三、不定教；四、祕密教；五、藏教；六、通教；七、別教；八、圓教。如經云：十二分教於真如法界流出，以心為體，演出無窮。何者？若心空，演出聲聞藏；若心假，演出菩薩藏；若心中，演出佛藏。

從心而出，心猶蘭生蘭葉；因意而發，意似檀孕檀枝。

境從心變，變是自心。從心現心，更無異物。如寶積經偈云：如鑽木出火，要假眾緣力。若緣不和合，火終不得生。是不悅意聲，畢竟無所有。知聲性空故，瞋亦不復生。瞋不在於聲，亦不身中住。因緣和合起，離緣緣不生。如因乳等緣，和合生酥酪。瞋自性無起，因於麤惡事。愚者不能了，熱惱自燒燃。應當如是知，究竟無所有。瞋性本寂靜，但有於假名。瞋恚即實際，以依真如起。了知如法界，是名瞋三昧。又偈云：是大夜叉身，從於自心起。是中無有實，妄生於恐怖。亦無有怖心，而生於怖畏。觀法非實故，無相無所得。空無寂靜處，現此夜叉身。如是知虛妄，是夜叉三昧。且夜叉一身，於外相分，甚為麤惡，令人怖畏。瞋之門，是根本煩惱，最能煩亂。此內外二法，尚成三昧。舉一例諸，可為一心龜鏡。則若境若心，皆成正受。如華嚴經偈云：禪定持心常一緣，智慧了境同三昧。

不空之空，非有之有。

心空則無性而空，空而不空；心有則無性而有，有而不有。不有之有，有顯一如；不空之空，空成萬德。可謂摧萬有於性空，蕩一無於畢竟矣。則張心無心外之境，張境無境外之心。若互奪兩亡，心境俱泯；若相資並立，心境宛然。又二而不二，心境冥一；不二而二，心境歷然。又心外無境故難入，境外無心故甚深。

如外無智而可知，智外無如而可守。

華嚴經云：智外無如，為智所入；如外無智，能證於如。智即是如，如即是智。法界寂然曰如，寂而常照曰智，豈離寂外別有智耶？若智外有如，智則收法不盡；若如外有智，真如則不遍。智中舉一全收，不容相並。如經云：無有少法與法同住，則顯法性無容並真。二既不存，一亦奚立？如斯斷證，唯實教宗。又如是所證，智是能證，能所冥合，心境一如。

帝網而重重交暎，非一非多。

此是十玄門中，第七因陀羅網境界門。如天帝殿，珠網覆上，一明珠內，萬象俱現，諸珠盡然。又互相現影，影復現影，重重無盡。故千光萬色，雖重重交暎，而歷歷驅分。亦如兩鏡互照，重重涉入，傳輝相寫，遞出無窮。此況一心真如無盡之性，流出萬法，影現法界，無盡無窮。

芥瓶而歷歷分明，不前不後。

華嚴疏云：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。即十玄門中第三微細相容安立門。一能含多，即曰相容；一多不雜，故云安立。炳者，明也。一者，是所合微細，如瑠璃瓶盛多芥子，炳然齊現，不相妨礙，非前非後。此況一心能含萬法，性相歷然。

註心賦卷第二

註心賦卷第三

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

忘心而照，無念而知。若瑞草生於嘉運，如林華結於盛時。

忘心而照者，寶藏論云：唯道無根，靈固常存；唯道無體，微妙恒真；唯道無事，古今同貴；唯道無心，萬物圓備。無念而知者，眾生有念而知，聲聞無念無知，菩薩無念而知。如書云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。春生夏長，應不失時。

頓息疑情，現額珠於明鏡。

大涅槃經云：王家有力士，眉間有金剛珠，因鬪而沒。後有良醫，執鏡以照其額，珠陷入膚中，分明顯現。此況一切眾生身中佛性，無智照之力，隱而不現。後遇善友，得悟心鏡，了了見性，亦復如是。余曾集心鏡錄一百卷，以心為鏡，洞徹十方。一、法相宗，以第八識為鏡；二、法性宗，以如來藏性為鏡。如楞伽經云：譬如明鏡，現眾色像，現識處現，亦復如是。言如來藏為鏡者，起信論云：復次，覺體相者，有四種大義，與虛空等，猶如淨鏡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如實空鏡，遠離一切境界相，無法可現，非覺照義故；二者、因熏習鏡，謂如實不空，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壞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。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智體不動，具足無漏，熏眾生故；三者、法出離鏡，謂不空法出煩惱礙，離和合相，純淨明故；四者、緣熏習鏡，謂依法出離故，遍照眾生之心，令修善根，隨念示現故。釋曰：四鏡之名者：一、空鏡，謂離一切外物之體；二、不空鏡，謂體不無，能現萬像故；三、淨鏡，謂已磨治，離塵垢故；四、受用鏡，謂置之高堂，須者受用。四中，前二自性淨，後二離垢淨。又初二就因隱時說，後二就果顯時說。又前二約空、不空為二，後二約體、用為二。又前二體，後二相。

全澄亂想，獲真寶於春池。

大涅槃經云：如人遊春池，失瑠璃寶，諍競入水，取瓦礫而歸。有一智人，安徐入水，乃獲真寶。故云：探珠宜靜浪，動水取應難。定水澄清，心珠自現。又莊嚴經論說：有人見雹，謂是瑠璃，收之瓶內，皆悉成水。後見真瑠璃，亦謂為雹，棄而不取。世人皆是不應取而取，應取而不取也。不應取而取者，如但隨外境，不向內觀。應取而不取者，如不信自心，反求他學。

體廣用深。

如龍以一滴水可浸陵谷，人以一燼火可夷阿房，皆是現前唯心所變，日用而不知者。自稱眇劣，不逮聖人，一何悲哉！志公和尚偈云：法性量同太虛，眾生發心自小。

文豐理詣，攀覺樹以分枝，受輪王之解髻。

法華經云：譬如強力轉輪聖王，兵戰有功，賞賜諸物。如有勇健，能為難事，王解髻中明珠賜之，能戰心魔，心珠自現。故融大師云：若能強戰有功勳，髻中明珠終不惜。

初終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。理事該羅，當世諦而明真諦。

即凡心而見佛心者，如華嚴經頌云：若以威德色種族，而見人中調御師，是為病眼顛倒見，彼不能知最勝法。又頌云：假使百千劫，常見於如來，不依真實義，而觀救世者，是人取諸相，增長癡惑網，繫縛生死獄，盲冥不見佛。云何不見佛？一為不識自心，二為不明隱顯。何者？眾生之因，隱於本覺；諸佛之果，顯於法身。因隱之本覺，是果顯之法身，果能成因，則佛之眾生；果顯之法身，是因隱之本覺，因能辨果，則眾生之佛。故云凡聖交徹，理事相含矣。又華嚴演義云：謂真該妄末，妄徹真源，如波與溼，無有不溼之波，無有不波之溼。其真妄所以交徹者，不離一心故；妄攬真成，無別妄故；真隨事顯，無別真故；真妄名異，無二體故；真外有妄，理不遍故；妄外有真，事無依故。若約涅槃生死說者，生死即涅槃，妄徹真也，如波徹水源。涅槃即生死，真徹妄也，如水窮波末。故中論云：生死實際，即涅槃際。涅槃實際，即生死際。如是二際者，無毫釐差別，即是交徹也。生死涅槃際既爾，乃至心境能所，染淨自他，一切萬法，皆同一際。一際者，即無際也，實際也。一切諸法，皆與實際為定量。今古凡聖，不可易也。所以云：道俗之不夷，二際之不泯，菩薩之憂也。又一切法皆如，豈妄外有真？又真如遍一切處，豈真外有妄？是知真妄常交徹，亦不壞真妄之相。則該妄之真，真非真而湛寂。徹真之妄，妄非妄而雲興。故云：當世諦而明真諦也。

龍宮詮奧。海藏抽奇。空裏披文之際。

寶性論云：有一智人，恐如來教法將滅，遂仰書一藏經文於空中，莫有知者，況心中具一切法門。此約空門顯心。

塵中剖卷之時。

華嚴經云：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，有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，亦況眾生情塵中具無量教法。此約有門顯心，如台教云：破塵出卷者，恒沙法門一心中曉。

覺華枝秀，忍草苗垂。臨太華之猶低，機前鵬翥。

大鵬翼翥九萬九千里，豈黃雀能及乎此？況直了自心，圓信成就，豈小機劣解而能逮乎機？前者，本心成現，意在言前，不涉迷悟，不待問答。經云：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又祖師云：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

比毗嵐之未速，言外鷹馳。

目擊道存，不待言說。如法華經云：其疾如風。又云：疾走往捉。又云：乘此寶乘，直至道場等。皆喻識心見道疾矣。祖師云：即心是者疾，發心行者遲也。

身泛禪河，手開玄鑰，執石為珍，

阿那律執瓦礫皆變珠珍，又如福德人捉石成金。如了妄心無體即是真心，達煩惱性空成菩提大道，如執毒成藥，變石為金矣。

攬草成藥。

耆婆攬草，無非是藥；達士見境，無非是心。

傳智燄兮，胡假世燈。

經云：有光能照法界，豈須冥處燃燈？以智慧光破愚癡暗，此心燈者亦云無盡，燈有何盡耶？

受佛職兮，寧齊天爵。

十地菩薩示受佛職位，如來十號是佛職。不讀華嚴經，焉知佛富貴？此一真心，可謂富貴，可謂尊極，故云無等等。天爵者，即仁義也。

貿內珠而自省，不探驪龍。

法華經云：譬如有人至親友家，醉酒而臥。是時親友官事當行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。其人醉臥，都不覺知。乃至親友會遇見之，示以寶珠。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，常可如意。故劍南和尚歌云：自從識得此明珠，釋梵輪王俱不要。

受密印而明知，靡求乾鵲。

佛佛授手，祖祖相傳，皆默傳心印。又華嚴經說海印三昧，印即是喻，香海澄停，湛然不動，四天下中色身形像，皆於其中而有印文，如印印物。亦猶澄波萬頃，晴天無雲，列宿星月，朗然齊現，無來無去，非有非無，不一不異。當知如來智海亦復如是，識浪不生，至明至靜，無心頓現，一切眾生心念根本，並在智中，如海含像。如經頌云：如海普現眾生身，以此說名為大海，菩提普印諸心行，是故正覺名無量。靡求乾鵲者，書云：張顗因覩墮鵲，視眾人爭取之，乃化為石，鎚破其文，有印云：張顗忠孝侯印。後顗乃仕晉封侯。此是世間行忠孝，獲斯符印，豈同祖佛所傳心印耶？

迷時徒昧，諦處非難。念想而如山不動，襟懷而似海常安。

迷時心外見境，寓目生情，取捨萬端，無時暫暇。若知心是境，見無心外法，逢緣自寂，身心坦然。

實際無差，與三世佛而一時成道；真空平等，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。

如台教云：如過去有佛號住無住，發願使己國眾生同日同時成佛，即日涅槃。又賢劫前有佛號平等，亦願己國及十方眾生亦同日成佛，即日滅度。故淨名經云：觀一切眾生即菩提相，不復更得；一切眾生即涅槃相，不復更滅。華嚴經云：如來初成正覺時，於自身中見一切眾生已成佛竟、已涅槃竟，皆同一性，所謂無性。以無性故，悉皆平等。隨染緣時成眾生亦無性，隨淨緣時成佛亦無性，以皆從緣生故。無性理同，故云實際無差。真空平等者，經中頌云：未達境唯心，起種種分別；達境唯心已，分別則不生。既達境唯心，便捨外塵相；從此息分別，悟平等真空。問：如上所說，一切眾生已成佛竟、已涅槃竟，則何用諸佛出世？答：為劣解眾生母胎出現上上根人，諸佛不出不沒。又為一切眾生不知如是事故，諸佛出世說此實法。如淨名云：說眾生空是真實慈。又約化門說成佛度眾生之義，即化辯真，亦非二見。如有難云：諸佛有誓願度盡一切眾生方成正覺，如今眾生未度，何得先成？有違本願。如古師云：如實義者，諸佛皆有悲智二門。以大悲故，窮未來際無成佛時，故菩薩闡提不成佛也；以大智故，念念速成。又欲化盡諸眾生界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，不懼違昔度盡誠言。又了眾生之本如故，化而無化，是則常成亦常、不成亦常，化生而無化，悲智自在，何局執耶？

心若不分，法終無咎。是之而六蔭七情，非之而二頭三手。

於一心真境之上，說是說非，皆是情生意解，無有實義。故信心銘云：纔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如大集經云：如第五大，如第七情，如十九界，無出無入，無生無滅，無有造作，無心意識，乃名無過。

從因緣而生起。

三教所宗，儒則宗於五常，道宗自然，佛宗因緣。然老子雖云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似有因緣，而非正因緣。言道生一者，道即虛，無自然故。彼又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謂虛通曰道，即自然而然。是雖有因緣，亦成自然之義耳。佛法雖有無師智、自然智，而是常住真理，要假緣顯，則亦因緣矣。故教說三世修因契果，非無善因、惡因。故楞伽經：大慧白佛：佛說常不思議，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。以無因故，我說常不思議有因。因於內證，豈得同耶？是則真常亦因緣顯。淨名云：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。法華云：諸

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。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經云：一切諸法，因緣為本。中論云：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。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則真空中道亦因緣矣。若爾，涅槃十六云：我觀諸行，悉皆無常。云何知耶？以因緣故。若一切法從緣生者，則知無常。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，是故無常，則外道有因緣矣。釋曰：此明外道在因緣內，執於緣相以為常住，是故破之言無常耳。今明教詮因緣妙理，具常無常，豈得同耶？況復宗者從多分說，所以因緣是所宗，尚不應致疑。

不同兔角之無。向正法而施為，豈類乾城之有。

真空是不空之空，空該有表；妙有是不有之有，有徹真源。一切正法從因緣而生，是依他起性，不同兔角斷滅之無；乾闥婆城日光暫現，是眾生遍計性所執之有。夫有無難解，多落斷常。如華嚴記云：一者或說妄空真有。如涅槃經云：空者所謂生死，不空者所謂大般涅槃。二者妄有真空，真空即是性，俗有即是相。三者俱空，相待無性故。四者俱有，性相不壞故，於諦常自二，於解常自一故。

德業無盡，至理難論。恒一恒異，常泯常存。

此一心法，是無盡之藏，大法之源。若悟入之人，功齊妙覺，不可以一異斷常情見之解矣。

說證說知，背天真而永沈有海。無照無悟，失圓修而常鎖空門。

若於真心執有修有證，違背天真之佛故。若執無修無照，又失圓修。李長者論云：策修而至無修，方知萬法無修。又云：忻寂不當放逸，還非以有作者故。所以若執有滯空，皆不達自心一色一香中道之旨。如華嚴疏云：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者。若執禪者，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，鏡常自明，不拂不瑩。若執法者，須起事行，當求如來依他勝緣以成己德。並為偏執，故辯雙行。若言依本智者，約理無偏智，性本具足故。若言而求佛智者，約事無所求中，吾故求之。所以心鏡本自久翳塵勞，恒沙性德並埋煩惱。是故須隨順法性，修證波羅蜜，以助顯故。諸佛已證，我未證故。又理不礙事，不妙理故。事不礙理，求即無求故。若此之修，修即無修，為真修矣。

大體焉分，隨機自別。萬派而豈有殊源，千車而終無異轍。

心為萬法根源，如六妙門云：此為大根人善識法要，不由次第懸照諸法之原，所謂眾生心也。一切法由心而起，若能反觀心性，不得心原，即知萬法皆無根本。

不隱不顯，四聰而莫認真歸。

四、聰而莫認真歸者。絕觀論云：夫道者，若言一人得之，道即不遍；若言眾人得之，道即有窮；若言各各有之，道即有數；若言總共有之，方便即空；若言修行得之，造作非真；若言本來有之，萬行虛設。何以故？非限量之所分別故。

無性無形。

無性無形者，華嚴經云：一切空無性，妄心分別有。又云：以佛眼觀見一切眾生，已成佛竟，已涅槃竟，皆同一性，所謂無性，乃至大悲之體，故得起悲。二、由眾生不知無性，佛證無性故，化令得知。如淨名云：說眾生空，是真實慈。

妙辯而難窮實說。

肇論云：釋迦掩室於摩竭，淨名杜口於毗耶，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，釋梵絕聽而雨華。此則理為神禦，口以之默，豈曰無辯，辯而不能言也。

冥心合道，意解難明。了達而尚非於智，參詳而豈在於情。

此一心法門是諸佛祕藏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唯應親省，莫能知之。故祖師傳法偈云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，了了無所得，得時不說知。如般若無知論云：直言以真諦之所徵求般若之智，即般若之智非是有知。何者為真諦之緣？唯是中道第一義空無相之理。所知之緣既是無相，能知之智安得有知耶？故不然也。惑人皆緣色生識者，當對色時，率爾眼識，同時意識，剎那起時見色，此色即是第八識中相分依他似有境之色。此色當現時，未有一切相，由此色境為緣，引生第二念尋求心，此尋求心即是第六意識，故云緣色生識。是名見色者，由有尋求心生故，即此尋求心緣本色境不著，便即變影而緣，即變出一切森羅萬像之相，遂於此影像相上起其現量之心。不了本空，執為實有，取色分劑，計從外來，故云是識見色。此即惑境有相，惑智有知也。反此，真智即不緣者，此明悟人不緣色生識也。何者？由其悟之人達其諸法本體皆空，猶如幻夢，無有真實，但從自識所變，畢竟無前境界可得。故起信云：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心念，即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諸法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為真如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不可得故，當知萬法唯是自心現量見，妄計為有。若能心無妄念，了法本空，即無一切境界之相，何有於色可緣？既無有色可緣，即不緣色生識，故即無取相；無色可緣，故即無有相。既無有相之惑境，即是無相之真境；既無取相之惑智，即是無知之真智。此乃真境無相，真智無知。為斯義故，以緣求智，智即非知也。

化人舞而幻士歌，誰當斷送；木馬奔而泥牛鬬，孰定輸贏。

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尚：得何道理，便住此山？答曰：見兩泥牛鬬入海，直至如今無消息。木馬泥牛，此非心識思量之境界。

故知唯識唯心，無二無別。

般若經云：一切智智清淨，乃至一切法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是知諸法與心全同，非分同，體用無別，相連不斷，似分能所，徹底無差。

一旨而已絕詮量。

萬法浩然，皆宗無相。舉一例諸，言思頓絕。

萬法而但空施設。

諸法無體，但空生空滅。設標名立體，皆是眾生想成。故經云：若知一切國土皆想持之，如是得名初發心菩薩。何者？悟心為入道之始。又融大師云：擾擾萬物空生死。如先德云：安立水月道場，修習空華萬行，降伏鏡像魔軍，成就夢中佛事。

虛生虛滅，唯情想而成持。

首楞嚴經云：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是知一切生死皆從情想而生，情想若無，心道自現。故經云：識停閑靜，想滅無為。

似義似名，但意言而分別。

如金剛三昧經云：佛言：善不善法從心化生，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，眾緣斷滅。何以故？一本不起，三用無施，住於如理，六道門杜。又攝論云：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，若欲入唯識觀修如行，緣何境界？緣意言分別為境，離此無別外境。何以故？此意言分別似文字言說及義顯現，唯有意言分別，無別有名言。菩薩能通達名無所有，則離外塵邪執。又此義依名言，唯意言分別。前以遣名，此下依名遣義。義者，即六識所緣境，離名無別。此境名言既唯意分別，故義亦無別體。菩薩通達無所有，亦離外塵邪執。又此名義自性差別，唯假說為量。前已遣名義，名義既無自性及差別，云何可立？若離假說，無別名義自性及名義差別。由證見此二法不可得，故名為通達。又六行集引識論云：凡夫從本來意言分別有二種：一似名，二似義。名義攝一切法皆盡。此名義俱是意言分別所作，離此無別餘法。以此文證，故知凡夫妄見境界，或名或義，皆是當時意言分別。如食浪蕩，妄見針火。據彼妄情，意謂是實。不知妄見，謂有外火。據實唯是意作火解，火則唯是意言分別。謂有火名，名是意言。謂有火事，事是意言。眾生妄見自身他身，地水火風等，皆亦似彼。雖復就實，唯識無外。據凡妄情，謂有能所。如古德云：謂色等五塵界，是現量境。五識親證，都無塵相。如來藏中，頓現身器無塵相。六七妄想，謂有我法。想所現相，是分別變。分別變相，但

可為境，而無實用。如日發燄，帶微塵而共紅，非實紅也。如水澄清，含輕雲而俱綠，非實綠也。如觀知畫像而非真。若了藏性，了塵境而為妄。故經云：非不證真如，而能了諸行，皆如幻事等，似有而非真。

於一圓湛，折出根塵。外摶地水而成境，內聚風火而為身。

首楞嚴經云：元於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，內外四大合，成其身眾生。第八藏識相分之中，半為外器，不執受故；半為內身，執為自性，生覺受故。如來藏識何緣如此？法如是故，行業引故。如云：想澄成國土，知覺乃眾生。楞嚴經鈔云：且妄見心動故，外感風輪；由愛心發故，外感水輪；由堅執心故，外感地輪；由研求懆心故，外感火輪。由四大故起六根，起六根故見六塵。故知三界離有情心更無別體。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無體，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。

持種之門。

第八識，亦名本識，一切有為法種子所依止；亦名宅識，一切種子之所棲處；亦名藏識，一切種子隱伏之處。

作生死之元始。

顯揚論云：阿賴耶識者，謂先世所作增上業煩惱為緣，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為因，所生一切種子異熟為體。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，於一切時一類生死不可了知。

總報之主。

第八識為一切眾生總報之主。此識相及境不可分報，一體無異。此識能生一切煩惱業果報事。又總報業者，如受戒招得人身，是總報業。由於因中有瞋有忍等，於人總報中而有妍醜，名別報業。

為涅槃之正因。

阿毗達經頌云：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傳。

標實慧宗。

法華經云：於眾生心中開佛知見。古釋云：佛知見者，即眾生真心。此心亦名實慧，亦名佛慧。

成真性軌

台教於一心說三軌：一真性軌，二觀照軌，三資成軌，即是一心三德。以真性軌為一乘體，即是法身。觀照軌為般若，祇點真性，寂而常照，名為報身。以資成軌為解脫，祇點真性，法界含藏無量眾善，名為應身。

具體而有法，皆宗。

真心為湛然常住不空之體，與萬法為宗。故首楞嚴經云：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。

絕待而無塵可比。

神性獨立，絕待無比。

高高法座，非聲聞矬短之能昇。

淨名經云：須彌燈王師子座，高八萬四千由旬，入居士室，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，況悟一乘圓教，非淺根所解。

赫赫日輪，豈外道嬰兒之所視？

經云：如朝日初生，七日嬰兒若視，即失眼光。況外道無目，不能見如來智，日失正見之光。

無偏無黨，至極至尊。總千岐而得旨，搜一切而歸根。

絕觀論云：云何為宗？答：心為宗。云何為本？答：心為本。云何為體？云何為用？答：虛空為法體，森羅為法用。如頓教五位門云：第一識心者，語是心，見是心，聞是心，覺是心，知是心，此是第一悟。一一能知如許多心，皆是一心，一心能遍一切處。第二知身同無情身，不知痛痒好惡，一切皆是心，不干身事。心能作人，心能作畜，心能作魚，心能作鳥。第三破四大身，身即是空，空即是無生，空無內外中間，離一切相。第四破五陰，色陰若有，四陰不虛；色陰若無，四陰何有？第五見性成佛，湛然常住。

眼底放光，照破十方之剎土。

法華經云：放一淨光，照無量國。心光普照，寧有邊耶？

意根演教，碾開一代之法門。

如來一代時教，並按眾生心說，離心更無一字可說。故金剛經云：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觸目相應，盈懷周匝。清白混同，水乳無雜。理從事變，存泯而盡逐緣分；事得理融，一多而常隨性合。意網彌布，心輪遍生。

意網彌布者，一切諸法從意生形，則知意如密網，一切眾生不能出故。如經頌云：諸法不牢固，但立在於念，善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。若了法空，意地亦寂，則妄心幻境既虛，一道真心自現。心輪遍生者，上塵部師立九心輪：一、有分，二、能引發，三、見，四、等尋求，五、等觀徹，六、安立，七、勢用，八、返緣，九、有分。然實但有八心，以周匝而言，總說有九，故成九心輪：一、且如初受生時，未能分別，心但任運，緣於境轉，名有分；二、心若有境，至心欲緣時，便生警覺，名能引發；三、其心覺已，於此境上轉，見照屬彼；四、既見彼已，便等尋求其善惡；五、既察彼已，遂等觀徹；六、識其善惡，而安立

心，起語分別，語其善惡；七、隨其善惡，便有動作，勢用心生；八、動作既興，善惡而廢，遂更返緣前所作事；九、既返緣已，退歸有分，任運緣故。名為九心，方成輪義。

與羣徒而作體，向萬物以安名。初居圓成現量之中，浮塵未起。

前五轉識及第八識，俱在現量。現量者，得法自性，不帶名言，無籌度心，是圓成語，不作外解，不落比非之量。媚慈又論云：五識現量，總無二種顛倒，猶如明鏡現眾色相。第七染識，有想倒、見倒。第六意識，具有三倒：取我法相，名為想倒；於想愛樂，復名心倒；於想計著建立，名見倒。

後落明了意根之地，外狀潛呈。

眼識與同時明了，意識緣時起分別心，作外量解，便成比量，則心外見法。

原夫業識之宗，何成教訓？能所不分，是非焉運？

三細識中，第一業識未分能所，智解不生。如起信論云：第一業識以最微細作諸識本故，如是業識見相未分。然諸菩薩知心妄動，無前境界，了一切法唯是識量，捨前外執，順業識義，說名業識。心不見心，無相可得者，是明諸法非有之義。又楞伽經偈云：身資生住持，若如夢中生，應有二種心，而心無二相。如刀不自割，如指不自觸，如心不自見，其事亦如是。若如夢中所見諸事是實有者，即有能見、所見二相，而其夢中實無二法。三界諸心皆如此夢，離心之外無可分別，故言一切分別。即分別自心，而就自心不能自見，如刀指等，故言心不見心。既無他可見，亦不能自見，所見無故，能見不成，能所二相皆無所得，故言無相可得。

因依轉相之內，倏起見心。

於此第二轉識中，初起見分。

俄關現識之間，忽陳相分。

至第三現識，便立相分，如境現像。諸師所明，一心法中總有四分義：一、相分，二、見分，三、自證分，四、證自證分。相分有四：一、實相名相，體即真如，是真實相故；二、境相名相，為能與根心而為境故；三、相狀名相，此唯有為法，有相狀故，通影及質，唯是識之所變；四、義相名相，即能詮下所詮義相分，是於上四種相中，唯取後三相而為相分相。又相分有二：一、識所頓變，即是本質；二、識等緣境，唯變影緣，不得本質。二、見分者，唯識論云：於自所緣，有了別用。此見分有五類：一、證見名見，即三根本智見分是；二、照燭名見，此通根心，俱有照燭義故；三、能緣名見，即通內三分，俱能緣故；

四、念解名見，以念解所詮義故；五、推度名見，即比量心，推度一切境故。於此五種見中，除五色根及內二分，餘皆見分所攝。三、自證分，為能親證自見分，緣相分不謬，能作證故；四、證自證分，謂能親證第三自證分，緣見分不謬，故從所證處得名。此四分義，總以鏡喻，鏡如自證分，鏡明如見分，鏡像如相分，鏡後玻如證自證分，故云四分成心。

光消積噎，影射重昏。

今所悟者，頓豁自心，方省其所知境各從心現者，如翳目見明珠有纇，今淨眼觀瑩淨無瑕，美惡唯自見殊，珠體本末如一。當悟之時，如開藏取寶，剖蚌得珠，光發襟懷，影含法界。

徹古而真源不散，該今而妙用常存。八萬四千之教乘，苗抽性地。三十七品之道樹，果秀靈根。

三十七品法者，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。此是一切菩薩助道之法，一一修習，並從心起。何者？夫身受心法，俱無自性，了不可得，即四念處。觀善不善法，從心化生，即四正勤。心性靈通，隱顯自在，即四神足。信心堅固，湛若虛空，即五根、五力。覺心不起，即七覺支。直了心性，邪正不干，即八正道。不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，塵沙佛法，悉從心起。如入楞伽經偈云：爾時佛神力，復化作山城，所有諸眾等，皆悉見自身。入化楞伽中，如來神力作，亦同彼楞伽。諸山及園林，寶莊嚴亦爾，一一山中佛，皆有大慧問。如來悉為說，內身所證法，出百千妙聲。說此經法已，佛及諸佛子，一切隱不現。羅婆那夜叉，忽然見自身，在己本宮殿，更不見餘物。而作是思惟：向見者誰作？說法者為誰？是誰而聽聞？我所見何法，而有此等事？彼諸佛國土，及諸如來身，如此諸妙事，今皆何處去？為是夢所憶？為是幻所作？為是實城邑？為乾闥婆城？為是翳妄見？為是陽燄起？為夢石女生？為我見火輪？為見火輪烟？我所見云何？復自深思惟：諸法體如是，唯自心境界，內心能證知。而諸凡夫等，無明所覆障，虛妄心分別，而不能覺知。能見及所見，一切不可得，說者及所說，如是等亦無。佛法真實體，非有亦非無，法相恒如是，唯自心分別。

出迷之津，履玄之始。

因心而迷，因心而悟，因心而生，因心而滅，如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。不唯迷悟之始，自行化他，須明此旨。如古德云：求大乘者，所疑有二：夫大乘法體，為一為多？如其是一，即無異法，無異法故，無諸眾生，菩薩為誰發弘誓願？若是多法，即非一體，非一體故，物我各別，如何得起同體大悲？由是疑惑，不能發心。今為遣此二疑，立一心法者，遣彼初疑，明大乘法唯有一

心，一心之外，更無別法，但有無明，迷自一心，起諸波浪，流轉六道。雖起六道之浪，不出一心之海，良由一心動作六道，故得發弘誓之願，六道不出一心，故能起同體大悲。如是依於一心，能遣二疑，得發大心，具足佛道。

義似華開，行同雲起。

一心無盡之義，如華開錦上；一心真如之行，猶雲起長空，如華嚴錦冠。云法界功德大悲雲者，法喻雙舉也。然大悲十義，故同於雲：一、從法性起，如雲起於空；二、感應而生，如龍吟雲起；三、性相體離，如雲無心；四、充法界，如雲滿空；五、用無盡，如雲不竭；六、能密祐，如雲高覆；七、動地警物，如雲震雷；八、放光明，如雲發電，若以三昧為雷，智慧為電亦得；九、普宣大法，如雲注雨；十、用寵即寂，如雲無依。具此十義，故喻於雲。

當覆一簣之日，山聳千尋；元行初步之時，程通萬里。

百尺之山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程，起於初步；合抱之樹，生於毫末；滔滔之水，起於濫觴。如一念心生，若善若惡，善則遠期佛果，惡則永劫沈淪，應須護於初念。

真俗無礙，其道在中，非即非離，常泯常通。應用恒沙，求之而奚窮祕跡；含容百巧，窺之而靡衒殊功。

維摩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，以足跡不可尋。又一心具足，若向外求，即內不足也。此一心妙道，是無功之功，非有為所作，故不可誇衒其功矣。

易辯邪途，難探正穴。聽之者無得無聞，演之者非示非說。

諸佛無有色聲功德，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。凡有見聞，皆是眾生自心影像，則說唯心說，聽唯心聽，離心之外，何處有法？古德云：如來演出八辨洪音，聞者託起自心所現，如依狀貌，變起毫端，本質已無，影像如在。羣賢結集，自隨見聞，依所聞見，結集自語。良以離自心原，無有外境，離境亦無內心可得。諸傳法者，非授與他，但為勝緣，令自得法。自解未起，無以悟他，自解不從他來，他解寧非自起？是故結集及傳授者，皆得影像，不得本質，無有自心得他境故。是知結集，乃是自心所變之經。至傳授者，傳授自心所變之法，得影非質，思而可知。若能常善分別自心所現，能知一切外性非性，此人知見，可與佛同，所說之法，與佛無異，悟入自覺，信智樂故。

妙峰聳於性地，仰之彌高。

華嚴經云：善財南行，向勝樂國，登妙峯山，參德雲比丘。妙峰者，心為絕待之妙，高顯如山，故稱妙峰。德雲語善財言：我住自在，心念佛門，知隨自心所有欲樂，一切諸佛現其像故。

法水涌於真源，酌而何竭。

此一心常住之法，用而無盡，體不可窮，一得永得，盡未來際。

包空而遍，匝界而周。是以大忘天下，方能萬事無求。火災欲壞之時，一吹頓滅。

般若經云：三千大千世界劫火洞然時，菩薩能與一氣，欲令頓滅，應學般若。

世界將成之際，舉念全收。

問：三界初因，四生元始。莫窮本末，罔辯根由。莊老指之為自然，周孔詺之為渾沌。最初起處，如何指南？答：欲知有情身土，真實端由。無先我心，更無餘法。謂心法剎那，自類相續。無始時界，展轉流來。不斷不常，憑緣憑對。非氣非稟，唯識唯心。肇論鈔云：老子云：無名天地始，有名萬物母。若佛教意，則以如來藏性轉變為識藏，從識藏變出根身器世間一切種子。推其化本，即以如來藏性為物始也。無生無始，物之性也。生始不能動於性，即法性也。南齊沈約均聖論云：然則有此天地以來，猶一念也。融大師問云：三界四生，以何為道本？以何為法用？答：虛空為道本，森羅為法用。問：於中誰為造作者？答：此中實無造作者。法界性自然生，可謂總持之門，萬法之都矣。光未發處，尚無其名。念欲生時，似分其影。初因強覺，漸起了知。見相纔分，心境頓現。首楞嚴經云：皆是覺明，明了知性。因了發相，從妄見生。山河大地，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。因此虛妄，終而復始。釋曰：此皆最初因迷一法界，故不覺念起。念起即是動相，動相即是第一業識。未分能所，乃覺明之咎也。從此變作能緣，流成了相，即明了知性，為第二見分轉識。後因見分而生相分，即因了發相，為第三相分現識。能所纔分，盡成虛妄。何者？見分生於翳眼，相分現於幻形。於是密對根塵，堅生情執。從此隔開真性，分出湛圓。於內執受知覺，作有識之身；於外離執想澄，成無情之土。遂使鏡中之形影，滅而又生；夢裏之山河，終而復始。但以本源性海，不從能所而生。湛爾圓明，照而常寂。祇為眾生違性不了，背本圓明，執有所明，成於妄見。因明立所觀之境，因所起能觀之心。能所相生，心境對待。隨緣失性，莫反初原。不覺不知，以歷塵劫。所以首楞嚴經云：佛言：富樓那，如汝所言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汝常不聞如來宣說，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？富樓那言：唯然，世尊。我常聞佛宣說斯義。佛言：汝稱覺明，為復性明稱名為覺？為覺不明稱為明覺？富樓那言：若此不明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。佛言：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。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。無明又非覺湛明性，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。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

能。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。同異發明，因此復立無同無異。如是擾亂，相待生勞。勞久發塵，自相渾濁。由是引起塵勞煩惱，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。虛空為同？世界為異？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。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，故有風輪執持世界。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礙。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，故有金輪保持國土。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，故有火光為變化性。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含十方界。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，溼為巨海，乾為洲潭。以是義故，彼大海中火光常起，彼洲潭中江河常注。水勢劣火結為高山，是故山石擊則成燄，融則成水。土勢劣水抽為草木，是故林藪遇燒成土，因絞成水。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。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釋曰：此二覺義，幽旨難明。若欲指陳，須分皁白。大約經論有二種覺：一、性覺，二、本覺。有二種般若：一、本覺般若，二、始覺般若。有二種心：一、自性清淨心，二、離垢清淨心。有二種真如：一、在纏真如，二、出纏真如。此八種名，隨義分異，體即常同。今一切眾生祇具性覺、本覺般若、自性清淨心。在纏真如等，於清淨本然中，妄忽生於山河大地。以在纏未離障故，未得出纏真如等。若十方諸佛二覺俱圓，已具出纏真如等，無有妄想塵勞，永合清淨本然，則不更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。如金出礦，終不更染塵泥；似木成灰，豈有再生枝葉？將此二覺已豁疑情。如疏釋云：世界相續，文中有三：一、先辯二真，二、明其三相，三、明其四輪。且第一、先辯二真者。經曰：佛言：富樓那！如汝所言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、本覺明妙？富樓那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我常聞佛宣說斯義。釋曰：言二真者：一、性覺妙明，二、本覺明妙也。性覺妙明者，是自性清淨心，即如來藏性，在纏真如等。本性清淨，不為煩惱所染，名為性覺。本覺明妙者，出纏真如也。從無分別智覺盡無始妄念，名究竟覺。始覺即本覺，悟本之覺名為本覺。故起信論於真如門名為性覺，於生滅門名為本覺。由迷此性覺而有妄念，妄念若盡而立本覺。以性覺不從能所而生，非假修證而得，本自妙而常明。以真如之性性自了故，故云性覺妙明。以始覺般若明性覺之妙，故云本覺明妙。又以始覺之智了本性故，則本覺明妙。故經中常說真如為迷悟依，故言我常聞佛宣說斯義。以本性清淨是性覺義，但以性中說覺，如木中火性，非是悟已而更起迷，故悟時始立本覺之號。悟本覺已更不復迷，故將二覺之名以答富樓那難訖。上來雖於迷悟二門說二覺相，而未廣辯起妄因由，先真後妄，故次下明。即當第二明三相門，文分為二：初立因相，次立果相，即起信論三細義。初立因相，文又分三：第一、總問覺明

之號，第二、別答能所斯分，第三、同異發明結成三相。且初總問覺明之號者，經曰：佛言：汝稱覺明，為復性明稱名為覺？為覺不明稱為明覺？釋曰：何故作此問耶？謂前標二覺之號，性體即是覺明，妄起必託於真，故使依真起問。且佛問意，汝稱覺明，為復覺性自明，名為覺明？為復覺體不明，能覺於明？故稱覺明是明之覺。第二、別答能所斯分者，經曰：富樓那言：若此不明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。釋曰：準富樓那答意，必有所明，當情為其所覺。若無覺之明，則無覺明之號，但可稱覺而無所明，故云則無所明。據佛本意，性覺體性自明，不因能覺所明，方稱覺明。以真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祇緣迷一法界，強分能所，故成於妄。第三、同異發明結成三相者，經曰：佛言：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，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。無明又非，覺湛明性，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。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，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。同異發明，因此復立，無同無異。釋曰：此文正釋迷真起妄之相也。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者，牒富樓那語也。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者，正破也。若要因所明，方稱覺明者，此乃因他而立，非自性覺，故言有所非覺。如緣塵分別而有妄心，離塵則無有體，豈成真覺？又釋：若以不明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者，故知覺體本無明相。佛證真際，實不見明，若見於明，即是所明。既立所明，便有能覺，但除能所之明，方稱妙明。此妙之明，是不明之明，不同所明。故華嚴經云：無見即是見，能見一切法。肇論云：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矣。若因明起照，則隨照失宗。此則元因覺明起照，生所所立，照性遂亡。則是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。緣所遺者，乃是但隨能緣之相，覆真唯識性，一向能所相生。如風鼓水，波浪相續，澄湛之性，隱而不現。後此迷妄，生虛空之相，復因虛空，成立世界之形。於真空一心，畢竟無同異中，熾然建立，成諸法究竟之異。皆因情想擾亂，勞發世界之塵；迷妄昏沈，引起虛空之界。分世界差別為異，立虛空清淨為同。於分別識中，又立無同無異，皆是有為之法，盡成生滅之緣。未洞本心，終成戲論。無所非明者，若能覺之體，要因所明，方稱覺明者。若無所覺之明，則能覺之體，便非是明。故云無所非明。故知覺之與明，互相假立，本無自體，豈成自性覺？故云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。此文雖簡約，道理昭然。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，縱破也顯妄覺之體，無湛明之用。若言但覺於明，何須覺體自明者，則自性非明，便無覺湛之用。故云無明又非覺湛明性。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者，釋妄覺託真之相也。何以得知妄覺初起，有覺明之相耶？祇緣性覺，必有真明。所以妄覺託此性明，而起影明之覺。執影

像之明，起攀緣之覺。迷真認影，見相二分，自此而生。覺明之號，因茲而立。問曰：此之妄覺，為見性明而起，為不見明而起？若見真明，不合成妄；若不見真，則不名為覺明。答曰：本性真明，非妄所見。妄心想像變影，而緣不了，從自影生。妄謂見明之覺，以初無別相，唯有真明。妄心想像此明，故有覺明之號。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者，次下正明三相相因而起也。夫一真之覺，體性雖明，不分能所，故云覺非所明。由影明起覺，能所即分，故云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者，最初立異相也。即如起信云：由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，不覺心起而有其念，名為動相，即是業相。既云不了一法界相，不覺而起，即是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者，即轉相也。異彼動相，故云異彼所異。初之動相，異一真故；此之同相，異動相故。因異立同者，前之初起，名之為動。動必有靜，相形而立，故云因異立同。靜相似真，故名同相。同異發明，因此復立。無同無異者，即現相也。形前二相而立，故云同異發明。非前二相，故云因此復立。無同無異，起信即云業相、轉相、現相，此經即云異相、同相、無同異相。此為無明強覺能所初分，展轉相形，立此三相。以剎那生住異滅，體雖總是賴耶，約生滅相熏，有其因種。因必有果，約當現行所感位別。至果相中，當廣料簡。第二、果相者，經曰：如是擾亂，相待成勞。勞久發塵，自相渾濁。由是引起塵勞煩惱，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。虛空為同？世界為異？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。釋曰：彼前三相，互相形待，剎那剎那，生住異滅，動息不住，相待成勞，勞久發塵。自相渾濁者，勞是勞累，塵是塵垢。既迷清淨之體，亂成塵想，塵想相渾，能覆真性，故名為濁。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者，覺明熏習，積妄成塵，擾惱相熏，故名煩惱。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者，果相現前也。起是動相，動即是風，四風動搖，積成世界，故云起為世界。動息之處，即名為靜。是前同相，結成虛空，故云虛空為同，世界為異。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者，彼前無同異相，結成有情含藏識也。此之識體，無分別性，故云無同無異。而能變起一切之相，故云真有為法。自後一切諸塵境界，能熏所熏，隨所發現，皆從此識而生，故起信論名為現識，能現六塵境界故。問曰：起信三相，總是賴耶，何故此中別配現識？答曰：此之三相，總是無明，前後相熏，分能立所。起信攬前因種，總是賴耶。此經以果相現行分，能變所變，即世界為所變，現識為能變。能變既是賴耶，故配現識。又起信論云：不生滅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阿黎耶識。即此經無同無異相，名阿賴耶識。起信舉初攝後，此經舉後攝初，因門果門，體亦不別。第

三明四輪成世界，即承前三相，起為世界，靜為虛空，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。既言世界、虛空及有情相，世界即地、水、火、風四輪次第，從何妄想變此不同？有情即內根、外塵四生業果受報輪迴，此之分位即有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。自此已下，一一廣明。今此且辯四輪成世界，文又分二：初明四輪成界，後辯草木山川。且四輪成界者，經曰：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，故有風輪，執持世界。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礙，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，故有金輪，保持國土。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為變化性。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，含十方界。釋曰：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者，釋風輪及空界相也。由初妄覺，影明不了，遂成空昧。如障明生暗，二相相形。覺明即是動相，空昧即是靜相。一明一昧，一動一靜，剎那相生，如風激浪，相待不息。於內初起，即名為搖，於外即成風輪世界。是故世界之初，風輪為始。空昧即是虛空，既無形相，不名世界。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礙者，釋地相也。因空異明，相待成搖，搖能堅明，以成於礙。如胎遇風，即成堅礙，亦是執明生礙。我於內即是覺明，堅執於外即成金寶，故云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。故知寶性因覺明有，是故眾寶皆有光明。小乘但知業感，而不知是何因種。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為變化性者，釋火性也。堅執覺性，即成於寶；搖動所明，即出於風；動靜不息，即是風金相摩；於外即成火光，能成熟萬物，故言為變化性。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含十方界者，釋水輪也。寶明之體，性有光潤，為火熱蒸，水便流出。又覺明生愛，愛即是潤，於內即是愛明，於外即成寶潤。火性上蒸，融愛成水，一切業種非愛不生，一切世間非水不攝。故四大性互相因籍，體不相離，同一妄心所變起故，如虛空華不離心故。愚人不了心外執法，顛倒見故。次下辯草木山川之異者，經曰：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，溼為巨海，乾為洲潭。以是義故，大海之中火光常起，彼洲潭中江河常注。水勢劣火結為高山，是故山石擊則成炎，融則成水；土勢劣水抽為草木，是故林藪遇燒成土，因絞成水。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，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釋曰：妄性不恒，前後變異，所感外相，優劣不同。愛心多者，即成巨海；執心多者，即成洲潭。風性生慢，火性生瞋。於色起愛，潭中流水；違愛生瞋，海中火起。水邊平地曰潭。慢增愛劣，結為高山；愛增慢輕，抽為草木。或瞋、愛、慢三，互相滋蔓，異類成形。草木山川，千差萬品，先從妄想結成四大，從四大性愛、慢滋生，離有情心，更無別體。故云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，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是以賦云：世界欲成之際，舉念全收。非唯世界但有成壞，萬法悉從心

生。故經云：成劫之風，壞劫之風，皆是眾生共業所感。業由心造，豈非心耶？

乘急戒圓。

乘急者，於一心大乘種性，志力淳熟，解心明利。戒圓者，於大乘戒法，堅持無犯。故瓔珞經云：一切戒以心為體，心無盡故，戒亦無盡。

因成果滿。

初發菩提心為因，後究竟心為果，故云初與實相為因，後以實相為果。

該括有空。

有徹空源，空居有表，如波徹水源，水窮波末，皆是一心體用交徹。如色空章十門止觀：第一、會相歸性門，於中有二種：一、於所緣境會事歸理，二、於能緣心攝散歸止也。第二、依理起事門者，亦有二種：一者、所歸之理非斷空故，不礙事相，宛然現前；二、由所入之止不滯寂故，復有隨事起於妙觀也。第三、理事無礙門者，亦有二種：一、由習前理事融通交徹，令無二雙現前故，遂使止觀同於一念頓照也。第四、理事雙絕門者，由理事雙現，互相形奪故，遂使兩相俱盡，非理非事，寂然而絕，是故令止觀雙泯，迥然無寄也。第五、心境融通門者，即彼絕理事之無礙境，與彼泯止觀之無礙心，二而不二，故不礙心境而冥然一味；不二而二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兩分也。第六、事事相在門者，由理帶諸事，全遍一事，是故以即止之觀，於一事中見一切法，而心無散動。如一事，一切亦爾。第七、彼此相是門者，由諸事悉不異於理，復不異於一事，是故以不異止之觀，見於一事即是一切，而念不亂。如一事，一切亦爾。第八、即入無礙門者，由交參非一，與相含非異，體無二故。是故以止觀無二之智，頓見即入三門，同一法界，而心無散動也。第九、帝網重現門者，如於一事中具一切故，此一切內復各具一切，如是重重，不可窮盡。如一事既爾，餘一切事亦然。以止觀心境不異之智，頓見一切，各各重重，悉無窮盡，普眼所矚，朗然現前，而無分別，亦無散動。第十、主伴圓備門者，菩薩以普門之智，頓照於此普門法界。然舉一門為主，必攝一切為伴，一切亦爾。是故主伴、伴主，皆悉無盡，不可稱說。菩薩三昧海門，皆此安立，自在無礙，然無異念也。

交參主伴。

以一心為主，萬法為伴，或萬法為主，一心為伴，互為主伴，性相該通。如云此土文殊說，則十方國土文殊一時同說。

十玄門之資攝，無盡無窮。

十玄門者：一、同時具足相應門。此約諸法相應，無前後說。如海一滴，含百川味。二、一多相容不同門。此門約理說。如一室千燈，光光涉入。三、諸法相即自在門。此門約用說。就三世間，圓融即入，而成無盡。如金金色，二不相離。四、隱顯祕密俱成門。此門約緣說。如片月澄空，晦明相並。五、微細相容安立門。此門約相說。即一時齊現，似束箭齊頭，如瑠璃瓶盛多芥子。六、因陀羅網境界門。此門約譬喻說，約法相即，互照重現無盡門。如兩鏡互照，傳輝相寫，遞出無窮。七、諸藏純雜具德門。此門約諸行說。亦名廣狹門，亦名主伴門。如北辰所居，眾星拱之。八、十世隔法異成門。此門約三世說。如一夕之夢，翱翔百年。九、唯心迴轉善成門。此門約心說。如徑尺之鏡，見千里之像。十、託事顯法生解門。此門約智說。如立像豎臂，觸目皆道。此十玄門，法法皆具，悉入一心無盡之旨。如海涌羣波，羣波即海。金成眾器，眾器皆金。若以平等心是一義，差別心是多義。以一心即一切心，是相即義，是同時相應義。以一切心入一心，是相入義。以一心攝一切心，是隱義。以一切心資一心，是顯義。以不壞差別心而現平等心，是多中一義。以不隱平等心而現差別心，是一中多義。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，廣大心不礙微細心，是一多不同義，亦是相容義。以一心為主，一切心為伴，是主伴義。以一實心是純義，差別心是雜義。差別心即一實心，雜恒純。一實心即差別心，純恒雜。即諸藏純雜義。以一心帶一切心，還入一心，是帝網義。因心現境，見境識心，是託事顯法義。長劫短劫，延促時量，皆從積念而成，一心所現，是十世義。因一心正義，演難思法門，究竟指歸，言亡慮絕，即唯心迴轉義。自心既爾，彼心亦然。涉入交羅，重重無盡矣。

六相義之融通，不常不斷。

夫一切字、一切法，皆有此六相。若善見者，得智無礙總持門，於諸法不滯有、無、斷、常等見。此六字義闕一，即理智不圓。此是初地位中觀，通世間一切法門，故不可廢一取一，雙立雙亡。雖總同時，繁興不有；縱各具別，冥寂非無。不可以有心知，不可以無心會。此六相義，於一一法上皆具。今於一心上具者，心是總相，能生世間、出世間一切法故。於一心中起善、惡心，是別相；心王、心所皆同真性，同一聚法，是同相；念念互起，各各差別，是異相；諸法由心迴轉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則是成相；心心不可得，是壞相；

鷲山正脈，鹿苑鴻基。真風長扇，慧範恒施。

此一心法，是十方三世諸佛得道之場，說法之本。原始要終，不離此法；該今括古，豈越斯門？如百門義海云：遠近世界，佛及

眾生，一切事物，莫不於一念中現。何以故？一切事法，依心而現，念既無礙，法亦隨融。是故一念即見三世一切事物顯現，故知萬法不出一心矣。夫心法者，大約有三：一者、四分成心；二者、心法四緣生；三者、三量明心。四分成心者：一、自證分，是心體；二、見分，是心用；三、相分，是心相；四、證自證分，是心後邊，為量果。八識心王，各各具四分義。心法四緣生者：一、是因緣，從種子而生；二、是所緣，緣境牽生心用；三、是等無間緣，念念相續；四、是增上緣，不相障礙。若闕一緣，心法即不生。三量明心者：一是現量，得法自性，不帶名言；二是比量，比度而知；三是非量，境不現前。且山河大地是第八阿賴耶識相分，眼識於第八識相分上又變起一重相分，同與明了意識初念中率爾心緣時是現量，後落第二念意識作解之時便成比量。若境不現前，緣過去獨影境中是非量。凡一代時教說心地法門，不出四分三量料簡，廣說在宗鏡錄中。又約妄心有五種心：一、率爾心，謂聞法創初，遇境便起；二、尋求心，於境未達，方有尋求；三、決定心，審知法體，而起決定；四、染淨心，法詮欣厭，而起染淨；五、等流心，念念緣境，前後等故。又約境有三：一、性境，是現量心得；二、帶質境，是比量心現；三、獨影境，是非量心緣。

隱顯無際，而晦明相並。

百門義海云：若心攝一切法，即彼隱而此顯；若一切法攝心，即彼顯而此隱。由顯時全隱而成顯，亦全顯而成隱，相由成立，是故隱時正顯，顯時正隱，如合日月，晦明相並。又十玄門中祕密隱顯俱成門者，謂諸法相攝之時，能攝則現，名之為顯；所攝不顯，名之為隱。即隱常顯，即顯常隱，名曰俱成。常情不知，名為祕密。次辯相者，且約一多相攝以明隱顯，有其六句：一、一顯多隱，一攝多故；二、多顯一隱，多攝一故；三、俱上二句，同時無障礙故；四、泯約相形，奪俱不立故；五、具上四，是解境故；六、絕上五，是行境故。然一顯與多顯不俱，一隱與多隱不並，隱顯顯隱，同時無礙。三昧章云：又事相隨理，存亡自在，亦融成十義：一、以事全事，故事泯也；二、以理全事，故事存也；三、以前二不相離，故亦存亦泯也；四、以二相奪，故非存非泯也；五、以舉體全理，事相方成，故即泯而存也；六、以事舉體全成，無不蕩盡，故即存而泯也；七、以二義相順，故即存即泯俱存；八、以相奪，故即存即泯俱泯也；九、以前八義同一事法，存亡自在，無礙俱現；十、以同時相奪義，故無不盡。圓融超絕，迥出情表，亦深思可見。

念劫融通，而延促同時。

百門義海云：融念劫者，如見塵之時，是一念心所現。此一念之時，全是百千大劫。何以故？以百千大劫，由本一念，方成大劫。既相成立，俱無體性。由一念無體，即通大劫；大劫無體，即該一念。由念劫無體，長短之相自融，然亦不壞長短之相。故云：塵含法界，無虧大小；念包九世，延促同時。九世者，過去世中有現在、未來，未來世中有過去、現在，現在世中有過去、未來，三三成九世。

微妙之境幽深，非從像設；太玄之鄉緜邈，莫可心知。卓爾不羣，湛然純一。天成神授而挺生，萬德千珍而共出。

一切眾生心，本具無漏功德，念念內熏，及至成佛時，便為性起功德。如懶瓚和尚偈云：我有一語，無過直與。細於毫末，大無方所。本自圓成，不勞機杼。又古德云：至妙靈通，目之曰道。若不鏡方寸，則虛負性靈矣。

眾義咸歸於此宗，百華同成於一蜜。獨超紫微之表，教海宏樞；細開虛寂之閒，禪扃正律。

問：眾義咸同成一蜜者，即成佛本理但是一心，云何更立文殊、普賢行位之因，釋迦、彌勒名號之果，乃至十方諸佛國土神通變現種種法門等？答：此是無名位之名位，無因果之因果，是心作因，是心成果，是心標名，是心立位。釋論云：初觀實相名因，觀成名果。故知初後皆心，因果同證，祇為根機莫等，所見不同。若以一法逗機，終不齊成解脫，須各各示現，引物歸心。雖開種種之名，皆是一心之義。若違自心，取外佛相勝妙之境，則是顛倒。所以華嚴頌云：若以威德色種族，而見人中調御師，是為病眼顛倒見，彼不能知最勝法。又頌云：假使百千劫，常見於如來，不依真實義，而觀救世者。是人取諸相，增長癡惑網，繫縛生死獄，盲冥不見佛。云何不見佛？一者為不識自心，二者為不明隱顯。何者？眾生之因，隱於本覺；諸佛之果，顯於法身。因隱之本覺，是果顯之法身，故云凡聖交徹，理事相含矣。所云釋迦牟尼者，釋迦此云能仁，牟尼此云寂默。能仁者，即心性無邊，含容一切；寂默者，即心體本寂，動靜不干。故號釋迦牟尼覺，此名佛。彌勒者，此云慈氏，即是一心真實之慈。以心不守自性，任物卷舒，應現無方，成無緣化，故稱慈氏。阿彌陀者，此云無量壽，即如理為命。以一心真如，性無盡故，乃曰無量壽。阿閦者，此云不動，即一心妙性，湛然不動，妙覺位不能增，無明地不能滅。文殊即是自心無性之本理，普賢即是自心無盡之妙行，觀音是自心之大悲，勢至是自心之大智，乃至神通變化，皆即一心矣。故般若經云：一心具足萬行。即斯旨也。

唯自不動於彼云云。

肇論云：既無心於動靜，亦無像於去來。去來不以像，故無器而不形。動靜不以心，故無感而不應。然則心生於有心，像出於有像。註云：月若入器，則一器有而眾器無。良由月體不入器中故，則能千器萬器一時遍應。聖人不以像應物，則塵剎普現其身。動靜不慮其心，故有感皆通。周易云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心生於有心，像出於有像者，一切聖心及佛像，皆是眾生有心中而現。聖且無心無像，但本願力故，為增上緣，各令機熟。眾生自見如是事。

道在心而不在事，法由我而不由君。

萬法唯識者，總有四種意識：一者明了意識，境現在前。二者獨散意識，境不在前，獨頭而起，如緣過去境等。又不在定，但是散心所緣，故云獨散意識。三夢中意識，此三種意識，皆是眾生自心業之影像色。四定中意識所現境界，即是坐禪人定中所現，名定果色。如攝論云：如觀行人定中所見色相境界，識所顯現，定無境界。此於九想中所變青黃等色相，是定境，非所憶持識。憶持識有染汙，此境現前，所見分明清淨。則唯識之旨，於此彌彰。如依鏡面，但有自面，無有別影。何以故？諸法和合道理，難可思議，不可見法而令得見。定心亦爾。定心有二分：一分似識，一分似塵。此二種實唯是識。若憶持識，是過去色。此定中色，若在散心，五識可言緣現在外塵起。若散意識，緣過去塵起。若在觀中，必不得緣外色為境，色在現前，又非緣過去境。當知定心所緣色，即見自心，不見別境。以定中色，此定外色，應知亦無別境。是知一心即萬法，萬法即一心。何者？以一心不動，舉體為萬法故。如起信鈔云：舉體者，謂真如。舉體成生滅，生滅無性，即是真如。不曾有真如處不生滅，未曾有生滅處不真如。唯我不動於彼云云者，如長者論云：以一切眾生根器為明鏡，佛於一切眾生心海，任物自見，各得自法，皆令向善，及得菩提。

真性與緣起，同壽不思議而可思議；有量共無量，平運居見聞而非見聞。

一切染淨諸法是真性中緣起，一心是緣起中真性。真性則不思議無量，緣起則可思議有量。以皆是一心同時，故不思議即可思議，無量即有量。究竟論之，二俱寂滅。如華嚴經頌云：菩薩入是不思議，於中思議不可盡。入是不可思議處，思與非思俱寂滅。又云：所思不可思，是名為難思。

物外祥雲，法中閒氣。奇絕而異代殊珍，廣大而宗徒富貴。

古云：不讀華嚴經，焉知佛富貴者，以華嚴以心為宗，故稱無盡宗趣。如經云：知一切法在一念。又如大莊嚴法門經云：復次長

者子！菩薩不應覺於餘事，但覺自心。何以故？覺自心者，即覺一切眾生心故。若自心清淨，即是一切眾生心清淨故。如自心體性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體性；如自心離垢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垢；如自心離貪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貪；如自心離瞋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瞋；如自心離癡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癡；如自心離煩惱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煩惱。作此覺者，名一切智知覺。又華嚴經頌云：心集無邊業，莊嚴諸世間，了世皆是心，現身等眾生。

得初而即得後，猶圓珠無間隔之方；了一而便了餘，似海滴總江河之味。

一是多，一能遍於多；多是一，多能遍於一。亦如毛孔是小，剎土是大。毛因悟顯，剎逐迷生。迷則有分限，悟則無邊際。又若具諸剎，毛孔皆有稱性及不壞相義。今毛上取稱性義故，如法性之無外；剎上取不壞相故，不遍稱性之毛。又內外緣起非即離故者，亦有二義：一、約內外共為緣起，由不即故，有能所入；由不離故，故得相入。二、約內外緣起與真法性不即不離，此復二義：一、由內外不即法性有能所入，不離法性故，毛能包剎遍入。二者、毛約不離法性，如理而包；剎約不即法性，不遍毛孔。思之成觀。

一法纔徹，萬彙皆通。直論入道之處，靡離淨意之中。

經頌云：迷時三界有，悟即十方空。欲知成道處，祇在淨心中。

諸佛不證真門，悟時無得；異生弗沈死海，迷處全空。

以凡聖一如，本無迷悟。但了佛是心，萬法如鏡。是以思益經云：思益菩薩放右掌寶光，一切四眾皆如佛相，各坐寶蓮華座。下方四菩薩踊出，欲禮世尊，乃發願言：今此眾會，其色無異。當知一切諸法，亦復如是。此語不虛。願釋迦如來現異相，令我禮敬。即時釋迦如來踊起七多羅樹，坐師子座。

幽旨罕窮，淺根難信。情見不到而理深，智解莫明而機峻。業果隳於淨地，苦海收波。罪華籍於慈風，刀山落刃。

業由心造，罪是心生。若了自他唯心，即無逆順對治，無復結業。如阿闍世王及央掘魔羅比丘等，遇佛悟罪性空，得入聖位，故云得道業亡。又云：心生即是罪生時。今若悟境是心，心即不起，心滅即是罪消時，自然罪山摧而業海枯，鑊湯息而銅柱冷矣。

旨不可見，義不可尋。理短而甘，鞭屍吼石。

鞭屍者，佛滅後八百年，有如意論師出世，善能談論。王禮為師，遂召外道，令如意論師立義。論師立先因後果，集、苦、道、滅。集是有漏因，苦是有漏果，道是無漏因，滅是無漏果。外道遂來出過。外道云：汝師出世，說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何

以弟子說集、苦、道、滅？有違師教過。如意救云：我不違師教。佛在世日，說先果後因者，為對不信因果有情，先說苦果，後說集因。我今順因果說，亦不相違。此時外道朋黨熾盛，眾中無證義人。王賜外道金七十兩，封外道論為金七十論。如意此時墮負，嚼舌而終。至佛滅後九百年，世親出世，披尋外道邪論，果見如意屈負，遂造論軌、論式等，上王救如意論師。王加敬仰，賜世親金七十兩，封為勝金七十論。王令縛草鞭屍，表外道邪宗鞭草屍血出，所以云世親有鞭屍之德。故知說須逗機，無證便墮。古人嚼舌，可謂為法忘軀矣。鞭草出血者，是知理為神禦，邪法難扶。無情出血，表心境一如矣。吼石者，昔劫初之時，有外道名伽毗羅，修道得五通，造略數論。知世無常，身不久住，恐後有人破我所造之論，遂欲駐身，拒來破者。便往自在天所，求延壽法。天云：我今變汝為一物，最為長壽。其仙人遍報門徒：我今化為石，若有異宗來難我法者，但教書於石上，我自答通。天遂變仙人為一方石，可長一丈餘，在頻陀餘柑林中。後陳那造因明論成，以宗、因、喻三支比量，破其數論。弟子莫能通答，將陳那比量往餘柑林，書於石上。尋書出答後，又書比量於石，與弟子同封記之。至明旦往看，石上書答訖。如是陳那又書比量於石上，難彼外道，至二三日方答。得陳那復書，至七日後方答。如是又書其石，並不書出答詞。被陳那難詰，其石汗出，大吼振破，昇在空中。所以世云陳那有吼石之能也。變身為石，而能形文對答者，可謂心境同原，自他一際，有情無情，同一體性。如漩澓頌云：若人欲識真空理，心內真如還遍外。情與無情同一體，處處名為真法界。又首楞嚴經云：根塵同原，縛脫無二。識性虛妄，猶若空華。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無漏真淨。云何是中更容他物？石吼振破者，是知妙理難虧，真心莫易，可以摧邪轉正，去偽存真。且如金石至堅，尚能隳壞，豈況浮言汎解，而能移易乎？

請說而願，捧足傾心。

西天有陳那菩薩，世稱命世，賢劫千佛之一也。山神捧菩薩足，高數百尺，唱言：佛說因明，玄玅難究，如來滅後，大義淪絕。今幸福智攸邈，深達聖旨，因明論道，願請重弘。因許所請，遂造因明正理門論。又如釋迦如來初得道時，梵王請轉法輪，亦如舍利弗請佛說法華經等，皆是傾心瀝懇，三請方說。

廣長舌之敷揚。

佛說法華經，出舌至梵天。說阿彌陀佛經時，舌覆大千世界。以凡夫人舌過鼻尖，表三生不妄語。聖人出舌至髮際，以佛說法華

一乘等心地法門時，舌出過凡聖之上，以表所說心法真實，起眾生信故。

暫披而即能熏種。

法華經云：須臾聞之，即得阿耨菩提。又云：一句染神，歷劫不忘。如華嚴策林。問：罪有淺深，位有階降。阿鼻地獄極惡罪人，如何頓超，便階十地？若言經力，或推佛光，何不獄中談經？何借光明常照？仰申所以，用顯大違。答：圓頓教海，德用難思。諸佛威神，利樂叵測。然其化物，要在有緣。地獄罪人，昔聞圓法，具金剛種，得遇佛光。光流成道之時，則是根機已熟。冥機叩聖，感應道交。亦似萌芽，久含陽氣。東風一拂，頓示抽條。位雖頓圓，久因積善。若非其器，亦不遇斯光。諸地久修，果無頓得。其由影隨質妙，響逐聲倫。理數而然，亦何致惑？善惡之法，皆是熏成矣。

五，實語之剖析。

五語者，金剛經云：一真語，二實語，三如語，四不誑語，五不異語。此表所說一心金剛般若之法不虛，以金剛是不可壞義，般若即無二之旨。

一覽而須納千金。

因明鈔云：玄鑒居士是護法菩薩門徒，護法造得唯識稟本一百卷，臨入滅時，將付玄鑒居士云：支那菩薩到，為將分付此土，如有人借看，但覓取金一百兩，可借與看一遍。三藏於居士處得此稟本，歸翻為十卷，即成唯識論是也。又天親菩薩造唯識三十頌，付一居士，亦囑云：若有要看者，索金一兩。邇後門庭來求觀者，輸金如市。是知古人重教輕珍，敬人愛法，況聞之入道，便為出世之人，豈世間珍寶而為酬比耶？故法華經偈云：若有聞法者，無一不成佛。

舉止施為，現大神變。

證道歌云：三身四智體中圓，八解六通心地印。如今眾生身中三身者，寂是法身，智是報身，用是化身。四智者，前眼等五識是成所作智，第六意識是妙觀察智，第七末那識是平等性智，第八阿賴耶識是大圓鏡智。在眾生時，智劣識強，但名為識。當佛地時，智強識劣，但名為智。祇轉其名，不轉其體。又歌云：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顆圓光色非色。又志公和尚歌云：運用元來聲色中，凡夫不了爭為計。

理不偏而事不孤，行常順而道常遍，即多用之一體，同時頓具，而非分於一體之多門，前後交羅而齊現。

出世之道，理由心成；處世之門，事由心造。若以唯心之事，一法即一切法，舒之無邊；以唯心之理，一切法即一法，卷之無

跡。因卷而說一，此法未曾一；因舒而說多，此法未曾多。則非一非多，有而不有，而多而一，無而不無。華嚴記云：一多十門分別者，一、孤標獨立者，即頌云：多中無一性，一亦無有多，二法互奪故，故得獨立。亦一即多而唯多，多即一而唯一，廢已同他，故云獨立。二、雙現同時，即頌云：知以一故眾，知以眾故一，無一即無多，無多即無一。故二雙現，更無前後，如牛二角。三、兩相俱亡，即前二俱捨也。四、自在無礙者，欲一即一，不壞相故；欲多即多，一即多故。一既如此，多亦準之。常一、常多、常即，故云自在。五、去來不動者，一入多而一在，多入一而多存。若兩鏡相入而不動，本相相即亦然。六、無力相持者，因一有多，多無力而持一；因多有一，一無力持多。七、彼此無知者，二互相依，皆無體性，故不相知。覺首云：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，是故彼一切，各各不相知。八、力用交徹者，即頌云：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義。九、自性非有者，互為因起，舉體性空。十、究竟離言者，不可言一，不可言非一，不可言亦一亦非一，不可言非一非非一。不可言相即，以相入故；不可言相入，以相即故；不可言即、入，不壞相故；不可言不即、入，互交徹故。口欲言而辭喪，心將緣而慮亡，唯證智知，同果海故。一多既爾，染淨等無不皆然。又如善財遍求遍事，此一乃即多之一。故至普賢一時頓圓，則是即一之多。一多無礙，故曰難思。又三昧章云：一、諸門融合，圓明頓現，具足一切也。二、隨舉一門，亦具一切。三、隨舉一義，亦具一切。四、隨舉一句，亦具一切。五、以此圓分俱是總相，是故融攝一切。六、俱是別相，莫不皆是所攝一切。七、俱是同相，能所攝義齊均同故。八、俱是異相，義各別，不相離故。九、俱是成相，緣起義門正立俱現故。十、俱是壞相，緣起無作，同一味故。

美惡無體，唯想任持。聲響冥合，形影相隨。

夫十惡業，因從心生，果還心受。於生報、後報、現報，總三報之中，生後二報，事在隔生。於現報之中，見聞親驗，此是增上業果。於總別報中，現身便變。如自鏡錄云：新羅國大興輪寺第一老僧，厥名道安，自小出家，即住茲寺。又薄解經論，為少長所宗。然於飲食，偏好簡擇，一味乖心，杖楚交至，朝夕汲汲，略無暇日。眾雖患之，莫能救止。後因抱疾更劇，由來罵詈瞋打，揮擲器物，內外親隣，不敢瞻視。經數日，遂生變作蛇，身長百餘尺，號吼出房，徑赴林野。道俗見聞，莫不傷心而誡矣。此即瞋火從自心而發，還燒自身。瞋之一法既然，八萬四千煩惱亦爾。

胎獄華池，受報而自分優劣。瓊林棘樹，稟生而各具榮衰。

淨名經云：心淨故眾生淨，心垢故眾生垢。起信論云：染淨諸法皆相待而成。故知垢淨由心，更無別體。莊嚴論云：諸行剎那增上者，如佛說：心將世間去，心牽世間來，由心自在，世間隨轉，識緣名色。此說亦爾，故知諸行是心果。又隨淨者，淨是禪定人心，彼人諸行隨淨心轉。修禪比丘具足神通，心得自在，若欲令木為金，則得隨意，故知諸行皆是心果。如作罪眾生可得外物一切下劣，作福眾生可得外物一切妙好，故知諸行皆是心果。當知一切萬法既以心為因，亦以心為果，雖然淨穢顯現不同，於心鏡中如光如影，了不可得。

明斷由人，斯言可聽。運意而須契正宗，舉步而莫行他徑。

心鏡錄中。問：真心靡易，妙性無生。凡聖同倫，云何說妄？答：本心湛寂，絕相離言。性雖自爾，以不守性故，隨緣染淨。且如一水，若珠入則清，塵雜則濁。又如一空，若雲遮則昏，月現則淨。故大智度論云：譬如清淨池水，狂象入中，令其渾濁。若清水珠入，水即清淨。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。心亦如是，煩惱入故，能令心濁。諸慈悲等善法入心，令心清淨。然垢淨不定，真妄從緣。若昧之，則念念輪迴，遺失真性。若照之，則心心寂滅，圓證涅槃。故知真妄無因，空有言說。約真無說，約說無真，皆是狂迷情想建立。千途竟起，空迷演若之頭。一法纔生，唯現闥婆之影。

如急湍之水，逐南北而分流。

人性如急湍水，決東即東，決西即西，方圓任器，曲直隨形。心之性柔，亦復如是。

似蚷蠖之身，食青黃而不定。

如蚷蠖蟲食蒼而身蒼，食黃而身黃。如云心大般若大，心小般若小，則轉變由心矣。

如來之藏，萬德之林。湛然無際，曷用推尋。木母變色之時，生於孝意。

如丁蘭至孝，剋木為母，晨昏敬養，形喜慍之色，土木不變，唯心感耳。亦如世間致生祠堂，有政德及民，往往有遺愛去思，為立祠宇，中塑像，以四時饗之。其人當饗祭日，則酒氣腹飽。

金像舒光之日，起自誠心。

或志心供養尊像而放光明者，皆是志誠所感。如經云：一切化佛，從敬心起。又書云：河嶽不靈，唯人所感。

引喻何窮，證明非一。理理而悉具圓常，事事而皆談真實。

如法華經云：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即非真。以一心是萬法之實性故。又頌云：雖說種種道，其實為一乘。是以釋摩訶衍論云：一

切諸法一心量，無心外法。以無心外法故，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，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，無有障礙，無有解脫。一心之法，一即是心，心即是一，無一別心，無心別一。一切諸法，平等一味，一相無相，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。

似幻師觀技而無著，了是心生；如調馬見影而弗驚，知從身出。

幻師幻出男女之形，而心不著，知是自幻術心生。如調馬見影不驚，知影從我形出，則心不見，心無相可得。

諸塵不隔，此旨堪遵。變化莫測，觕密難論。如善財不出道場，遍歷百城之法。

李長者論云：善財遍巡諸友，歷一百十城之法，不出娑羅之林。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，不出一念無生性海。

猶海幢常冥寂定，廣開佛事之門。

華嚴經云：海幢比丘結跏趺坐，入於三昧，離出入息，無別思覺，身安不動。從其足下出無數百千億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眾，皆以種種諸莊嚴具莊嚴其身，悉著寶冠，頂繫明珠，普往十方一切世界，雨一切寶、一切纓絡、一切衣服、一切飲食如法上味、一切華、一切鬘、一切香、一切塗香、一切欲樂資生之具，於一切處救攝一切貧窮眾生，安慰一切苦惱眾生，皆令歡喜，心意清淨，成就無上菩提之道。如金剛三昧經云：空心不動，足具六波羅蜜。

最上之宗，第一之說。大悟而豈假他求，內證而應須自決。似冰含水，融通而豈有等倫。

冬則結水成冰，春則釋冰成水，時節有異，溼性不動。眾生佛性亦爾，在凡身如結冰，居聖體如釋水，但隔迷悟之時，一心不動。

如金與鐶，展轉而更無差別。

密嚴經頌云：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鐶，展轉無差別。以如來藏不守自性，隨緣六道。如金逐工匠之緣，造作瓶盤眾器，雖隨緣轉，而不失金體。如來藏亦復如是，雖隨染緣作眾生，是隨緣義；而不失自體，是不變義。

註心賦卷第三

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

若空孕色猶藍出青，馬鳴因茲而製論。

馬鳴菩薩是西天第十二祖師，造一千部論，數內有一心遍滿論，乃至諸論皆研心起，離眾生心，無一字可說，故云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又如天親菩薩造頌及論，成立佛經，令諸學者了知萬法皆不離心，故云自心起信，還信自心。

釋迦由此而弘經。

諸佛證心成佛，從心演教，因心度人。若離於心，亦無三寶、四諦、世出世間等法。如肇論云：為莫之大故，乃反於小成；施莫之廣故，乃歸於無名。何謂小成？通百千恒沙之法門，在毛頭之心地。何謂無名？形教遍於三千，無名相之可得故，以唯是一心故。如傅大士行路難云：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精，非因非緣非色名。雖復恬然非有相，若凡若聖己之靈。此靈無形而常應，雖復常應實無形。心性無來亦無去，流轉六趣實無停。正覺覺此真常覺，方便鹿苑制尊經。

外道打髑髏之時，察吉凶之往事。

增一阿含經云：佛與鹿頭梵志俱行至大畏林，取人髑髏授與鹿頭。此外道善解諸聲，問云：此是何人髑髏？鹿頭打作一聲，答云：此是男子，因百節酸疼故命終，今生三惡道。又打一髑髏云：被人害死，此人持十善，今得生天。佛一一問之，皆答不謬。是以聲中本具諸法，眾生日用不知，故知聲處全耳，法法皆心故。

相者占人面之際，辯貴賤之殊形。

定慧論云：如人面色具諸休否，若言有相，問者不知；若言無相，占者淵解。當隨善相者，信人面上具一切相也。心亦如是，具一切相，眾生相隱，彌勒相顯，如來善知，故遠近皆記。不善觀者，不信心具一切相。當隨如實觀者，信心具一切相也。又如彌勒相骨經云：一念見色有三百億五陰生滅，一一五陰即是眾生。

大體平分，玄基高峙。十心九識之宗。

十心者，華嚴疏云：此一心約性、相、體、用、本、末、即、入等義，有十心門：一、假說一心，則二乘人謂實有外法，但由心變動，故說一心。二、相、見俱存，故說一心，此通八識及諸心所，并所變相分本影具足，由有支等熏習力故，變現三界依、正等報。三、攝相歸見，故說一心，亦通王數，但所變相分無別種

生，能見識生，帶彼影起。四、攝數歸王，故說一心，唯通八識，以彼心所依王無體，亦心變故。五、以末歸本說一心，謂七轉識皆是本識差別功能，無別體故。經偈云：譬如巨海浪，無有若干相，諸識心如是，異亦不可得。六、攝相歸性說一心，謂此八識皆無自體，唯如來藏平等顯現，餘相皆盡一切眾生，即涅槃相。經云：不壞相有八，無相亦無相。七、性、相俱融說一心，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，而其自性本不生滅，即此理、事混融無礙，是故一心、二諦皆無障礙。八、融事、相、入說一心，謂由心性圓融無礙，以性成事，事亦鎔融，不相障礙。一入一切，一一塵內各見法界，天人脩羅等不離一塵。九、令事相即說一心，謂依性之事，事無別事。心性既無彼此之異，事亦一切即一。如經偈云：一即是多，多即一等。十、帝網無礙說一心，謂一中有一切，彼一切中復有一切，重重無盡，皆以心識。如來藏性圓融無盡，以真如性畢竟無盡故，觀一切法即真如故，一切時處皆帝網故。九識者，一眼識、二耳識、三鼻識、四舌識、五身識、六意識、七末那識、八阿賴耶識、九真識。九識者，以第八染淨別開為二，以有漏為染、無漏為淨。前七識不分染淨，以俱是轉識攝故。第八既非轉識，獨開為二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，故成九識。又第九識亦名阿陀那識。密嚴經說：九識為純淨無染識，如瀑流水生多波浪，諸波浪等以水為依，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為依故。

三細六麤之旨。

三細者：一者、業相，即無明業相，以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。覺則不動，動則有苦，果不離因故。二者、轉相，即能見相，以依動故能見，不動則無見。三者、現相，即境界相，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，離見則無境界。第一、業相，未分能所；第二、轉相，漸立見分；第三、現相，頓現相分。論云不覺故心動者，動為業識，理極微細，謂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，微動之相未能外緣，即不覺故，為精動隱流之義。精者，細也；隱者，密也。即是細動密流難覺故，所以云不覺。謂從本覺有，不覺生，即為業相。喻如海微波，從靜微動，而未從此轉移本處。轉相者，假無明力資助業相，轉成能緣，有能見用，向外回起，即名轉相。雖有轉相，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相。喻如海波浪，假於風力，兼資微動，從此擊波轉移而起。現相者，從轉相而成現相，方有色塵、山河、大地、器世間等。如仁王經云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，有說初識隨於何趣，續生位中最初剎那第八識也。識有緣慮，異於木石。有說初識，如楞伽經云：諸識有三種相，謂轉相、業相、真相。言真相者，本覺真心不籍妄緣，名自真相。

業相者，根本無明起靜令動，動為業識極微細故。轉相者，是能見相，依前業相轉成能緣，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故。現相者，即境界相，依前轉相能現境故。又云：頓分別知自心及身，安立受用境界如次，即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，以一切時任運現故。此是三細，即本識故。最初業識即為初，依生起門為次第故。又遠劫來時，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，唯心妄念為初，違真起故。又從靜起動名之為業，從內趣外名之為轉。真如之性不可增減，名為真相，亦名真識。此真識即業、轉、現等三性，即神解性，不同虛空，通名識；亦名自相，不籍他成故；亦名智相，覺照性故。所以云：本覺真心不籍妄緣，以真心之體即是本覺，非動轉相是覺性故。又釋云：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，謂一念識有覺受故，異於木石。即顯前念中有末心所見赤白二穢，即同外器木石種類。此識生時，攬彼為身，故異木石。問：遠劫無始名初識耶？答：過去、未來無體剎那熏習，唯屬現在。現在正起妄念之時，妄念違真，名為初識，非是過去有識創起，名為初識也。應知橫該一切處，豎通無量時，皆是即今現在一心，決無別法。所以法華經云：我觀久遠，猶若今日。則三世情消，契無時之正軌；一真道現，證唯識之圓宗。已上釋三細相訖。次解六麤相者，論云：後以有境界緣故，復生六種相，故名麤。六麤者：一、起計：一者、智相，依於境界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。二、生愛：二者、相續相，依於智故，生其苦樂，覺心起念，相應不斷故。三、取著：三者、執取相，依於相續，緣念境界，住持苦樂，心起著故。四、立名：四者、計名字相，依於妄執，分別假名言相故。五、造業：五者、起業相，依於名字，尋名取著，造種種業故。六、受報：六者、業繫苦相，以住業受報，果不自在故。上三細六麤，總攝一切染法，皆因根本無明不了真如一心而起。

根身國土，因本識而先生。

根、身、器世間，從第八識而建立。如唯識論云：一切三界但唯有識。識有二種：一、顯識，即是本識，此本識轉作五塵、四大等；二、分別識，即是意識，於顯識中分別作人天、長短、大小、男女、諸佛等，分別一切法。譬如依鏡，影色得起，如是緣顯識，分別識得起。又轉識能迴轉造作無量識法，或轉作根，或轉作塵，轉作我，轉作識，如此種種不同唯識所作。或於自於他互相隨逐，於自則轉為五陰，於他則轉為怨親中人，一一識中皆具能、所。能分別是識，所分別是境；能即依他性，所即分別性。由如此義，離識之外更無別境，但唯有識。又轉識論明所緣識轉有二種：一、轉為眾生，二、轉為法。一切所緣不出此二，

此二實無，但是識轉作二相貌也。又論云：雖非無色，而是識變。謂識生時，內因緣力變似眼等，色等相現，即以此相為所依緣。然眼等根非現量得，以能發識比知是有，此但功能，非外所造。外有對色，理既不成，故應但是內識變現。釋云：眼等雖有所依所緣之色，而是識所變現，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根境。但八識生時，內因緣種子力等，第八識變似五根五塵。眼等五識，依彼所變根，緣彼本質，塵境雖親，不得要託彼生。實於本識色塵之上，變作五塵相現，即以彼五根為所依，以彼及此二種五塵為所緣緣。五識若不託第八所變，便無所緣緣，所緣緣中有親疏故。然眼等根非現量者，色等五塵，世間共見，現量所得。眼等五根非現量得，除第八識緣及如來等緣是現量得，世不共信，餘散心中無現量得。此但能有發識之用，比知是有。此但有功能，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。此功能言，即是發生五識作用。觀用知體，如觀生芽，比知種體是有。所以密嚴經偈云：眼色等為緣，而得生於識。猶火因薪熾，識起亦復然。境轉隨妄心，猶鐵逐磁石。如乾城陽燄，愚渴之所取。中無能造物，但隨心變異。復如乾城人，往來皆不實。眾生身亦爾，進止悉非真。亦如夢中見，寤後即非有。妄見蘊等法，覺已本寂然。四大微塵聚，離心無所得。

妍醜高低，從分別而潛起。

凡分別屬第六意識。分別有三：一自性分別，二隨念分別，三計度分別。如祖師偈曰：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心若不強名，妄心從何起？妄心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

矗然端直，靡歷光陰。德用之道恢廓，善巧之門甚深。

若不先了真如一心，為自行化他之本，曷能酬本願，起化輪，垂善巧權門，備無邊德用？如十住經序云：以靈照故，統名一心；以所緣故，總號一法。若夫名隨數變，則浩然無際；統以心法，則未始非一。又十二門論序云：論之者，欲以窮其心源，盡其至理也。若一理之不盡，則眾異紛然，有惑趣之乖；一源之不窮，則眾途扶疎，有殊致之迹。殊致之不夷，乖趣之不泯，大士之憂也。

金地酥河，匪出化源之意。

百法鈔云：十地菩薩所變大地為黃金，攪長河為酥酪，化肉山魚米等事，令眾生得實用，此皆不離大菩薩之心。然地種不動，但令所度眾生自心感見，乃是菩薩本願力為增上緣，令眾生見如是事。

人波鬼火，寧離業識之心。

唯識論云：且如一水四見成差，天見是寶嚴地，人見是水，餓鬼見是火，魚見是窟宅。故知前塵無定相，轉變由人。如云：境隨業識轉，是故說唯心。識論云：身不定如鬼者，或見猛火或見膿河等，實是清河無外異境。然諸餓鬼悉皆同見膿滿河而流，乃至慳恪業熟同見。此若由昔同業各熏自體，此時異熟皆並現前。彼多有情同見斯事，實無外境，為思憶故。準其道理世間亦然，共同造作所有熏習，成熟之時更無別相，色等相分從識而生。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。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，如是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，同彼餓鬼見成非等。然諸餓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，由業異故所見亦然。彼或有見大熱鐵圍融煑迸濺，或時見有屎尿橫流，非相似故。或有雖同人趣，薄福之人金帶現時見為鐵鏁，或見是蛇吐其毒火。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，但唯識變法無差別。如先德云：人水鬼火豈在異方，毛海芥山誰論巨細，一塵一識萬境萬心矣。又襄邑縣有賴鄉，鄉中有廟，廟有九井。若齋潔入祠者，汲水則溫清；若濫濁入祠者，汲水則混濁。又漢時鄭弘夜宿郊外一川澤，忽逢故友，四顧荒榛沽酒無處，因投錢水中，各飲水而醉。故知境隨業識而轉，物逐情感而生，若離於心萬法何有？

跡現多門，光韜實地。不用天眼，而十方洞明。

華嚴疏云：菩薩悟普法，故名為普眼。眼外無法，故名普眼。既心眼之外無纖毫之法，即知心遍一切處。故楞嚴經云：十方虛空生汝心中，猶如片雲點太清裏。豈空中十方國土而不明見乎？所以志公和尚偈云：大士肉眼圓通，二乘天眼有暨。又淨名經云：不以二相見，名真天眼。以了一心無相可得，由無相即無有二，是名真天眼。

豈運神通，而千界飛至。

不動一心，恒遍十方剎海，無來去之相，是神足通。故經云：諸佛菩薩於無二法中現大神變矣。

未離兜率雙林，而已般涅槃。

華嚴論明如來八相成道，釋天猶未下母胎，猶未出雙林，而已般涅槃，不出一剎那際三昧。當知降生時，即是說法時，即是涅槃時，以不出一心故爾。肇論涅槃論云：至人空洞無像，而物無非我，會萬物以為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？何則？非理不聖，非聖不理，理而為聖者，聖不異理也。故天帝曰：般若當於何求？善吉曰：般若不可於色中求，亦不可離色中求。又曰：見因緣起為見法，見法為見佛，斯則物我不異之教。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，藏冥運於即化，總六合以鏡心，一去來以成體，古今通，始終同，窮本極末，莫之與二，浩然大均，乃曰涅槃。

不起樹王六欲，而早昇忉利。

華嚴經云：不離覺樹，而昇釋天。古釋云：若約處相入門，以一處中有一切處故。是此天宮等，本在樹下，故不須起。然是彼用，故說昇也。若約相入門，以一處入一切處故。樹遍天中，亦不須起。欲用天宮，表法昇進，故云昇也。然佛體無不遍周，但隨眾生心想見。如不思議經云：以一切佛，一切諸法，平等平等，皆同一理。如陽燄等，一切眾生，及諸如來，一切佛土，皆不離想。乃至若我分別，佛即現前；若無分別，都無所見。想能作佛，離想無有。如是三界一切諸法，皆不離心。

堅貞難並，泡沫非同，立絕相之相。

金剛經云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以心無形相，故號無相法門，亦名無相道場。若於一切相見無相之理，即見唯心如來。

運無功之功。

向心外有作，皆是有功。若諦了一心本來具足無漏，性起功德，則是無功之功。故云：有功之功，功歸敗壞；無功之功，功不虛棄。

慈勑分明，始因四念之處。

大涅槃經最後垂示，總前教迹，同此指歸。以四念處即是心賦所明一切眾生身、受、心、法。如經云：佛告阿難：如汝所問，佛涅槃後依何住？者，阿難，依四念處嚴心而住。觀身性相同於虛空，名身念處；觀受不在內外，不住中間，名受念處；觀心但有名字，名字性離，名心念處；觀法不得善法，不得不善法，名法念處。阿難，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。又云：譬如國王安住己界，身心安樂；若在他界，則得眾苦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若能自住於己境界，則得安樂；若至他界，則遇惡魔，受諸苦想。自境界者，謂心四念處；他境界者，謂五欲也。華手經云：佛告跋陀婆羅：於爾時世，一切善人應作是念：我等當自依四念處者，於聖法中，一切諸法皆名念處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常住自性，無能壞故。一切諸法皆名念處者，故知即法是心，即心是法，皆同一性，豈能壞乎？若有二法，則有相壞。大寶積經偈云：得無動處者，常住於無處。無動處者，則自心境界，此境界即無處所。如金剛三昧經云：心無邊際，不見處所。論釋云：心無邊際者，歸一心原。心體周遍，遍十方故無邊，周三世故無際。雖周三世，而無古今之殊；雖遍十方，而無此彼之處。故言不見處所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：夫念處者，云何念義？當知是念無有違諍，隨順如法，趣向平等，離諸邪念，無有移轉及諸別異，唯是一心。

教文審的，終歸三點之中。

三點者，如世∴字三點，不縱不橫，不並不別，所謂解脫、法身、般若。夫法身即是人，人須有靈智，故名般若。若得般若，則一切處無著，不為境縛，即是解脫。又若顯法身而得解脫，則功全由般若。非唯此二法，一切萬行皆因般若成立。故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導。若布施無般若，唯得一世榮，後受餘殃債。若持戒無般若，暫生上欲界，還墮泥犁中。若忍辱無般若，報得端正形，不證寂滅忍。若精進無般若，徒興生滅功，不趣真常海。若禪定無般若，但行色界禪，不入金剛定。若萬善無般若，空成有漏因，不契無為果。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，迷闇室中之明炬，生死海中之智楫，煩惱病中之良醫，碎邪山之大風，破魔軍之猛將，照幽途之赫日，警昏識之迅雷，抉愚盲之金鎞，沃渴愛之甘露，截癡網之慧刃，給貧乏之寶珠。若般若不明，萬行虛設。祖師云：不識玄旨，徒勞念淨。不可剎那忘照，率爾相違。以此三法，不縱不橫，非一非異，能成涅槃祕藏。如大涅槃經云：佛言：我今當令一切眾生，及以我子四部之眾，悉皆安住祕密藏中。我亦復當安住是中，入於涅槃。何等名為祕密之藏？猶如∴字，三點若並，則不成∴。縱不成∴，如魔醯首羅面上三目，乃得成∴，三點若別，亦不得成。我亦如是，解脫之法，亦非涅槃；如來之身，亦非涅槃；摩訶般若，亦非涅槃；三法各異，亦非涅槃。我今安住如是三法，為眾生故，名入涅槃。所以云：法身常，種智圓，解脫具，一切皆是佛法，無有優劣，故不縱。三德相冥，同一法界，出法界外，何處別有法，故不橫。能種種建立，故不一。同歸第一義，故不異。雖三而一，雖一而三，一則壞於三諦，異則迷於一實。在境則三諦圓融，在心則三觀俱運，在因則三道相續，在果則三德周圓。如是本末相收，方入大涅槃祕密之藏。古德云：此之三德，不離一如，德用分異，即寂之照為般若，即照之寂為解脫，寂照之體為法身。如一明淨圓珠，明即般若，淨即解脫，圓體即法身。約用不同，體不相離，故此三法，不縱不橫，不並不別，如天之目，似世之∴，名祕密藏，為大涅槃。又台教類，通三軌法：一真性軌，二觀照軌，三資成軌，即是三德。以真性軌為一乘體，此為法身，一切眾生悉一乘故。以觀照軌為般若，祇點真性，寂而常照，便是觀照第一義空。以資成軌為解脫，祇點真性法界，含藏諸行，無量眾善，即如來藏。三法不一不異，如點如意珠中，論光論寶，光寶不與珠一，不與珠異，不縱不橫，三法如是。

性非造作。

性地圓成，非干意造，故圓教立無作四諦。

理實鎔融。

鎔者，銷也。融者，和也。理能銷萬事，和百法，終歸一道。

明之而心何曾動，昧之而路自迷東。

起信論云：復次，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，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，六塵境界畢竟無念。以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終不可得。如人迷故，謂東為西，方實不轉。眾生亦爾，無明迷故，謂心為念，心實不動。若能觀察知心無念，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。

任竭海移山，未是無為之力；縱躡虛履水，皆為有漏之通。

法華經頌云：若接須彌，擲置他方，無數佛土，亦未為難。若以足指，動大千界，遠擲他國，亦未為難。乃至若佛滅後，於惡世中，能說此經，是則為難。又西天外道，以持呪力，能移山塞海，及得五神通，皆不免生死。但能覺了，即心是佛，復能開示，自覺覺他，紹隆佛種。此難信之法，淺機難解，故云能說此經，是則為難。是以寶藏論云：通有五種：一曰道通，二曰神通，三曰依通，四曰報通，五曰妖通。妖通者，狐狸老變，木石精化，附傍人神，聰慧奇異，此謂妖通。何謂報通？鬼神逆知，諸天變化，中陰了生，神龍隱變，此謂報通。何謂依通？約法而知，緣身而用，乘符往來，藥餌靈變，此謂依通。何謂神通？靜心照物，宿命記持，種種分別，皆隨定力，此謂神通。何謂道通？無心應物，緣化萬有，水月空華，影像無主，此謂道通矣。

辯玉須真，探珠宜靜。但向境外而求心，焉知圓光而在眚。

眚者，目病。首楞嚴經云：如世間人，目有赤眚，夜見燈光，別有圓影，五色重疊。此況迷心為境之人，不知境是自心，如燈上圓光，認為他境。

揑目之處，飛三有之虛華。

首楞嚴經云：三界有法，揑所成故。於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中，所有之法，皆是揑出，本無來處，徹底唯空。又如揑目生華，有何真實？唯有真心，遍一切處，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。故經云：眼病見空華，除瞖不除華，妄心執有法，遣執不遣法。又一切國土皆想，持之取像曰想，若無想則無境。如盛熱時，地蒸炎氣，日光爍之，遠望似水，但是心想。世間所見，皆如燄水，無有真實。如華嚴經頌云：勇猛諸佛子，隨順入妙法，善觀一切想，心想方世間。眾想如陽燄，令眾生倒解，菩薩善知想，捨離一切倒。眾生各別異，形類非一種，了達皆是想，一切無真實。十方諸眾生，皆為想所覆，若捨顛倒見，則滅世間想。世間如陽燄，以想有差別，知世住於想，遠離三顛倒。譬如熱時燄，世見謂為水，水實無所有，智者不應求。眾生亦復然，世趣皆無有，如燄住於想，無礙心境界。

迷頭之時，認六塵之幻影。

首楞嚴經云：佛言：富樓那！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，愛鏡中頭眉目可見，瞋責己頭不見面目，以為魑魅，無狀狂走。此人何因無故狂走？富樓那言：是人心狂，更無他故。是以三界之中見有見無，盡是心狂，終無外境。

順法界，性合真如。心智必資理而成，照理不待發而自深。意絕思惟，鑒徹十方之際；佛不說法，聞通無盡之音。

意絕思惟者，寶雨經云：如理思惟，是名供養一切如來。如理思惟者，即是絕一切思惟。如六祖云：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心體。佛不說法者，大涅槃經云：若知如來常不說法，是名具足多聞。所以法華玄義云：手不執卷，常讀是經；口無言音，遍誦眾典；佛不說法，恒聞梵音；心不思惟，普照法界。故知不動真心，獲如是功德。

莫摘枝苗，須搜祖禰。豁爾而無明頓開，湛然而情塵自洗。惡從心起，如鐵孕垢而自毀鐵形；善逐情生，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。

猶珠現光，而還照珠體者，如古釋云：止、觀無所現，有三義者，一、無心現，約止；二、所現空，約觀；三、無別體，約止、觀契合。又一、約心，二、約境，三、心、境兩冥。又一、約智，二、約理，三、理、智冥契。就第三義中，疏先正釋，後自體顯照，故名為覺者，通妨。謂有難言：若無別體，何能普現眾生心行？故答云：自體顯現，如珠有光，自照珠體。珠體喻心，光喻於智。心之體性即諸法性，照諸法時，是自照故。引起信，文甚分明。然論問曰：虛空無邊，故世界無邊；世界無邊，故眾生無邊；眾生無邊，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。如是境界不可分劑，難知，難解。若無明斷，無有心想，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？答曰：一切境界本來一心，離於想念。以眾生忘見境界，故心有分劑；以妄起想念，不稱法性，故不能決了。諸佛、如來離於見想，無所不遍，心真實故，即是諸法之性。自體顯照一切妄法，有大智用，無量方便，隨諸眾生所觀得解，皆能開示種種法義。是故得名一切種智。

鵠林大意，須歸準憑。

法華經頌云：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。

形端影直，風靜波澄。辯偽識真，如試金之美石；除昏鑒物，猶照世之明燈。

密嚴經頌云：照耀如明燈，又如試金石，正道之標相，遠離於斷滅。夫世間出世間一切萬法，但以一心驗之，自無差別，似燈破闇，如石試金，悉皆去偽辯真，破邪歸正，故頌云：正道之標相。自然不落斷常有無之見，故頌云：遠離於斷滅。

事絕纖毫，本無稱謂，因用之而不窮，從讚之而成貴。

心本無名，體亦寂滅。因用則無窮，因讚則成德。此皆為傳布，故隨順於世間矣。

義天行布，重重之星象璨然。法海圓融，浩浩之波瀾一味。

華嚴有二門：一、行布門，二、圓融門。若行布，則一中無量；若圓融，則無量中一。如經云：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了彼互生起，當成無所畏。又約事行布，約理圓融，皆不出心了之成佛，故云當成無所畏。

根塵泯合，能所雙銷。了了而如同眼見，一一而盡是心標。

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，速至菩提，如登車而立至遐方，猶乘舟而坐昇彼岸。如經所說：言大乘者，謂是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。為得此故，修唯識觀，是無邊失方便正路。為此類故，顯彼方便，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。如地水火風并所持物，品類難悉，方處無邊。由此審知自心相現，遂於諸處捨其外相，遠離欣慼。復觀有海，喧靜無差，棄彼小途，絕大乘望。及於諸有耽著之類，觀若險崖，深生怖畏。五趣中道，若知但是自心所作，無邊資糧易為積集，不待多時，如少用功，能成大事。善遊行處，猶若掌中。由斯理故，所有願求當能圓滿，隨意而轉。以了此界一法是心，則此知無邊法界皆是我心，故云善遊行處，猶若掌中。又入楞伽經偈云：不生現於生，不退常現退。同時如水月，萬億國土見。一身及無量，身火及霆雨。心心體不異，故說但是心。心中但是心，心無心而生。種種色形相，所見唯是心。佛及聲聞身，辟支佛身等。復種種色身，但說是內心。又肇論云：淨名曰：不離煩惱而得涅槃。天女曰：不出魔界而入佛界。然則玄道在於妙悟，妙悟在於即真。即真則有無齊觀，有無齊觀則彼己莫二。所以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澄觀和尚云：實相心界者，依此心所生諸剎。譬如大海所生諸物，皆無不海。一切諸法，皆從實相心所生，皆無不心。是故當知，眼中所見色，耳中所聞聲，皆真法也。以一切法唯一法故。如經云：一切法唯一相故，於諸法中，若了觀心，如同眼見。

照燭森羅，隨念而未曾暫歇；飛穿石壁，舉意而頃剋非遙。

此真心體，寂而常照，猶如鏡光，無有斷絕。如高成和尚歌云：應眼時，若千日，萬象不能逃影質。凡夫祇是未曾觀，何得退輕而自屈。應耳時，若幽谷，大小音聲無不足。十方鐘鼓一時鳴，靈光運運常相續。應意時，絕分別，照燭森羅終不歇。透過山河石壁間，要且照時常寂滅。

絕觀通人，破塵上將，作智海之健舟，為法筵之極唱。

絕觀通人者，若云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解脫，皆是住觀之語。若親證一心，諸觀並息。又說此唯心法門時，法華經云是第一之說，金剛經云為最上乘者說，華嚴經云不思議說，故云法筵之極唱。

如蚤附翔鸞之尾，迴登丹漢之程；猶聲入畫角之中，出透重霄之上。

如法性論云：問：本際可得聞乎？答：理妙難觀，故有不知之說。旨微罕見，故發幢英之問。有天名曰幢英，問文殊師利：所言本際，為何謂乎？文殊答曰：眾生之原，名曰本際。又問：眾生之原，為何謂乎？答曰：生死之本，為眾生原。又問：於彼何謂為生死本？答曰：虛空之本，為生死原。幢英於是抱玄旨而輟問，如悟不住之本。若然，則因緣之始，可聞而不可明，可存而不可論。問：虛空有本乎？答：無。問：若無有本，何故云虛空之本為生死原？答：此猶本際之本耳。則於虛空無本，為眾本之宗。化表無化，為萬化之府矣。故知人心為凡聖之本，則凡亦是心，聖亦是心。以所習處下，不能自弘。諸佛將眾生心登妙覺，眾生將佛心溺塵勞。若以心託事則狹劣，若以事從心則廣大。凡世人多外重其事，而內不曉其心。是以所作皆非究竟，以所附處卑故耳。如搏牛之蚤，飛極百步。若附鸞尾，則一翥萬里。非其翼正，所託迅也。亦如牆頭之草，角裏之聲，皆能致其高遠者，所託之勝也。如入心法中，一一附於自心，則能毛吞巨海，塵含十方，豈非深廣乎？

言言合道，法法隨根。對大心之高士，談普眼之法門。

心本無法，名為普眼。華嚴經云：海雲比丘語善財言：如來為我演說普眼法門，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書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。

厚地金剛穿之，而始終不壞。

大涅槃經云：譬如有人善知伏藏，即取利鑊斲地直下，盤石沙礫直過無難，唯有金剛不能穿徹。此況心性堅牢，不從前際生，不於中際住，不隨後際滅，不變不異，性相常存。

雪山正味，流之而今古恒存。

大涅槃經云：雪山篋中，藥味常正。此況一切眾生一真之心，隨染緣時流轉五道，其性不減；乃至隨淨緣時成就佛身，性亦不增。隨緣而不失自性，故云一切眾生一時成佛，佛界不增。眾生界不減，佛界即眾生故，又同一性故。

一際無差，隨緣自結，曠代無減，十方咸說。如天寶器，任福而飯色不同；

如三十三天共食寶器，隨其福德飯色有異。

似一無為隨證，而三乘有別。

金剛經云：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此一心法，隨三賢十聖，約智淺深，證時各別。如大涅槃經云：十二因緣是一法，隨智證成四種菩提：上上智觀得諸佛菩提，上智觀得菩薩菩提，中智觀得緣覺菩提，下智觀得聲聞菩提。譬如黃石有金，上上福人烹出金，上福人烹出銀，中福人烹出銅，下福人烹出鐵。

萬法萬形，皆逐心成。孤光一照，眾慮俱清。如瓶貯醍醐，隨諸器而不等。猶水分江海，逐流處而得名。

此一心法，是一際門。如醍醐一味無差，諸器自分大小；猶水一味不別，江海自分異名。

直了無疑，襟懷自豁。非劣解情當，乃上根機奪。猶如庭雀，焉攀鴻鵠之心；還似井蛙，豈測滄溟之闊。

夫真如一心，圓信難解。且如在家凡夫、出家外道，皆是背覺合塵，不識自心境界。故云：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若是聲聞、緣覺，但證生空，亦執心外有其實境。若藏、通二教菩薩，設識自心皆是緣生無性，徹底餐空。若大乘別教菩薩，雖知常住不空之心能含十法界性，即今未具，直待熏修，次第生起。唯圓教菩薩，知自心即具十法界，一念圓足，則悟心大士方了圓宗，高翥義天，深遊性海，豈凡小權漸之所建乎？又滄溟者，即況如來智海。如華嚴經云：佛子！此閻浮提有二千五百河流入大海，乃至如是大海，其水無量，眾寶無量，眾生無量，所依大地亦復無量。佛子！於汝意云何？彼大海為無量不？答言：實為無量，不可為喻。佛子！此大海無量比如來智海無量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不及其一，但隨眾生心為作譬喻，而佛境界非譬所及。佛子！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智海無量，從初發心修一切菩薩行不斷故；應知所住眾生無量，一切學、無學、聲聞、獨覺所受用故；應知住地無量，從初歡喜地乃至究竟無障礙地諸菩薩所居故。

羣經之府，眾義之都。寫西來之的意，脫出世之真模。或徇他求，如鑽冰而覓火；但歸己解，猶向乳以生酥。

鑽冰覓火者，違法性故，如心外求道；從乳求酥者，順法性故，似背境觀心。如還源觀云：明者德隆於即日，昧者望絕於多生，會旨者山岳易移，乖宗者錙銖難入。又普賢行願疏云：契文殊之妙智，宛是初心；入普賢之玄門，曾無別體。失其旨也，徒修因於曠劫；得其門也，等諸佛於一朝。

正業常新，恒居本位，統一心之高廣。

法華經云：其車高廣，高則豎徹三際，廣則橫亘十方。攝法無遺，包藏無外。凡有所見，皆是自心。如華嚴經云：如有人將欲命終，見隨其業所受報相。行惡業者，見於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所有一切眾苦境界，或瞋或罵，囚執將去。亦聞嗥叫悲歎之聲，或見灰河，或見鑊湯，或見刀山，或見劍樹，種種逼迫，受諸苦惱。作善業者，即見一切諸天宮殿，無量天眾、天諸綵女，種種衣服具足莊嚴，宮殿園林盡皆妙好。身雖未死，而諸業力見如是事。善財童子亦復如是，以菩薩業不思議力，得見一切莊嚴境界。

燭微言之周備。

如首楞嚴經云：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。十地論云：三界無別法，但是一心造。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殊說更無異塗。

了宗之際，殞十方之虛空。

首楞嚴經云：若一人發真歸源，此十方虛空皆悉消殞。

懺罪之時，翻無邊之大地。

修一心無生懺，如翻大地。亦云：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實相者，即無相也，亦云實地。故法華經云：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即非真。

一華開而海內春，一理現而法界真。

如陽和發生，無處不春。心為法界之體，無法不心。故經云：平等真法界，無佛無眾生。

如二乘之蒙佛記。

台教云：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，得授佛記，如秋收冬藏，更無所作。如來性者，即是自心性也。若識心人，萬緣皆辦，故云已事已辦，梵行已立。

似窮子之付家珍。

一念纔起，五陰俱生。背覺合塵，即是捨父逃逝。循環五趣，即是五十餘年。若頓悟一心，即是定父子，付家財。此是定天性之父子，付一心之法財。故經云：我實汝父，汝實我子。當了了明心之日，即是歸宗合覺，亦云返本還源矣。

水未入海之時，不成鹹味。

百川入海，皆同一味之鹹；萬境歸心，盡趣一真之道。

境若歸心之日，方可言均。

古德云：水未入，海不鹹；薪未入，火不燒；境未入，心不等。故經頌云：一切諸法中，皆以等觀入。慧解心寂然，三界無倫疋。

夢宅虛無。

三界是夢宅，故云長眠。三界中所夢之境，皆是夢中意識。如唯識論云：如夢觸女形，能出不淨。覺時亦爾，未觸女形之時，由極重染愛現前，便致如斯流溢之相。由於夢有等無間緣差別力故，遂便引起非理作意。以此為因，便見遺洩。又如小兒夢遺尿等事，如似夢中，雖無實境，能出不淨。又如夢食毒等，應身成病，有悶絕流汗之事。此亦由其唯識有用。又如論云：諸地獄中，所有獄倅狗烏等，所有動作，不待外緣。彼地獄受罪眾生，先罪惡業，為任持故，如木影舞，同眾生相。所以首楞嚴經云：晝則想心，夜成諸夢。以夢覺俱不出心，故夢中無境，唯心成事，與覺無異。如小乘立九難，難大乘師云：我信夢中唯識，不信覺時，以有實作用故。因以夢喻，如出不淨等，亦有實作用。遂破彼疑，應立量云：覺時境色，是有法定，唯識為宗。因云：以有實作用故，同喻如汝夢中境色。是以華嚴經頌云：菩薩了世法，一切皆如夢，非處非無處，體性恒寂滅。諸法無分別，如夢不異心，三世諸世間，一切悉如是。夢體無生滅，亦無有方所，三世悉如是，見者心解脫。夢不在世間，不在非世間。此二不分別，得入於忍地。又大智度論云：佛說諸法無有根本定實，如毫釐許所有。欲證明是事，故說夢中受五欲。譬如須菩提意，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，今何以故現有眼見耳聞法？以是故佛說夢譬喻。如人夢力故，雖無實事，而有種種聞見瞋處喜處。覺人在傍，則無所見。如是凡夫人無明顛倒力故，妄有所見。聖人覺悟，則無所見。一切法若有漏若無漏，若有為若無為，皆不實虛妄，故有見聞。如幽冥錄：焦湖廟有一柏杌，或云玉杌。杌有小坼。時單父縣人楊林為估客，至廟祈求。廟巫謂曰：君欲好婚否？林曰：幸甚。巫即遣林近杌邊，因入坼中。遂見朱門瓊室，有趙太尉在其中。即嫁女與林，生六子，皆為祕書郎。歷數十年，並無思歸之志。忽如夢覺，猶在杌傍。林愴然久之。又菩薩行者，是想念生。此有二意：一、要須想念，方能起行，如夢從想。故智論之中，所聞見事，多思惟念，故夢見也。二、夫大覺是佛，近而說之。七地已前，猶為夢行。八地為覺，如夢渡河。八地無明未盡，亦是夢境。唯佛一人，故稱大覺。如華嚴記云：覺夢相成，故須說覺。於中，初以覺成夢，以未覺時不知是夢故。於中初要在覺時方知是夢者，正辨須覺所以，謂大夢之外則必有彼大覺之明，謂我世尊方知三界皆如夢故。上引楞伽歎佛能了於夢。次正在夢時不知是夢者，謂為實故，為諸凡夫長眠大夜不生厭求，故叡公云：夢中瞻夢純昏心也。次設知是夢亦未覺故者，此通妨難，謂亦有人夢知是夢，如人重眠忽有夢生了知我夢，以睡重故取覺不能，喻諸菩薩從初發心即知三界皆夢，豈非

是覺？何用更說覺時？故今釋云：亦未見覺，未大覺故。故起信論云：若人覺知前念起惡令其不起，雖復名覺即是不覺，有生滅故，無明覆心不自存故。次云覺時了夢知實無夢者，非唯覺時知夢亦知無夢，如八地菩薩夢渡河喻證無生忍，不見生死此岸、涅槃彼岸，能度所度皆叵得故，況於大覺？故經云：久念眾生苦，欲抜無由脫，今日證菩提，豁然無所有。然由夢方有覺故。辨夢覺時者，上辨以覺成夢，此辨以夢成覺，對夢說覺無夢無覺，既了夢無夢對何說覺？故覺夢斯絕，如無不覺則無始覺，覺夢雙絕方為妙覺也。

化源寂滅。

凡聖境界悉從心化，以一切萬法不離心故。如金剛三昧經云：善不善法從心化生。又華嚴經十忍品云：佛子！何為菩薩摩訶薩如化忍？佛子！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皆悉如化。所謂：一切眾生意業化，覺想所起故；一切世間諸行化，分別所起故；一分苦樂顛倒化，妄取所起故；一切世間不實法化，言說所現故；一切煩惱分別化，想念所起故；復有清淨調伏化，無分別現行故；於三世不轉化，無生平等故；菩薩願力化，廣大修行故；如來大悲化，方便示現故。

破疑情而藤蛇併融，廓智地而形名雙絕。

論偈云：於藤生蛇知，見藤即無境。若知藤分已，藤知如蛇知。即藤蛇併空，形名俱絕。是知千聖同證，心外無得。

心外求悟，望石女而兒生；意上起思，邀空華而菓結。本非有作，性自無為。智者莫能運其意，像者何以狀其儀？言語道亡是得路。指歸之日：

阿難等於楞嚴會上，蒙如來微細開示，各悟真心，遍十方界。遂白佛言：我等今日明識歸家道路，故決定無疑。

心行處滅，當放身捨命之時。

若心外緣他境，如魚在陸，不得自在。若背境歸自心，似鳥翔空，無有隔礙。則念念歸真，心心至道矣。如始教云：十法界、三科、十八界如丈，一法界、五陰如尺，唯在識心如寸。如今去丈論尺，去尺論寸。若達心具一切法已，方能度入一切色心。如今去色論心，去心所，論心王。如一一尺無非是寸，及一一丈無非是尺，是故丈尺全體是寸。故知若真諦，若俗諦，若有為，若無為，一剎一塵，無非是心。既頓悟一心，全成圓信，則心外無一法可解，心內無一法可思，懷抱豁然，永斷纖疑矣。

執迹多端，窮源孤邁，非世匠之所成，豈劫火之能壞？

心本圓成，性非造作，不可以功成，不可以行得。論云：劫火能燒三界，不能燒虛空。故法華經云：我淨土不毀，而眾見燒盡。

以心性常住，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

白毫光裏，出莫測之身雲。

華嚴經云：如來白毫相中有菩薩摩訶薩，名：一切法勝音，與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眾俱時而出，右遶如來，經無量匝。又云：如來師子之座、眾寶妙華、輪臺、基陛及諸戶牖，如是一切莊嚴具中，一一各出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。釋曰：菩薩是因，諸佛是果，供養具是境，菩薩身是心，即是因果同時，心境互入。如經頌云：諸佛一似大圓鏡，我身猶若摩尼珠，諸佛法身入我體，我身常入諸佛軀。

無生盖中現，大千之世界，

維摩經云：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盖供養佛，佛之威神令諸寶盖合成一盖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。五百盖者即是五陰，合成一盖者即是一心。華嚴經云：此寶盖皆從無生法忍之所起，乃至一切供具皆是自心表現，心外實無一法建立。若心外見法，是外道經書，非佛法旨趣。

釋門挺價，法苑垂箴。

釋門挺價者，如龍女所獻心珠，故云價直三千大千世界，亦云無價寶珠。法苑垂箴者，一切諸法以心為定量，先賢所稟，後學同遵，可為萬代之箴規，十方之龜鏡。

無聲之樂寂寂，

以真心大寂滅，樂豈隨喧動耶？故禪門中泥為無絃琴。

真如之海沈沈。

一心真如之海，澄之不清，攪之不濁，湛然寂照，瑩淨無瑕。所以眾生因一念無明境界風，鼓動真如海，起種種識浪，相續不斷。故楞伽經頌云：藏識海常住，境界風所動。種種諸識浪，騰躍而轉生。

應量出生，如龍王之降雨差別。

如龍王雨，隨人間、天上能感之緣，因自業而不同，成異味而有別。如經偈云：譬如虛空中，雨八功德水，到鹹等住處，生種種異味。如來慈悲雲，雨八聖道水，到眾生心處，生種種解味。如華嚴經云：佛子！譬如海中有大龍王，名：大莊嚴。於大海中降雨之時，乃至從他化天至於地上，於一切處所雨不同。所謂：於大海中雨清冷水，名：無斷絕；於他化自在天雨簫、笛等種種樂音，名為：美妙；於化樂天雨大摩尼寶，名：放大光明；於兜率天雨大莊嚴具，名為：垂髻；於夜摩天雨大妙華，名：種種莊嚴具；於三十三天雨眾妙香，名為：悅意；於四天王天雨天寶衣，名為：覆盖；於龍王宮雨赤真珠，名：涌出光明；於阿脩羅宮雨諸兵仗，名：降伏怨敵；於北鬱單越雨種種華，名曰：開敷。餘

三天下悉亦如是，然各隨其處，所雨不同。雖彼龍王其心平等，無有彼此，但以眾生善根異故，雨有差別。佛子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無上法王亦復如是，欲以正法教化眾生，先布身雲彌覆法界，隨其樂欲為現不同。

循業發現，猶人間之隨福淺深。

如福德人執石為寶，猶業貧者變金為蛇，法無定形，隨心轉變。如迷時菩提為煩惱，悟時煩惱為菩提，但隨迷悟之心，菩提性常不動。夫論一心獨立絕妙，豈在文賦詞句而廣敷演乎？祇為眾生不了真心，妄起差別，但有一法纔生，並為心病，執有成妄，達空成真。如淨名經云：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，而諸眾生為之疲勞，諸佛則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。菩薩入此門者，若見一切淨妙佛土，不以為喜，不貪不高；若見一切不淨佛土，不以為憂，不礙不沒。生法師云：若投藥失所，則藥反為毒矣。苟曰得愈，毒為藥也。是以大聖為心病之醫王，觸事皆是法之良藥，苟達其一，眾事皆備矣。菩薩既入此門，便知佛土本是就應之義，好惡在彼，於我豈有異哉？

既達心宗，應當瑩飾。鍊善行以扶持，澄法水而潤澤。

華嚴經云：解脫長者言：我已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，乃至我見如是等十方各十佛剎微塵數如來，彼諸如來不來至此。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，隨意即見。乃至知一切佛及與我心，悉皆如夢；知一切佛猶如影像，自心如水；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，悉皆如幻；知一切佛及以己心，悉皆如響。我如是知，如是憶念，所見諸佛，皆由自心。善男子！當知菩薩修諸佛法，淨諸佛剎，積集妙行，調伏眾生，發大誓願，入一切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，得佛菩提，現大神通，遍往一切十方法界，以微細智普入諸劫。如是一切，悉由自心。是故，善男子！應以善法扶助自心，應以法水潤澤自心，應以境界淨治自心，應以精進堅固自心，應以忍辱坦蕩自心，應以智證潔白自心，應以智慧明利自心，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，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，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。故知摩尼沈泥，焉能雨寶？明鏡匿垢，曷以照人？猶眾生心，久積塵勞，似障真性。今雖明達，要假真修。故云：設有餘習，還以佛知見治之。則成出纏真如，離垢解脫，究竟清淨矣。

照世行慈而不謬，先洞三明。

三明者：一、過去宿命明；二、未來天眼明；三、現在漏盡明。雖約三世而立，三明但是心明。故證道歌云：心鏡明，鑒無礙，廓然瑩徹周沙界。

觀根授道而無差，須憑十力。

十力者：一、是處非處力，三、業力，三、定力，四、根力，五、欲力，六、性力，七、至處道力，八、宿命力，九、天眼力，十、漏盡力。此十力者，遍知因果，普照萬法。若窮萬法，根本是心；但了一心，十力如鏡。

杜源大士，立志高強。

直了真心實觀之人如杜源，漸教法學之人如尋流，故圓教初心已超權學之士。如云：以小乘之極極，不如圓教之初初。故心為源，法如流，心為所現，法依於心，則萬法是心之影故。

或剝皮出髓，而誓思繕寫。

釋迦如來因地值無佛世，欲求經法。天帝化為羅剎言：汝能剝皮為紙，折骨為筆，打骨出髓為墨，我能示汝佛經。菩薩聞之歡喜，遂剝皮折骨。羅剎驚之，遂乃隱身不現。十方有佛現身，為說法要。

或投巖赴火，而志願傳揚。

大涅槃經云：有仙人於羅剎求法，羅剎言：汝能捨身，我當為說。仙人遂上高巖，投身直下。羅剎接得，為說偈言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則是悟心性之樂。如智度論云：如犢子啾啾鳴喚，見母即止。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至法性即住。萬法到心，諸緣並絕。

身燭千燈，瀝懇而唯求半偈。

大方便佛報恩經云：昔有轉輪聖王就婆羅門求法，於身剜成千瘡，注滿膏油，以取上妙細氎，纏以為炷，點成千燈，供養彼師，求於半偈。於是法師為王說偈曰：夫生輒死，此滅為樂。此樂者，是法樂、大寂滅樂、禪定樂，不同天上天樂、人間識樂。天上樂者，以動踊為樂，雙鎚畫鼓，對舞柘枝，是人間識樂。故智度論頌云：獨坐林樹間，寂然滅諸惡，懔怕得一心，此樂非天樂。

足翹七日，傾心而為讚華王。

釋迦如來因地，於林中翹足七日，以一偈讚底沙如來。偈云：天上天下無如佛，十方世界亦無比，世間所有我盡見，一切無有如佛者。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又云：此事唯我能知，是以心為祕密門，非佛難證。

更有念法勤苦，祇希一言，懸懸而頓忘寢食，顒顒而不避寒暄。遍界南求，行菩薩之大道；

善財童子南行遍法界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，得一百十城法門，為求菩薩之道。最先參見文殊初友，已悟自心。後漸至諸善知識，皆云：我已先發菩提心，但求菩薩差別智道。及至彌勒證一生成

佛之果後，彌勒却指歸再見初友文殊，以表前心後心一等，更無差別，始終不出一心，離此別無奇特矣。

忘身東請，為般若之真源。

常啼菩薩東行，於法涌菩薩求學般若。常啼者，常在空閑林，為求般若。未聞般若時，恒常啼泣，故號常啼。及聞空中聲告言：往東行，當遇善友開發。遂賣身求供，直至法涌菩薩處，遇菩薩入定，立待定出，仍刺血灑地等。後乃得悟法音，頓明般若心要。

沖窴幽奇，舉文難述。任身座與肉燈，用海墨而山筆。

如法華經中，提婆達多以身為牀座，轉輪聖王剜身千燈。華嚴經云：聚須彌山為筆，以四大海水為墨，不能寫普眼經之一品。斯皆為法忘軀，誓求至道，寧容造次乎？

藥王燒手，報莫大之深恩。

法華經云：藥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，供養日月淨明德佛七萬二千歲。乃至云：我捨兩臂，必當得佛金色之身。若實不虛，令我兩臂還復如故。我捨兩臂者，即是捨斷常二見，便得成佛。如華嚴經頌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。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不生是不常，不滅是不斷。纔離斷常諸見，自然成佛。論云：見在即凡，情亡即佛。

普明刎頭，求難思之妙術。

大方便佛報恩經云：有婆羅門於普明王乞頭。王言：我為一切眾生故，願於來世得大智慧頭，施於汝等。乃至爾時普明王者，即釋迦如來是。佛言：我捨轉輪王頭布施，數滿一千，況餘身分。大凡菩薩捨頭目髓腦，皆為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心。此無上心，乃是成佛之妙術也。

能祛冰執，可定行藏。

心外見法，便成執滯。所以首楞嚴經頌云：見聞如幻醫，三界若空華。若洞境明心，則無執想。所以經云：佛言：我於諸法無所執故，得常光一尋，身真金色。

證自覺之聖智。

楞伽經云：佛告大慧：前聖所知，轉相傳授，妄想無性。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，自覺觀察，不由於他，離見妄想，上上勝進，入如來地，是名自覺聖智相。是以覺自心成聖智。如密嚴經頌云：如地無分別，萬物依以生。藏識亦復然，眾境之依處。如人以己手，還自捫其身。亦如象與鼻，取水自霑灑。復似諸嬰孩，以口含其指。如是識分別，現境還自緣。是心之境界，普遍於三有。久修觀行者，而能善通達。內外諸世間，一切唯心現。

入本住之道場。

楞伽經云：大慧復白佛言：如世尊所說，我從某夜得最正覺，乃至某夜入般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、當說、無說是佛說。大慧白佛言：何言不說是佛說？佛告大慧：我因二法，故作是說：一、自得法，二、本住法。云何自得法？若彼如來所得，我亦得之，無增無減。緣自得法，究竟境界，離言說妄想，離文字二趣。云何本住法？謂古先聖道，如金銀等性，法界常住。若如來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，如趣彼城道。譬如士夫行曠野中，見向古城平坦正道，即隨入城，受如意樂。仁王經觀空品云：若有修習聽說，如虛空同法性，一切法皆如也。又諸佛所說，但是傳述古佛之教，非自製作。般若論云：須菩提言：如來無所說。此義云何？無有一法，唯獨如來說，餘佛不說。如密嚴經頌云：譬如百川流，日夜常歸往。如地有眾寶，種種色相味。諸有情受用，隨福而招感。如是賴耶識，與諸分別俱。增長於生死，轉依成正覺。故知溺生死河，登菩提座，皆是自心致此昇降。是以先德云：智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。

步步而到泥徹底。

如香象渡河，步步到底。此喻圓教不同權漸，如兔馬渡河。故李長者論云：不如一念圓證無生，超彼三乘權學等見。寶積經頌云：文殊大智人，深達法源底。

箭箭而破的穿楊。

如射，若以的為的，多乖少中；若以地為的，無不中者；如以心為的，無不合宗。又養由善射，百發百中，百步穿楊，箭不虛發。故云：但以大乘理對，萬不失一。

齊襟而唯思舉領，整綱而祇要提綱。

況此一心祕密法門，如提綱舉領，撮要而談，亦云單刀直入。夫教中有顯了說、祕密說，有真實說、方便說，有遮詮、表詮。此是顯了說、真實說，是表詮直表其心體，不是遮非破執方便之言。故法華經頌云：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顯了說者，如密嚴經頌云：無心亦無境，能所量俱無，但依於一心，如是而分別。又頌云：如火輪垂髮，乾闥婆之城，不了唯自心，妄起諸分別。

浴滄溟而已用諸河之水，爇一塵而皆含眾味之香。

大涅槃經云：如人入海中浴已，用諸河之水。楞嚴三昧經云：如擣萬種為丸，若爇一塵，具足眾氣皆喻；若了一心，一切法門悉皆冥合。

如忉利雜林，靡作差殊之見。

佛地論云：三十三天有一雜林，諸天和合福力所感。若諸天眾不在此林，宮殿等事共樂時受，勝劣有異，有我我所差別受用。若

在此林，若事若受都無勝劣，皆同上妙，無我我所和合受用，能令平等，故名雜林。此由諸天各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，令彼諸天阿賴耶識變現此林，同處同時同一相狀。由此雜林增上力故，令彼轉識亦同變現，雖各受用而謂無別。是以若達諸法皆心想生，即從世俗門入聖行處。

猶須彌南面，純舒金色之光。

須彌山南面，純現金光雜色之鳥，投入山時，皆同金色，如萬法歸心，皆同心法故。

作似醉醒，如同夢起。外道授呪於天中，婦人求男於林裏。

西天有外道，供養梵天求呪，遂於夢中見天授呪。然梵天實不下，但託天為增上力，皆是夢心所感如斯事耳。又復聞乎，為求子息者，密隱林中，夢見有人共為交集，便得其子。此並是夢中意識所變，但是自心，實無外境。

無為無事，全當實相之門；唯寂唯深，頓悟法空之旨。

千經萬論，正談人空法空，悟入一心之旨，八識之源。此一心八識，微細難知，唯佛能了。且八識心王，以第八阿賴耶識為根本，能生起前之七識。如起信論云：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阿賴耶識。古德釋云：不生滅心，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者，以七識染法為生滅，以如來藏淨法為不生滅。不生滅心，舉體動故，心不離生滅相。生滅之相，莫非神解故，生滅不離心相。如是不相離故，名和合為阿賴耶識。以和合故，非一非異。若一即無和合，若異亦無和合。非一非異，故得和合也。又如來藏清淨心，動作生滅不相離，故云和合。非謂別有生滅，來與真合。如動水作波，波非外合。謂生滅之心，心之生滅無相故。心之生滅，因無明成。生滅之心，從本覺起。而無二體，不相捨離，故云和合。如大海水，因風波動。水相風相，不相捨離。生與無生，若是一者，生滅識相滅盡之時，心神之體，亦應隨滅，墮於斷邊。若是異者，依無明風熏動之時，靜心之體，不應隨緣，即墮常邊。離此二邊，非一非異。又上所說，覺與不覺，二法互熏，成其染淨。既無自體，全是一覺。何者？由無明故成不覺，以不覺義熏本覺故，生諸染法。又由本覺熏不覺故，生諸淨法。依此二義，遍生一切。故言識有二義，生一切法。

百氏冥歸，萬古難移。據前塵之無體，唯自法之施為。若樂工之弄木偶，如戲場之出技兒。

起信疏云：經頌云：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。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。阿賴耶是梵語，此云我愛。執藏即是一切眾生第八根本識心，第八識心即如來藏。以一切外道眾生不能了達，執為藏識。佛言：大慧！七識不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。大慧！如

來藏受苦樂，與因俱，若生若滅。解曰：七識念念生滅無常，當起即謝，如何流轉？自體無成，故不受苦樂。既非染依，亦非無漏涅槃依矣。其如來藏真常普遍而在六道，迷此能令隨緣成事，受苦樂果。與七識俱，名與因俱。不守自性而成，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。云若生若滅，此明如來藏即是真如隨緣，故受苦樂等。又云：常與無明七識共俱，無有斷絕。意云：如來藏以隨緣故，名阿賴耶識，故與無明共俱。說大海如阿賴耶波，如無明七識水，即如來藏。云無斷絕者，無始時來相續不斷故。如來藏者，即所熏之淨性。隨染緣成虛偽等者，即能熏之染幻識藏，即所成賴耶也。為善不善因者，謂此性隨善緣起諸善法性，即為善因。隨不善緣起諸不善法性，即為不善因。受苦樂與因俱者，隨善受樂，性在其中。隨惡受苦，性亦在其中。若生若滅者，循環諸趣，萬死萬生，如技兒等。如人作戲，變改服章，體是一人，初未曾易。故楞伽經頌云：心如工技兒，意如和技者。五識如音樂，妄想觀技眾。所以草堂和尚偈云：樂兒本是一形軀，乍作官人乍作奴。名目服章雖改變，始終奴主了無殊。故知清淨如來藏，一點真心，不增不減，湛然常住。以不守自性，隨染淨之緣，遂成凡聖十法界。雖即隨緣，又不失自性。在凡不減，處聖不增。如水隨風，作波之時，不失溼性。一切眾生真心，亦復如是。隨相轉變，性常不動。故還源觀云：真如之性，法爾隨緣。隨緣之時，法爾歸性。

縱淺縱深，靡出一心之際。

華嚴經云：佛子！菩薩摩訶薩次第遍往諸佛國土神通三昧，乃至於一念頃，一切佛所，勤求妙法。然於諸佛出興於世，入般涅槃，如是之相，皆無所得。如散動心，了別所緣，心起不知何所緣起，心滅不知何所緣滅。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不分別如來出世及涅槃相。佛子！如日中陽燄，不從雲生，不從池生；不處於陸，不住於水；非有非無，非善非惡，非清非濁；不堪飲漱，不可穢汙；非有體，非無體；非有味，非無味。以因緣故，而現水相，為識所了。遠望似水，而興水想；近之則無，水想自滅。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不得如來出興於世及涅槃相。諸佛有相及以無相，皆是想心之所分別。佛子！此三昧名為清淨深心行。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，入已而起，起已不失。是知非唯佛教以心為宗，三教所歸，皆云反己為上。如孔子家語云：衛靈公問於孔子曰：有語寡人為國家者，謹之於廟堂之上，則政治矣。何如？子曰：其可也。愛人者，則人愛之；惡人者，則人惡之。所謂不出圜堵之室而知天下者，知反己之謂也。是知若反己以徇物，則無事而不歸自心，取捨忘懷，美惡齊旨。是知但了一心，無相自

顯，則六趣塵牢，自然超越，出必由戶，莫不因斯道矣。如古德云：六道羣蒙，自此門出，歷千劫而不返。一何痛矣！所以諸佛驚入火宅，祖師特地西來，乃至千聖悲嗟，皆為不達唯心出要道耳。華嚴經明一念能為無盡之事，故云一心超勝。如經云：一者，佛一跏趺坐，遍滿十方無量世界；二、一切諸佛說一義句，悉能開示一切佛法；三、放一光明，悉能遍照一切世界；四、一身中，悉能示現一切佛身；五、一處中，悉能示現一切世界；六、於一智中，悉能決了一切諸法，無所罣礙；七、一念中，悉能遍往十方世界；八、一念中，悉現如來無量威德；九、一念中，普緣三世佛及眾生，心無雜亂；十、於一念中，與去來今一切諸佛，體同無二。是為十。還源觀引論云：由依唯識故，境本無體，真空義成故。以塵無有故，本識即不生。由此方知由心現境，由境顯心，心不至境，境不至心。常作此觀，智慧甚深。唯識序云：離心之境克湮，即識之塵斯在。帶數之名攸顯，唯識之稱兆彰。故得一心之旨，永傳而不窮；八識之燈，恒然而無盡矣。

任延任促，但當唯識之時。

如經云：如是我聞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等。時即是一心唯識之時，故云：一念無量劫，無量劫一念。法華玄贊疏云：如經中說一時者，即是唯識時。說、聽二徒，心識之上，變作三時，相狀而起，實是現在。隨心分限，變作短長，事緒終說，總名一時。如夢所見，謂有多生，覺位唯心，都無實境，聽者心變。三世亦爾，唯意所緣，是不相應，行蘊、法界、法處所攝。古德言：一時者有四：一則不定約剎那，二則不定約相續，三則不定約四時、六時、八時、十二時等，四則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、時節，名為一時。但是聽者根熟，感佛為說；說者慈悲，應機為談；說、聽事訖，總名為一時。今不定約剎那等者，聽法之徒，根器或鈍，說時雖短，聽解時長；或說者時長，聽者亦久，於一剎那猶未能解，故非剎那，亦不定說。若約相續者，猶能說者得陀羅尼，說一字義，一切皆了；或能聽者得淨耳意，聞一字時，一切能解，故非相續。由於一會，聽者根機有利有鈍，如來神力，或延短念為長劫，或促多劫為短念，亦不定故。總約說、聽，究竟名時，亦不定說。若約四時、六時、八時、十二時者，一日一月照四天下，長短、暄寒、近遠、晝夜，諸方不定，恒二天下同起用故。又除已下，上諸天等，無此四時及八時等。經擬上地，諸方流通。若說四時等，流行不遍，故亦不定說。若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者，三乘凡聖所見佛身報化年歲短長，成道已來近遠各不同故。釋曰：上所說不定，約剎那時及相續時，與四時、六時、

八時、十二時等，及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為一時者，以根有利鈍長短不定，上界下界時節無憑，但說唯心之一時可為定量，無諸過失，事理相當。既亡去取之情，又絕斷常之見，不唯一時作唯識解，實乃萬義皆歸一心，則稱可教宗，深諧祕旨，能開正見，永滅羣疑。所以經云：一切諸法以實際為定量。又云：但以大乘而為解說，令得一切種智。故知但說大無過。夫言大乘者，即是一心之乘。乘是運載義，若論運載，豈越心耶？又夫不識心人，若聽法看經，但隨名相，不得經旨。如僧崖云：今聞經語，句句與心相應。又釋：法聰因聽慧敏法師說法，得自於心蕩然無累，乃至見一切境亦復如是。若不觀心，盡隨物轉。是故大乘入道安心。論云：若以有是為是，有所不是；若以無是為是，則無所不是。一智慧門入百千智慧門，見柱作柱解，得柱相不作柱解。觀心是柱法，無柱相，是故見柱即得柱法。一切形色亦得如是。故華嚴經頌云：世間一切法，但以心為主，隨解取眾相，顛倒不如實。

大矣圓詮，奇哉正轍。

如來圓教，正說一心。經云：三界上下，法義唯心。此就世間依報以明心。又云：如如與真際，涅槃及法界，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。終窮至實，畢到斯原，隨流感果，還宗了義。故經云：道不離心，心不離道。如十玄門中，由心迴轉善成門者，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。若善若惡，隨心所轉，故云迴轉善成心。外無別境，故言唯心也。若順轉，即名涅槃。經云：心造諸如來。若逆轉，即是生死。經云：三界虛妄，皆一心作。即生死涅槃，皆不出心矣。

六神通而焉可變，四辯才而莫能說。

法華經云：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以眾生心是絕待妙，無法可比，故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議。是以達磨西來，默傳心要為若此。

攀枝而直到根株，尋水而已窮源穴。

心為萬法根本，故華嚴經云：菩薩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若於心外覓法，便向他求，如但尋枝派，轉失根源。是以永嘉集云：即心為道者，可謂尋流得源矣。

傳印而盡繼曹溪，得記而俱成摩竭。

韶州曹侯溪是第六祖能大師住處，示眾云：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故先德云：不得一法，號曰傳心。釋迦成道於摩竭國中，經云：菩薩不行見法，不行聞法等，諸佛疾與授記。故華嚴經頌云：所取不可取，所見不可見，所聞

不可聞，一心不思議。但直了自心之時，心外了無所得，即便是得記之時矣。

可謂履道之通衢，悟宗之真訣。

此一心門能收一切，故云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所以肇論云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君王得一以治天下，眾生得一以成道。一者，道也。天有道以輕清，地有道以寧靜，谷有道以盈滿，草木有道以生長，鬼神有道以靈聖，君王有道執王天下。故知道不可斯須廢之，道即靈知心也。

註心賦卷第四(終)

音釋

粵音曰，語辭也。　治，直之反。　恢，枯迴反。　鍵，渠演反，門鍵。　爝音雀，炬火也。　逗，都后反，住也，止也。　罩，即教反。　迄，許訖反，至也。　殆，徒解反，近也。　瞬，舒閏反，目動也。　觳，苦角反，鳥卵。　肋音斤，肋骨也。　憍，舉喬反，逸怒也。　矜，子盈反，矜旗也。　攬，盧減反。　謬，靡幼反，訛也。　炙，之石反。　閃，初六切。　挺，徒逞反，出也。　該，古來反，咸也，備也。　溉，古代反，灌也。　壓，烏甲反，鎮也，降也。　這音者。　繽，疋賓反，繽紛也。　駢，部田反。　瞥，篇滅反。　樞，昌朱反，本也。　饉，渠刃反，饑也。　跳，徒聊反，躍也。　醪音勞，濁酒也。　蘗，魚列反，曲蘗。　恃音市，依也。　磁，疾之反。　紇，呼吸反，又胡吉反。　駛，疎事反，疾也。　剌，盧達反，僻也。　揩，苦皆反，摩揩也。　鄙，邦美反，陋也。　餮，他結反，貪食也。　姬，與之反，王妻別名，又居夷反。　駟音四。　瓢，皮霄反。　韗音必。　遽，其據反，急疾也。　撻，他達反，打也。　怒，乃故反，嗔也。　綰，烏板反，繫也。　餧音羔。　脹音帳，腹滿也。　啗，徒濫反，噉也，食也。　籤，七簾反。　黲，倉敢反。　揖，衣入反，讓也。　褾，方小反，袖端。　鬻音育，賣也。　噪，思號反，呼噪也。　鼾，許救反，以鼻取氣。　仞，而振反，七尺曰仞。　賈音古，商賈也。　格，古伯反，式也。　紳音申，帶也。　烹，鋪庚反。　鍛，都換反，鍊也。　刈，魚計反，獲也，取也。　繩音乘，索也。　悸甚李反，心悸也。　杌吳鵑反，木机也。　模莫胡反，規也。　謫陟革反。　蝕音食，日月虧。　蒿測隅反。　訣音決，別也。　勃蒲沒反，星名。　彗祥衛反，星名。　[詞-(一/口)+又]音[网-(メ*メ)+又]，謗也。　弒施侍反，臣殺君曰弒。　譏居依反，排也。　誣音無，枉也。　僭子

念反，天命不僭也。　泠郎計反，妖氣。　膚甫無反，皮也。　閉音蔽。　險和儉反，嶮也。　派疋賣反，分派也。　泓烏橫反，水深也。　坦他但反，平也。　闢皮益反，啟也。　蔽必袂反，掩也。　錠音定，錫屬。　媸初之反，妍媸也。　杲古老反，日出明白也。　芒武芳反，草端麥芒。　釐里之反，理也。　溢盈訖反，滿也。　礫盧的反，瓦礫也。　潯徐林反，傍水涯也。　敲苦交反，擊也。　緩胡管反，舒也。　銛息廉反，利也。　闃苦臭切，寂靜也。　梟古堯切，鳥名。　獍君命反，獸名。　剔湯力反，解骨也。　摘陟革反，手取也。　蒂音帝，草木根也。　抑於棘反，屈也，按也。　濕失入反，水沾也。　狹胡甲反。　菌渠殞反，又求免反。　胄直祐反，介胄也。　矛音牟，戈矛也。　[怡-台+居]居於反，傲也。　象通貫反。　衒音縣，自媒也。　諂丑琰反，諂傷也。　倏音叔，走疾也。　爛盧旦反。　獺他達反，水中獸名。　涸移各反，水竭也。　罥姑泫反，掛也。　蠅余凌反，青虫也。　捕皮布反。　槁枯老反。　橈奴巧反，亂也。　炳兵永反，炳煥明也。　嚙魚列反。　卒麤鵰反，暴也。　彝以脂反，常也，法也。　戛，居轄反。　淵，於玄反，深也。　泳，為命反，潛行水中。　騫音牽。　詎音巨，豈也。　爍，晝樂反，灼爍也。　嘲，蒲真反，笑也。　呻音申，呻吟也。　隙，祛力反，壁縫也。　諳，於含反。　潡，蒲鵰反。　觴，式羊反。　侔音牟，等也，均也。　荄音皆，草根也。　驅，匡愚反。　殄，徒演反，滅也。　捷，慈葉反。　緯，移貴反，經緯也。　猗，於離反，長也，倚也。　洹，胡端反。　[木*感]，呼感反。　啑，所甲反。　拶，資轄反，逼拶也。　踉音良，跳踉也。　癲，都連反。　蹶，居月反，失脚又走也。　潰，胡對反，散也，亂也。　躡，尼輒反，履也。　牖，胡柳反。　鎞，邊兮反。　晶音精，光也。　槩，古代反，平斗斛槩。　縮，所六反，斂也，退也。　攄，良據反，木名，又初離反。　璽，斯氏反，王印曰璽。　甄，居延反，又側鄰反。　萎，於為反，蔫也。　怡，與之反，和也，悅也。　潰，扶沸反，水溢也。　偃，於碾反，偃仰也。　鳧音符，野鴨也。　循音巡。　突，徒鵰反。　禦，魚舉反，禁也。　恍，火廣反。　惚，呼骨切。　蟄，直立反。　牝，扶履反，又毗忍反。　浸，資任切。　扞音翰，以手扞物。　滋，子之反，水名。　確，口角反，堅固也。　圃音布，園圃也。　[虫*太]音太。　[虫*末]音末。　齧，魚列反。　鏃，作木反，箭鏃。　繢，胡對反，畫繢也。　諄，之純反，又是倫反，沃也，清也。　鬪，都豆反，鬪競也。　燼，疾刃反，燭燼也。　眇，亡沼反。　逮音代，及也。　奧，烏到反，深也，藏也。　翥，章恕反，舉

也，飛也。　鑰音藥，關也。　貿，莫候反，交易市賣。　顥音皓，大也。　懆，七到反，持也，志也。　矬，昨禾反，矬短也。　痒音養，皮痒也。　弝音覇，弓弝也。　噎，於計反，陰也。　纇，郎對反，麤絲也。　剖，普后反，判也，破也。　蚌，蒲牓反。　簣，求位反，土簣也。　探，他含反，取也。　潭，大亶反，水中沙堆。　藪，思候反。　絞，古巧反。　蔓音萬。　脈，牟伯反，　範扶減反。　趠，勅角反，遠也。　瓚，才但反，又才口反。　扃，孤榮反。　閎，初六反。　瘀，依倨反，血瘀也。　彙音謂，類也。　柑音甘，木名。　汎，敷陷反。　攸音由。　薧，呼勞反。　厥，居月反，其也。　湍，他端反，水湍也。　虮音尺。　蠖，烏鑊反。　慍，於閏反，怒也。　峙，直里反，住基也。　矗，初六切，又勅六反，直貌。　迸，里更反。　濺音讚，水濺也。　屎，式視反。　尿，奴吊反。　榛，側詵反。　戢，阻立反，斂也，止也。　樴音接，舟樴。　醢，虛兮反。　眚，釋幸反。　魑，丑知反。　禰，奴禮反。　寅，武康反。　斲，陟莫反。　礫，郎擊反，小石曰礫。　筩音角，竹名。　貯，展呂反。　蛙，烏華反。　鑽，子算反，錐鑽也。　錙，子思反。　銖音殊，分銖也。　嗥，胡勞反，叫也。　殞，餘准反，滅也。　洩，思列反。　巫音無。　箴，知林反，規也，棟也。　繕，時現反。　剜，烏完反。　刎，無粉反。　捫音門，摸也。　技，其里反。　漱，蘇奏反，又尸候反，漱口也。　圜音還，圜圍。　徇，亂閏反。　湮音因，落也，沈也。　緒，徐呂反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